

先笑人 交人交心

初看是笑料，细看是人生。
一本读了就停不下来的人生启示录！

滕征辉 / 著

滕老总
讲段子

中外名人轶事、商场生存智慧
饭局江湖规则、大小人生哲理

“段子高手”冯仑倾情推荐！

目 录

[自序：看人懂人做人](#)

[第一章 经济圈](#)

[跨界不捞](#)

[多好的钓鱼台](#)

[伟大的夫妻店](#)

[正确的废话](#)

[最腐败的是老板](#)

[咱不说它了](#)

[晋商情节](#)

[别让员工出一分钱](#)

[定人与分钱](#)

[天下有雪](#)

[缺位等于缺德](#)

[企鹅帝国](#)

[都变成遥远的回忆](#)

[有意义的事](#)

[大佬还是先生](#)

[保险的本质](#)

[重启人生](#)

[非你莫属](#)

[佩服的理由](#)

[企业家的面对](#)

[树人与树木是一样一样的](#)

[人性不需要考验](#)

[三位老行长的度量](#)

[井冈山的女婿](#)

[亮色](#)

[揽财上身](#)

[碰钉子](#)

[“再造一个中国”](#)

[第二章 文化圈](#)

[大师的个性](#)

[怎么活到100岁](#)

[角儿靠帮衬](#)

[归我儿时青石路](#)

[眼睛长在屁股上](#)

[向毛主席回向](#)

[对影自怜](#)

[文化不文化](#)

[苦酒的成因](#)

[老江湖](#)

[赢不到的人](#)

[风俗人情都是规矩](#)

[荷塘月色](#)

[买房子送家具](#)

[对影自怜](#)

[光棍也是人](#)

[嘿嘿，各种好](#)

[儿戏不是儿戏](#)

[“扫马路”文化](#)

[罗杰斯的育女经](#)

[发掘最早的中国](#)
[被罚的校园往事](#)
[怎能不让我心酸](#)
[感谢上帝让我得了糖尿病](#)
[北京，你下雪吧](#)
[土豪的除夕夜](#)
[输了就要会熬](#)
[奢侈的记忆](#)

[第三章 社会圈](#)

[凡事还是要淡定](#)
[围着名利团团转](#)
[辽宁山东一家亲](#)
[罩得住的朋友](#)
[非你莫属](#)
[领导开车](#)
[最放心的银行](#)
[卖车的背后](#)
[活在垃圾的怀抱中](#)
[挑土难来推沙易](#)
[生孩子是件大事](#)
[小武求职记](#)
[进不进组织都归组织管](#)
[祝你周末愉快](#)
[给财神两个大嘴巴子](#)
[赚不过你，活得过你](#)
[绑匪也是亲人](#)
[给女汉子立个标准](#)

[火眼金睛](#)
[一个保安的心里话](#)
[论土豪与蜗牛相似性](#)
[多老的人民币都是人民币](#)
[有屁不放憋坏心脏](#)
[别着急，让人说完](#)
[基督的农村包围城市](#)
[没有最罪恶，只有更罪恶](#)
[输了就要会熬](#)

[第四章 人际圈](#)

[混酒局的文艺女青年](#)
[艺考那些事儿](#)
[演艺圈内的“素食动物”](#)
[哥也是北京吉他高手](#)
[偶像的黄昏](#)
[打老婆的后遗症](#)
[去全国最好的地方发展](#)
[不会说相声的板儿爷不是好司机](#)
[你的肺泡够用吗](#)
[绝不用力，死不抬头](#)
[砍头不怕，做富人难](#)
[和校花有关的日子](#)
[我是处女，你信吗](#)
[母女俩就是一台戏](#)
[爱咋咋地吧](#)
[借女朋友一用](#)
[我活在死后](#)

[别让老婆受贿](#)

[“财”子佳人](#)

[黄总这个人](#)

[为什么剩女往往优秀](#)

[送恐怖分子见上帝](#)

[感冒也是好事](#)

[幸福这件小事](#)

[我的玫瑰我的花](#)

[蒋公的识人术](#)

版权信息

书名:交人先交心

作者:滕征辉

出版时间: 2016年3月

出版社: 九州出版社

ISBN: 978751084244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白序：看人懂人做人

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？往大了说，地球越变越小，变化越来越快；往小了讲，西半球的蝴蝶扇动翅膀，却可能掀起东半球的一场风暴。我感觉，这既是一个大时代，也是一个小时代。我们被信息爆炸吞没的同时，也被互联网“链接”在一起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个人总是渺小卑微的，但人性却可能是伟大不朽的。为了自我拯救，人类需要真善美的正能量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有个流传甚广的故事。某位领导与一帮新来的大学生话家常，谦逊地表示，自己是个农民的儿子。随行的秘书善解人意，自称从他的爷爷辈算起就是农民，自己可以称作是农民的孙子。在一片的表态声中，一个家伙老实不客气地言道：“我就是个农民。”给我讲这件事的人，是我的一位老同事，曾经因为工作闹过脾气，当时的领导还亲自做过他的思想工作。当然，如今这些都已成了往日云烟，但却留在了我们这辈人的心里面。

社会是染缸还是酱缸？这倒无需争论。如果从坚守道德伦理底线的角度来说的话，做个好“人”总还是不难的；在客观环境的诱惑下，贪嗔痴一旦放大，人性恶劣的一面便难以抑制，这时人就“不是人”了；想要返璞归真，升华到更高层次，归复到本色的“人”，又谈何容易呢？

我最早接触禅宗公案，是看蔡志忠先生的漫画系列，有几个段落至

今记忆犹新。一个故事讲的是两道浪，小浪追随着大浪，十分仰慕它一路上的高举高打。大浪没说什么，只道：“到了沙滩，你就懂了。”果然，到了沙滩上，看着一道道浪前仆后继地粉碎在海岸线上之后，小浪终于明白：“原来我们都是水啊！”

这些道理都源于一段话，即认识论的三大阶段：“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；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；见山又是山，见水又是水。”用禅宗智慧来看人，何尝不是如此。我们满足于现世生活，这是人的阶段；然后，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，便不是人了；最后，达到看破红尘、利人利己之时，又成为随缘解脱的人。

很多年前，我接触过冯仑兄的一位助理，交际甚广，号称三十年内国家领导中都有她认识的朋友。那天，我半开玩笑地借走了一本《冰鉴》，谈及里面的种种观人识人之术，令她非常惊讶，差点没让我拿走。这些年来，曾国藩老先生的相术的确给了我太多的帮助。成功时，得益于识人之明；反之亦然。

法师们的见解自然更加高妙，他们认为，宇宙洪荒里有所谓的五眼：佛眼广大无边、法眼无所不入、慧眼地水火风、天眼高屋建瓴，至于肉眼，不过力所能及、聊尽人事而已。所以，做到心中有佛，虽不能马上到达西方极乐世界，但何止高人一筹呢？

第一章 经济圈

跨界不捞

很多年前，我帮一位朋友运作事情，着实花了不少精力和金钱。恰巧有次饭局，认识了在场的宿总。宿总是做批发生意的，在东北市场独占鳌头。他在酒桌上倒没说什么，笑着碰杯喝酒，一回到房间，马上跟我说，别介入这一类敏感问题之中，费力不讨好尚属其次，有时候还惹来麻烦。

后来，情况发展果然如他所料。当事人毕业于名牌大学，头脑灵活而善变，认定自己非干一把手不可，用空头支票兑现实惠，最后被他的老大打入冷宫，牵涉了身边不少人。我幸亏收手及时，只不过搭了一些工夫而已。

一次去东北出差，宿总给我接风，聊起这件事，我问道：“你是行伍出身，是不是觉得读书人都不讲究啊？”他哈哈大笑，说他们在当兵时，至少受过不出卖战友的培训，还言道：“别说当兵的，你看木匠、瓦匠的领导人，什么时候被自己的小兄弟出卖过！”

面对我的感谢之意，他连称不敢，表示并不是有什么先见之明，而是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。当时，省里某位官员老乡找他帮忙，他尽心尽力去办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做成。谁知道办成后，对方却推三阻四地不认账。宿总道：“大哥，我这人没有学问，但我吃过亏后，就使劲儿

琢磨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从没犯过同样的错误。”

在商界，能“不犯二”的人极少，这需要极强的自控力和极独到的眼光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同样能做到这一点的，就是名人王石了，他也是当兵出身。细细品来，这二位成功人士还都有另一种可贵品质——“不贪”。宿总在第一桶金完成后，下了死命令：严禁任何形式的行贿以及受贿。凡是涉及潜规则的生意，宁可不做。

记得有一次午饭时，某上市董事长很看好他的公司，连连示好，双方相谈甚欢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偶然想起，便问他怎么样了。他笑着说，那天是做面子，自己根本没想过与他们合作，因为对方拉靠山、做假账，他生怕沾包。还有一个地产项目，我陪着他都看过两次了，最后还是不了了之，他苦笑着对我说：“跨界的钱不敢捞啊！”

2014年春节前，我们一起聚餐，席间有个人非要卖给他一栋房子，价格是省城当时房价的一半。他照样不动心，跟我解释道：“大哥，现在看是占便宜了，可那人喜欢求人办事，以后还不得老找我，别招他算了。”

最奇怪的是几年前，某大集团的供应处长在酒局上与他大卖交情，说多年来承情不少，坚持要宿总卖些大路货，算是还情。散了后，我问他道：“既不违法又不违规，这回得干了吧。”他却摇头说道：

“大哥，我们做贸易的公司，最宝贵的财富就是队伍。为了捞点下游业务的偏财，把自己的人心搞散了，不值得啊！”

多好的钓鱼台

我们参加的是第48期，时间在3月底到4月初，体改所前来学习的有老刘，以及晓琳和颖超两位大姐。地点在钓鱼台，我以前去过几次，都是些高大上的会议，菜品是接待外宾用的，精致而高档，偶尔用用可以，平时还是家常为好，印象最深的有道乌鱼蛋汤，味道浓烈而鲜美。

我到了门口，有接待的老师，电话沟通以后，带我进去发了相应的胸牌和资料，慧聪书院与钓鱼台合作多年，一直口碑不错，只要戴着学员牌照，一切OK。老刘与我用完自助餐，特别想下围棋，书院老师很友好，跑来半天也没找到。

我说没关系了，拉着老哥四处游逛，拍了很多春照，红的红、黄的黄，不愧是皇家园林。路过某号楼，我一眼看到了啤酒，拉着老刘喝了起来，略有几分酒意，回去了房间。临睡前，可能是心有不甘，老刘说起到美国，住在国青兄家里，整整下了一晚上。我反正喝了小啤酒，一边应承着，一边昏昏睡去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俩溜溜达达地去了主会场，很是气派堂皇，我们与另一拨媒体为观摩组，其他学员分为制造组、连锁组、科技组等，彼此拉着号子：“好、很好、非常好，欧耶。”我的学没少上，这种场面还真是第一次见到，一时真还互动不起来。

主持人是位美女，待到主角郭老出场时，立马变得不同，仿佛所有的目光灯光，都是为了这一刻。要说这种课程太多了，什么刘一秒之流的，无非打的鸡血而已，而这位可是几十亿身家。不会游泳的教练，能

培养出孙杨吗？而没挣到钱的人，能点石成金吗？这种可能性太小了。一上台来，郭老问大家早晨干嘛去了，然后说自己跑了5600米，随即调侃道：“多好的钓鱼台啊，你们就睡懒觉了？”

上午估计是情怀篇，郭老旁若无人地吟诵了《咏梅》，演绎着“零落成泥碾作尘、一任群芳妒”的企业家精神；而后是王功权的《悔商》，还有他的那首《商伦》，那是20110年大年初一午夜，郭老陪母亲在呼和浩特过年时，发出的无尽感慨，坦诚了富人对中华文明传承的责任。

九十年代初，郭老去美国领事馆办签证，与排在前面的母女聊天。母亲是科大博士，丈夫是麻省一类的大学老师。但前两次都拒签了，理由特简单：有移民倾向。一向以世界上最有魅力男人自居的郭老，不免柔情大发，安慰说这次没问题。也就进入了几分钟，同样的剧情再次上演。

望着母女渐行渐远，郭老似乎比她们还无助，同时，心中升起了巨大的愤慨。什么主义之争都是扯淡，大老美对待贫弱国家，向来如此。钱的意义是什么？一个有钱人，可以壮大家族；几个有钱人，能够带动一个行业；更多的有钱人足以支撑一个国家。

郭凡生从此发奋，立志成为一个企业家，并带动更多的企业家，在无声的商业战争中，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！说到这里，郭老大声发问：“现在，都谁有了美加的十年签证？”一时手臂如林。

来世不经商

体改所散伙后，一百多条枪各奔东西。继续做学问的，有张维迎、宋国青等，下海的就多了，出名的有张少杰的恒通，冯仑的万通，一时

都领知识分子下海经商的潮头。还有一个是郭凡生，体改所西部中心的主任，经常就西部问题给总理上帖子，他搞的那个企业叫慧聪。

春节过后，体改所总要聚一次，地点一般在春喜大姐的日餐厅。大家吃啊喝啊，主要还是见见面、聊聊天。2015年那回有个抽奖活动，由第二代主持，我与田纪兰大姐相邻，都抽到了三等奖：电子阅读器，很是欢喜。席间，郭凡生发出邀请，请老同事们观摩慧聪书院举办的第四十八期《股权激励方案班》。

在体改所，我们都管郭凡生叫郭老，不为资格，也不是说他老气横秋，恰恰相反，他是个极有激情的人，对所里的六零后关爱有加。有的老大哥水平很高，但天生闷骚，不怎么与小半辈的混在一起，郭老、南风、冠三则是例外。郭老一直以为，红小兵就是跟着红卫兵混的，有缘的，学个三招两式；笨点的，只配在后面吃土。

我是第一个离所的，1988年夏天，就去了中化海南公司，因为没下过乡，主动选择了社会实践。后来我在中农信贸易公司做了两年，南风主持恒通北京公司时，找我去做他的助手，在大华影院搞个皇帝歌舞厅。但刘哥在农信总部组建资金处，建议我去他那儿发展，考虑了多种因素，我去了农信。

做了资金，平台确实不一样了，我曾找过少杰师兄，想合作点啥，他说暂不需要。后来万通创业的老班底张哥找我，抵押了好多北京万通的股票，做了一笔融资，后来那抵押物被好多人瞄上，冯仑与王功权没少为这事操心。

张哥在八达岭搞了块地，不到两万亩，有回老潘聊天，说总闲着也不是事，割出了靠近公路的一块，做了那个“长城脚下的公社”。剩下的

想做探戈坞音乐小镇，知道我音乐圈比较熟，拉我进去，做了大半年的副总。有一天，IDG一帮合伙人来项目考察，郭老也一起来了，可能是慧聪上市的缘故吧，他们之间很熟，我只是做个向导而已。

再见郭老，多数都是在体改所聚会的时候，对于他的提议，我当然很动心。一是股改这事确实是未来的主旋律之一；二是五万八的学习费用全免，干嘛不学习一下，反正也是闲着嘛。经商多年了，神经早已是大条无比，可当我听到郭老在台上，吟诵功权的那首《卜算子·悔商》时，仍禁不住心潮澎湃：

“暮照放残花，落叶飞潇雪。悔用青春图富华，酒醉清秋节。

来世不经商，只愿心如月。淡雅清高任缺圆，默默挥长夜。”

伟大的夫妻店

郭老这个人看问题，喜欢一针见血，眼见别人进死胡同了，他却可以在针尖上跳舞。当兵后，他考入了人民大学七八级，那是个精英团队，退休时，没弄个副部长当当，都不好意思出来见同学。做学问的，自然多是周其仁、白南风之辈，至于他自己，只是笑笑道：“天下最容易的事，就是赚钱和考大学了。”

觉真长老曾任香港僧伽学院执行院长多年，与很多富豪打过交道，认为富人与有钱人是有一定区别的，应该包含精神的富有。一次，觉真长老在开示里提到，香港富人大致有四个方面：一亿美金的家财；在专业会上不说外行话；具有某较高品类的收藏；最为重要的，需要懂得欣赏古典音乐。

郭老的视角又有不同，认为有钱人代表了某种生存状态，而真正的企业家，应具备三大特征：控制权，并且一定占有相当的股权；领导力，参与把握实际的经营；企业家精神，具备理想和负有相应的社会责任。

显然，国企很难有真正的企业家，因为性质是全民所有制，他们只是受托管理者，缺乏相应的企业家地位，说白了就是保姆。那怕那个国资委，也就是个物业委员会，个别负责人侵害业主利益，已经被抓进去了。外企也是这样，即便花旗银行总裁，也只是打工的，不在慧聪研究之列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慧聪书院主要针对家族企业，指通过一个或几个血

缘关系清晰的家族所掌控的企业。福特、微软、可口可乐等都算，万向、百度、慧聪也是。这些企业都有上述三大特征，只不过社会化程度不同，比如沃尔顿家族的股份，可能还不到1%。

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是哪家？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的林青霞。郭老语出惊人，断言是夫妻店，不仅百分之百控股，还有着世界上最好的企业效率。按照现代企业制度，会计与出纳、采购与库管、经理与厨师都必须分岗，而进货、库存的老板娘，还负责白天待客、晚上数钱，谁又会担心所谓的贪污问题呢？

夫妻店是标准的中国模式，不仅效率无比，而且是用生命经营的典范，这个庞大的群体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底座。亲情是中华文化的内核，最为体现效率、彰显公平。钱不够，家里凑；水平低，靠勤劳；受挤压，用命抗。

郭老一谈到这些，立马迸发出激情，说起第一桶金、说起创业，最支持自己的还是亲人。慧聪正是在亲朋好友的无限信任与力挺下，发展到今天的，如今已完成了家族接班的问题。在他的实践、呼吁和总结之下，国外多家商学院都开始研究夫妻店的案例。

但是，夫妻店只是一种特例，解决了效率，却解决不了规模问题，让一个煎饼摊做成沃尔玛，恐怕比从北京走到月球还远。夫妻店如此，连锁店何尝不是如此呢？这么多学员聚集到了钓鱼台，郭老宣称：“这五天，我们就学干一件事：做大、又不失效率。”

正确的废话

课堂上，郭老讲了一件事情。有一次回内蒙，某官员朋友谈起，不久前，一位著名商人在车里自焚的事件，不乏讽刺口吻，郭老当时就急了，愤然反驳说：“与背着现金跑路的温跑跑相比，自杀的企业家更值得尊重；还不起钱，但我还命。以命相抵，这是最血性的古老传统啊！”

数百年的商业实践表明，如果说职业经理人是保姆的话，家族企业老板则是母亲。体改所下海了很多，打工的少、创业的多，对我们这个群体来说，很多事是逼出来的。刚离开时，郭老曾应聘一家国有企业，第二天上班之前，在自己的简陋书房里，想了很久很久……

形势比人强，有些事情不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，而是你必须那么做。郭老最终选择了创业，创建了慧聪，带着七八条枪，东征西讨。二十年的光景，打下了偌大的一片江山。郭老如此，冯仑如此，黄永山也如此。在野蛮的环境下，我们只能自己生长。

有回见面，一个朋友找我贷款，揉着自己的太阳穴说：“煎熬啊！”啥叫煎？就是放在油锅上，来回地烙；啥叫熬？就是在水中，长时间地煮。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大多如此，他们多不是显赫的官二代富二代，也不是课堂上书本里教育出来的，他们都说煎熬后的幸存者。

在《头脑风暴》节目中，讨论到某个问题时，一个商学院院长对郭老等八位企业家嘉宾说：“郭总，你们来我们学院听几天课吧，什么就都明白了。”哥几个不由得笑了：商学院也就是给我们培训职业经理人

的地方，用我们的经验编写案例，借以赚钱，反过来，还要当面嘲笑这些企业家是无知的。现场，虽不至于群起而攻之，都觉得这哥们有点过。

其中一个企业家开始发问了：“这样吧，我们去你们那儿，会是个好教授吧？”院长想了想，不由得点头：“会的。”企业家说当然，且不论我们各自的修为，单以我们亲历者的身份，为学子们讲讲商战，肯定没有问题。继而再问：“那么，请你们的教授来领导一个企业，一定会成功吗？”院长哑然。

老虎的成功在于，有能力经营自己的地盘；老鹰的策略则是，寻求与成功者分享果实。企业家老虎固然要尊重知识、善于学习，而教授老鹰更要尊重那些善于实践的企业家，尤其是其中的佼佼者。我们同学聚会，一位搞研究的几次无理诘问高德地图的创始人，后者虽不予理会，心里肯定是不舒服的。

社会上有些人倒不一定是仇富，但总希望企业家具有雷锋的精神、焦裕禄的工作态度、再加上比尔·盖茨的慷慨，而这并不现实。同样的人物还有郎咸平，捞得钵满盆满，也就罢了，却总对大陆企业家说三道四。终于有一天，某企业家在电视上公开回击：“你是正确的，但你那是正确的废话！”

另损法则

企业制度是指为完成利润最大化而制定运行规则，包括管理制度和激励制度。前者是做什么、怎么做，采取效率规则；后者是为谁做，体现分配规则。在工业社会，所有权与运营权是分离的，即股东委托职业经理人去运作，这种模式简称代理制。

代理制下，双方都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，但是作为假设经济人，也各自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。说白了，老板想投入少、产出大，员工想少干活、多拿钱。从搞研究到做老板，郭凡生对代理制知之甚深，认为走到了今天，已经是无解了。

常规的做法，都是从管理入手，抓执行、重细节、调薪酬、讲文化，但是，这些都是形式，缺乏现实的动力。慧聪书院已经搞了上千个案例，郭老说：解决企业制度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激励制度的顶层设计。

郭老有书生情怀，当然就有研究偏好，慧聪掌门人不秘制几套独门武功，门下弟子又如何能横行于企业江湖？其中两大绝活正是臃员定律与另损法则。

一个不称职的管理者，通常有三种选择：让位；任能；配俩助手。显然，他会找尽借口，达成第三种。与政府的帕金森定律一样，只要是靠间接管理的代理制企业，以分工、协作为借口，部门总是越划越细，人员越来越多，效率却越来越低。这就是臃员定律。

某家加工企业股改，郭老带着几位书院的老师前往，刚一进门，老板率十来位衣冠楚楚的中层前来迎接。逐一介绍完毕，郭老心里一乐：得儿，臃员来了。在股改过程中，郭老逼着老板清退了20%的臃员，其中首要的就是那些中层们。难啊，难更得办！结果，那家股改效果出奇的好。。

代理制下，老板总想让员工多干活、少拿钱，员工则反其道而行之。于是出现了某种状况：想方设法在某个环节上提升效率，虽然达到了结果，但是，一定会有另一环节的效率损失，这叫另损法则。

一天晚上，郭老一行去车间考察，老板大赞那位加班的工人，精神啊措施啊等等。郭老立马把他打住，毫不客气地对这位弟子说：“忘了另损法则了？你算算一个人加班的贡献，抵得上全车间几十盏大灯的电费吗？”老板看着灯火辉煌的车间，顿时傻眼了。

最腐败的是老板

第二天早晨，郭老还没到位，气氛早已经热烈非常，各个组为了积分激烈地竞争。郭老有的是经验，一上台，开宗明义地发问：“在座的学员，谁今天还公司坚持上班？”举手的也就四分之一。于是，他叹道：“一年前还将近40%呢。”待再问：“与员工一样，准时打卡上下班的老板举手？”台下顿时寥寥无几。

郭凡生认为，家族企业由小到大，已经顶起了中国经济的半壁以上江山，但自身的问题也不少，其中有三大死穴：经营问题，如做不大、留人难、缺品牌；传承问题，富不过三代的魔咒；最严重的当属老板们自身的自大消极，或者叫集体腐败。集中表现为四句话：企业领袖政治化，家族企业国营化，老板无理常缺位，五毒俱全真腐化。

学员们当然有不服的，啥叫五毒俱全啊？这说法有些过吧！台上的郭老早就备有应词。这里的五毒是指：一是四处游学，回去乱改；二是打牌炒股，不赌不快；三是追儒尊佛，拜神求怪；四是鉴古收藏，艺术奇才；五是日日高尔夫，天天球杆带。

在座的有那么几个老学员，没听够，除了让部下或孩子来听，自己也是得空则来。郭老跟他们很熟了，以师徒相称，一一点名后，颇有些敲山震虎的味道。最后，郭老绷着脸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老板如果缺位，给多少钱，慧聪也不去为他股改！”

在股改班上，慧聪书院显然是精心安排了，每每插播股改过的企业视频，而且一到兑现分钱的时候，特写镜头就多起来，激动的表达配上

昂扬的音乐。不得不承认，当劳动得到承认，当一个人抱着几百万现金的时候，没有人会依旧淡定。画面昭告学员老板们：和员工共享劳动成果多好！

现代企业制度实施的是代理制，就是所有权与运营权分离，西方老板安心做股东，中国的民营老板仍兼着董事长，乃至总经理，而代理关系是一样的。郭老认为，这种制度已经产生了全面危机，即管理制度与激励制度的不对称。啥意思呢？就是管理效率已经走到头了。

企业遇到问题，一般都在管理制度里打磨磨。战略、细节、文化、技术、品牌、人力、财务、执行力等等，按到葫芦起了瓢。实际上，激励绝非工资、奖金、福利、持股那么简单，作为一种制度，是与管理制度匹配的，是企业的内在动力。简单说吧，就是劳动被承认的问题，马克思早有论述。

资本投入是可测算的，增值部分必须与劳动者分享，而且还要把大头让出去，这种制度就叫共享制，也是慧聪书院股改的核心所在。哈哈，说简单、很简单，说不简单，整整五天掰词这事，我这个经济学博士都不敢说搞明白了，但知道互联网经济就是这么成功的。

提问时，有学员说，不就是企业利益最大化吗？把蛋糕做大后，给大伙多分点。郭老说对啊，但具体到某个蛋糕，怎么做大、如何分，里面学问大了，光靠方法是不够的，还得有经验。郭老说：“股改时，一定避免关注细节，要用杠杆。”

听着，是不是有点玄乎？

咱不说它了

同屋的老刘是北大经济系毕业的，当年体改所微观室主力，在企业研究方面非我所可比拟。学习中，他对慧聪股改的理论依据，以及企业分类等都有不同看法。可能是内行看门道、外行看热闹，我这个社会室的倒无所谓，只要你能自圆其说，达到预期效果，那就行了。

慧聪的定性是，所有企业都叫家族企业，凡是股东所有的，叫家族化；凡是其它所有的，叫社会化。按照所有权、经营权和收益权的所属状况，分为六种类型：伪家族企业，国企；经典型家族企业，大排档；职业型家族企业，多数民企；创业型家族企业，初始网企；社会型家族企业，上市网企；无主型家族企业，大摩。

郭老对国企颇不以为然，说是不在慧聪的研究范围内。我在台下品味，觉得他的点评实际上很精准。在三权中，国企所有权是社会化，而经营权和收益权都是家族化，这意味着，产权是全民的，就和是空气的差不多，代理层近乎可以为所欲为。从这个角度，可以定性为伪家族企业。

如此说来，管理方式有四种：自己的东西自己管，如个体店，规模做不起来；自己的东西别人管，股份制等；别人的东西自己管，国企；别人的东西别人管。政府与国企相互渗透到什么程度，早已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事情了，缺失制度性保障，以权谋私绝对是无法避免的。朱元璋当年杀了那么多人，顶用了吗？

改革开放以来，国企建立了三部曲。八十年代通过经营承包搞活，

九十年代以6000万个人下岗、几万亿不良资产剥离为代价，脱困而走上产业发展道路，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，国企越来越垄断，干脆退出了竞争领域。讲到这，气得郭老直挥手：“咱不说它了、咱不说它了。”

至于跨国公司，可叫做无主型家族企业，即所有权、经营权、收益权全部社会化，比国企也强不了多少。郭老在长期的观察和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，一边是平庸化，一边是无限贪婪。奖金高于盈利的情况，司空见惯不说，有一次，七家银行拿到1700亿救济金后，管管们竟然给自己发了200亿奖金。

郭老是个爱国者，这是他做事的最大动力之一。一般人把高盛、大摩看得无比高大上，他不仅不以为然，还说其实它们比国企还腐败：华尔街是世界最大的腐败之源。在台上，郭老叉腰而立，大声疾呼：“中国的老板们，别把哪些庞然大物看得多了不起，凡是腐败的东西，最后下场都是不打自倒。”

他认为，跨国公司最大的失策在于只有身股、没有银股；而国企是产权不清晰，没有人对产权负责。郭老指出：“第一种国企和第六种跨国公司不在慧聪研究之列，因为它们都没有人格化。”

晋商情节

1982年，郭凡生人大毕业后，回了内蒙政研室，当时的领导是刘云山、田聪明等人。偶然的一次机会，他发现了一些有趣的档案，在田的建议下，他开始研究了大盛魁，发现蒙古最大的垄断企业是个晋商。

作为制度研究者，郭老从大量文档中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，那就是银股和身股。东家拥有银股，可继承、转让、抵押，掌柜是身股，三四年分一次红，好家伙，一次成千上万两，比做知府挣得多伙计是工资加奖金，干得久了好了，也有点身股，而且有做掌柜的希望。何况，山西人同源同宗，更加抱团取暖。

从下海到今天，郭老在他的慧聪集团一直坚持学晋商，即管理团队分红70%，单一大股东分红不超过10%。他总爱说一事：创业那会儿，有位营销经理分了几千块钱，第二天却不见了。郭老奇怪啊，就派人找他，真相是：那家伙回家后，一宿没睡着觉，认定是会计算错了，索性溜之大吉了。

从街边小店到商情服务商，慧聪8年没有融过资，1998年10月，慧聪在身股基础上，完成了银股改造。2003年12月7日，慧聪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时，同时，为员工制造了126个百万富翁。2014年成功转到了主板。郭凡生真正成了大富翁。

他回忆了1975年春节，当兵回家，用每月6元钱，攒着买了两瓶茅台酒。直到三年后考上了人民大学，爷几个才高兴地把酒喝了。郭老说，慧聪连上台阶，他手里的钱越多，越会像对待当年六元津贴一样认

真，对股东像对老爸一样负责。现在市值超百亿，连续三年利润翻番，他跟台下的公司年轻人说：“咱来他个四连百怎么样？”

培训第二天，辅导老师刘忠侠再三嘱咐：晚上很精彩。我们坐定，原来是看《郭说乔家大院》，台上是郭老继续现身说法。他说自己只有一个女儿，在外留学读书，让他当上了姥爷。侄子郭江很能干，那时有创业想法，郭老说得了，拍拍晋商吧，于是有了电视剧《乔家大院》。

郭老身着中式服装，据说是学员送的，所有学员都叫他师傅，那种发自肺腑的样子，让我们这帮老哥们很是羡慕嫉妒，恨不起来。有一次，郭老请男演员们喝酒，女的一个不带，胡玫也不行。席间，陈建斌较劲儿，说乔其庸这个人亦学亦官亦商，咋演啊？

郭老笑了，说道：论学，咱是进士；论官，咱给皇帝奏过折子；论商，咱可是上市公司老板；论影响，咱是跨国界的。无论怎么比，咱也不比乔其庸差啊！说到这儿，郭老起身拿模拿样走了几个来回，拉着陈建斌，边比划边说：“你就照着我的精气神来演，保证错不了。”

别让员工出一分钱

经过几天的接触，我发现学员们都是不小的老板，大多是商贸、超市等连锁企业，面临着一做大就闹心的情况。在我们48期，上市公司好几家，郭老随意打招呼道：“你们几个小子，怎么又来了？！”明白了身股和银股，再加上期权等手段，股改这事多清楚啊！

可一操作，立刻陷进了左右为难的局面，老板周围的人都是既得利益者，没有更多的好处，是不会说好话的。慧聪书院没有半点藏着掖着，直接把股改的核心内容“七定”方案，印出来、讲出来、教出来。签订合同后，团队马上进场，与企业一起做方案，第一期三年，然后是第二第三期。

七定是：定君、定位、定岗、定类、定量、定人、定规。这是很严密的一套操作体系，定君是前提，定位是基础，定岗是关键，定量是核心。经过了多年实践，书院对于七定，已经到了规范化定量化的程度，每次股改都有专门的团队前去指导、跟踪、解决。

慧聪对股改企业进行了分类：资合、人合。资合是指资本主导，而且拥有非市场的垄断权。比如，保险、银行、汽车等；人合是劳动占主导，如科技、连锁、中小制造等。中间差不多的叫资人合，如大型地产、大型制造业。慧聪股改主要针对人合，但上市以后，就成了资人合。

据我观察，目前成功的案例，都是郭老亲自上手的，以后忙起来，真不知道他能不能分身有术。不过，可以在网上买一本他的书：《中国

模式——家族企业成长纲要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郭凡生著。

慧聪书院办班，收费还是很高的，所以，精神层面贯彻始终，但多数时间还是花在技术探讨上，就是说，都是干货。郭老谈了几个要点，让我印象深刻。比如，老板缺位的企业不能股改，因为老板是执行者，他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，改个屁啊。

还有是分出关键岗位、重要岗位，一次股改主要是业务层面，把浪费管住，效益就很大了。管理中心一般放后一步，里面很多技巧。家族企业的股权分配极为敏感，有亲人、能臣、功臣几种。亲人，按血缘和贡献分；能臣，按职务给；功臣以福利和荣誉为主，可以给点，提升为能臣。

我印象较深的一点，是郭老的反复强调：“无论怎么改，都不要员工出一分钱，这是深刻的经验啊！”

定人与分钱

上一次见郭老，是随着老崔、老刘、小鲁几个，在书院侃大山之后，去了眉州东坡。这家酒楼开了60家店，股改后48家盈利，估计现在更多了。据石晓雪老师说，这家的合同签的多了，几百份不止，涉及到钱和人，必须用法律固化下来，容不得半点马虎。

慧聪的做法是：工资与职务挂钩；股权与聘用挂钩；分红与股权、利润挂钩。郭老说：“薪酬只是老板的要求，股改把这种要求变成了追求。”慧聪常用交叉分区法和平衡卡，对于参与股改的岗位负责人，用一种团队利益平衡卡来测算，并强调原来的薪酬绩效体系不变。

七年股改了上千家企业，慧聪的经验可谓丰富，郭老告诉学员们，定人的四大原则：1、最好用在培养的人，了解；2、最好用原岗位的人，稳定；3、最好用职务低的人，感恩；4、最好用穷人家的孩子，苦大苗红。

老彭是我研究生院同窗、体改所同房，最爱一起聊天打屁。对于我过去管企业的宽严失度，很是不以为然，说帮会人物都懂得“升恩斗仇”。就是给一斗米，人家念念不忘；给一升米，人家等着下一升呢，没准结怨了。

股改最难的是分配的“度”。各个老板都是勤俭起家，一般不会小气到那儿去，否则也做不起来；不过，自己嘴里的肉，吐出去给人，老板愿意，身边人还不干呢。郭老认为，“给多少”看似数量问题，根子还在文化。这杆秤在心里，而不是在手里。

学员们经常问郭师傅的问题有四个：1、利润都给出去了，企业怎么发展？回答：不给的话，又怎么发展。2、没利润怎么给？回答：没利润就别办企业了，改行吧。3、家人不同意怎么办？回答：那就别给了。当不好家长，也当不了老板。4、给是给了，但心理不平衡咋办？回答：那也别给。强扭的瓜不甜。

天津文光集团是家五金销售老企业，在天津开了30多家连锁店，依旧老板一支笔，小马拉大车的套路。董事长年事已高，却热爱学习，花了几十万咨询费，都打了水漂。2009年进了慧聪股改班，感到遇见了真佛，立马开练。你还别说，当年翻番，2011年利润增长到1607万，比股改前净增4'2倍。

郭老亲自去了一看，遍地都是钱，越没积极性、越浪费。他给留下了26家门店，实行二级核算，身股比例为：企业4、店长4、员工2。全面实施模拟老板制度。那年春节，郭老一行去考察，发现店长一家正在店里煮饺子，聊起来，一口一个我的店，还服务上门，直接送货到工地。

文光股改了二期，轰然而起、戛然而止，为嘛？定君出了纰漏。三个儿女分文未出、啥事不管，却占到54%的股份。由于家庭起了纷争，文光最终胎死腹中。

惜乎哉！股改。

天下有雪

股改班安排紧凑，每次休息都有问卷，搜集整理学员们的的问题。而且很注重学员之间的互动，包括人与人、组与组。有次在屏幕上，是一幅小马拉大车的画面，车是企业，马是管理。郭老提问，在这种不胜其力的情况下怎么办？一位学员站起来，说了半天，大意是养马；另一位很干脆：换马。接下来的讨论表明：养马太慢，换马太难。

大家花了这么多的钱，费了如许心思，齐齐把目光对准了台上。郭老一笑，抬手一点，换了个屏幕，原来答案是车马阵。马小车大，部分原因是坐车的多了，卸载本就是要义；如果再齐心协力拉车，组成车马阵，自然是勇往直前。先卸载、再齐心，本就是共享制股改的要义。

康臣药业属于人合型，准备上市又具资合性质，当时业绩下滑，搞得股东苦恼不堪。决定慧聪股改以后，他们故意留下了8家最好的大区，以备万一。结果很打脸，股改的增长是未改的2.5倍，股东只好承认现实。郭老却笑着说，一是没积极性，二是留一手了。2013.12.19，康臣药业在港主板上市，市值49亿。

少将出身的董事长千恩万谢，只做过班长的郭老心里美啊！人生得意，也就是如此吧。有一次，内蒙老友的几个孩子来书院拜师，郭老一看就来气了：神圣的书院门前全是豪车。他说：“回去告诉你们爸爸，我这只教挣小钱的，教不了开百万豪车的。”

云南云之城美业集团经营多年，2012年股改后，店长变身40%的银股，还有10%身股，一下子扩张到21家店，受益大增。不过美女老板

说：最开心的还是找回了而已，帅哥从股改爱上了企业，已顺利上位。

所以，富二代也是出息的居多。书院的几位女孩子都是留学回来，见家里股改甚好，跑来书院当了老师。郭老牛哄哄地喷人家：“你们想叫回去接班，还不一定请的起呢。”有天下午，书院石晓雪现身说法，历数家族股改的坎坷经历，以及自家的心路变化。这孩子本就靓丽，那天更是光彩夺目，不知亮瞎了多少爱慕的眼睛。

后来微信上，我跟晓雪老师说：“您网名干脆叫天下有雪得了。”小姑娘拍手称快。

缺位等于缺德

2009年第三期股改班上，郭老发现有位学员格外活跃，唱公司的歌、跳公司的舞，可就是感觉总有点不对劲儿。一问，原来是个听课控，一年之中，有8个月在外游学，说起来一套一套的，再一盘问，身为董事长总经理，他已经三年没有拜访过客户了。

郭老有经验啊，知道老板缺位的三个阶段：职务缺位、能力缺位、心理缺位。发展到了某种瓶颈，老板就有了厌烦性，开始不到位了；进而力不从心；最后不自信了，直至求神求仙，这时企业基本没戏了。

慧聪的药方也不复杂：先归位、再股改、重拾信心、完善人格。这种人怎么治呢？郭老有绝活啊，每天早晨跑步前，都打电话催他上班，还让他写个保证书贴在墙上：保证归位，一马当先，再也不去四处听课了。可想而知，企业很快走上了正轨。

这位老板也有办法，你不让我去别的地儿听课，慧聪书院总可以来吧，而且每次来，都有不同的收获，弄得郭师傅对他也没辙。听到这儿了，在场的人都搞明白了：对于企业来说，老板就是帅旗，就是士气，不上上班影响太大了。有时候，企业家缺位，等于缺德啊。

郭老有中关村情节，过去每次路过电脑大厦，被堵得无可奈何。现在呢？说到这儿，他甚至有些眉飞色舞，告诉司机：“开车专走那儿，门可罗雀喽。”中关村死在谁手里？当然是电商，当当、京东、淘宝。当年麻雀一样的东西，已经长成了凤凰，俯视着这片商业废墟。

研讨班上，每次讨论方案，都有提互联网的，每个学员都有疑问：

互联网+，咱加什么？郭老是干这个的，门清啊。一一解答之后，他毫不客气地说：“传统行业触电是找死，不触电在等死！”那到底怎么着啊？郭老一副山人自有妙计的神态，给出的答案当然还是是股改。股改怎么改呢？嘿嘿，请慧聪书院啊！

总之，互联网的根本在于制度：只有共享制，才能搭上时代的列车。

企鹅帝国

2009年底，马化腾花4.8亿元购得香港石澳一处房产，不久申请重建，计划有四层大屋及泳池和池塘。对于身价470亿元的他来说，钱构不成压力，喜欢豪宅只是个人偏好而已。另外，腾讯大厦高达39层，建筑面积86000平米，驻扎在此的腾讯公司，是中国第一、全球第三大的互联网企业，即时通讯、门户、游戏、电子商务、搜索等无所不做，什么赚钱来什么，搞得竞争对手“望企鹅而生畏”。

1971年10月，马化腾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成田镇，父亲马陈术是南下干部，后任海南八所港务局副局长，1984年被交通部调来深圳，在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岗位上退休，传说与老乡李嘉诚家族有些交往。马化腾1989年考入深圳大学计算机专业，成绩不错，毕业设计是一款“股票分析系统”软件，当时卖了5万元现金，毕业后，进入润迅通信公司，从软件工程师做到了开发部主管。

认识了网友丁磊、求伯君等人后，大家都很投缘，善于学习和模仿的马化腾，眼见外乡人都做起来了，屁股再也坐不住了，1998年11月，马化腾和张志东、曾李青、许晨晔、陈一丹五人，搞起了腾讯公司。注册的五十万元人民币主要是马化腾出的，据说是炒股挣的钱，名字是马父起的，法人代表由母亲黄慧卿担任，直到风险基金进入时，才换了回去。马化腾出的钱多，但只占47%的股份，保留最终话语权。哥五个从创业开始，携手至今，也算是业界的一段佳话，当然，每个人的身价都不是一般的丰厚，张志东2013年的身价就达到了220亿。

马化腾从来不印总经理头衔，用工程师身份四处出击，做网页、设

计程序，啥业务都敢接，开发即时沟通系统时，他们模仿的是以色列人，为了怕打官司，才把这个软件改名为QQ，这个小企鹅一下子赢得了人们的喜爱，尤其是女孩子们。2000年初，盈科数码和IDG试水220万美元给腾讯，同时拿走了40%的股份。

后来，互联网的冬天到了，小企鹅怎么也喂不饱，IDG就张罗搜狐和新浪去收购腾讯，马化腾与古永锵、汪延他们都谈过，就是阴差阳错的谈不拢。最有意思的是，腾讯差点卖给了广东电信，开价100万，人家只肯出60万，一怒之下，哥几个说：我们还是自己养企鹅吧。当时，马化腾做了两次腰椎手术，感觉已到了创业的末路。

很多人都说，救了许多互联网企业命的是移动梦网，中移动实行手机代收费分成，腾讯等开始做短信，迅速实现了盈利，同时注册用户量开始逼近亿级。一路杀将过来，腾讯开始疯狂的模仿，谁成功模仿谁，包括网络游戏，2003年纯利润达到了惊人的3.48亿，顺理成章，第二年6月16日，腾讯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，IPO净收入为14.4亿港元，马化腾持有14.4%的股份。

马化腾说，他和太太是在QQ上认识的，相互聊得很开心，认识3个月以后，约在北京见了面，随后成家，又有了孩子，这让小马哥很踏实。

这些年来，腾讯与同行们起了不少纷争，主要是10多亿的客户量太厉害，学什么成什么，直接抢了人家的饭碗。不过，2013年的“三马同槽”改变了这种情形，马云和马化腾亲自为老大哥马明哲网上卖保险，联手成立了众安在线财产保险公司，阿里巴巴持股19.9%居首，平安、腾讯分别以5%并列第二，还有携程等六家小股东。

三国时，曹孟德梦见三马同槽，而不惜杀掉了马腾父子，孰不知，真正颠覆曹家的是司马懿家族。在全球金融危机格局下，深圳三匹马对保险业已然露出了森寒的獠牙，只是不知道今后倒霉的会是哪些人？马化腾很喜欢电影《帝企鹅日记》，说道：

“企鹅是一种可爱的动物，在它他身上集结了爱、勇气和冒险的精神。”

买车买房、接来爹娘

股改班第三第四天，是参观及分组讨论，先在组里PK，都是干连锁的，选出一个最优方案；再在第五天宣讲，接受助力台的提问，及理事长郭老的点评。我上午有事了，下午赶上了丹东希悦。果然大开眼界，十分过瘾。

希悦是蛋糕连锁店，一条龙经营，现有门店20家，想通过股改跳过衰退期。老板遇到了强大狙击，先是问名字，说有两种报道，以前有顾忌吗？后举例几处数字错误；再列出技术性的矛盾；最后呼吁台下的股东大会否决之。

虽是模拟，却火药味十足，学员们显然是进入角色了。郭老自然是化骨神掌，说数错了，那怪董秘，行业具有扩张性，付店长属于人才储备……郭老说，员工打工，就是为了自己。没必要搞得复杂。他还引用了河南一家股改企业的口号特入心：“当好店员，争做店长；买车买房，接来爹娘。”

成都吴总在一家大品牌干了7年，2004年出来单干，代理东鹏陶瓷。他做得中规中矩，想通过股改提升。为了赢得理事长的好感，他还不忘对股东大会，引用了一句《慧聪商情》的老话：“不管金杯银杯，

只要口碑。”

到了理事长点评环节，郭老说道：要给店长定价权，取消零售经理的身股；要改就三年，两年只会只种田、不施肥；肯给钱是对的，但态度和思维没跟上。陶瓷行业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，比如南京的面对面，股改后，销售率提高10倍，现场70多人在讨论方案。成都东鹏花了那么多钱做样板房，为什么不在设计师上做文章？

瓷砖品牌并非最重要，耐用即可，重复使用更好。六零后买，还要去亲手摸摸，八零九零后会吗？去了是给面子，转身就去网上订了。一块瓷砖，成本1元，代理商1元，卖场1元，凭什么？

在垄断又过剩的新常态下，居然之家和红星美凯龙还在开新店，入住率已经只有20%了，有人对此评价说道：“它们的阳寿，恐怕只有三年了！”

我们太想改变这个世界了

我的硕士与博士学位都是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的，之间相差了17年。由于地点在东郊的西八间房，我们一干踢球的兄弟，搞了一家八间房咨询公司，做丛书、办讲座，更少不了踢球、喝酒、打打牌。2008年，研院30周年大庆，哥几个一琢磨，搞个采访吧，编撰成书，算是给母校献礼了。

一拿到名单，好家伙，一百一十多位的在职副部以上，我们分别找了几位，如建行董事长等，都说是好事，都不方便参与。后来选了30位，分为经济与人文两部分，叫什么名字好呢？在某家咖啡馆，我同学老魏说：“三十年三十人，挺切题的。”副标题是我给加的，上卷为《指点江山》，下卷为《激扬文字》。

具体事情都是喻建欢张罗，辅助的为唐磊、汤铎铎，采访谁呢？文史哲类的很方便，唐磊一直就熟，周国平、徐友渔、汪晖，还有我的高中同桌许宏，他们说没听说过啊，我说快了，搞先秦断代的。经济片的也好办，华生、樊纲、张少杰，还有后来读博士的冯仑、汤世生。熊晓鸽比较特殊，本来是新闻所的，却成了投资银行家，也放到了上卷。

建欢有次说，华生老师不怎么积极啊，结果少杰说：“我来打电话。”一下子搞定。但我总觉得，分量还是轻了一点，社科院经济各所人才辈出，扛鼎的人物怎么也得是四君子那个级别的。我就找了老领导尹兰天，那时办《走向未来丛书》，什么人不认识啊。再一问，嘿嘿，与黄江南老师北大附中同班同学。

江南老师很好说话，说起来如数家珍。在上山下乡那会儿，他就对国民经济问题多有思考，比如社会主义也存在经济危机的事情，结果给总理汇报，当时统计局长当场就拍了桌子，那位也是经济所出来的。但总理从善如流，坚决给年轻人机会，过了几年再看，朱嘉明与黄江南对国民经济增长率的预测，误差不过百分之一，比统计局准确多了。

还有宝钢问题，全国人大已经开会给否了，他俩随导师马洪旁听，怎么都感觉不对劲，回来反复测算。后来去了岐山家，给当时主管经济的姚副总理谈了想法，姚听得很细，要了书面的东西，向总理做了汇报。最后，人大再次开会，强说歹说地过了。江南老师说：“宝钢如果下马，中国钢铁业哪有今天啊！”

八十年代初，结果十年洗礼的一批年轻人非常活跃，虽然各地都有，但北京处核心地位，他们一心想把国家搞好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其中四位一起讨论、一起发表文章，被圈子里称作“四签名”，社会上尊称为“改革四君子”。更由于特点不同，有心人总结为：“翁永曦的

嘴、王岐山的腿、黄江南的想法、朱嘉明的笔。”

张少杰师兄高我两届，也是我体改所的领导，一个典型的江南才子。有一次跟总理汇报，习惯性地说了句：“紫阳，你不懂……”全场顿时一片安静。总理跟没听见似的，鼓励地说：“嗯，你接着说。”这事当时影响特别大。《三十年三十人》出版不久，少杰就走了，他的访谈排在江南老师后面，建欢问我叫啥题目，我想起来了聊天时师兄的那句话，言道：“按少杰的意思就叫，我们太想改变这个世界了。”

都变成遥远的回忆

股改班一共五天，3号晚上终于结束了。俗话说：编筐编篓，全在收口。我以为上完课就差不多了。没想到，培训继续精彩。慧聪书院设计得很职业，可以说丝丝入扣。带着问题来，揣着信心回去，到这还不够，股改方案通过了，利润提升了，企业上市了，那场面您经过吗？所以，今晚全套模拟。

先是一个酒会，男女嘉宾都身着正装，在门口排队等候。我身边没熟人啊，礼宾示意我该出手时就出手，那就甭客气了，我请了一位气度雍容的女企业家一起，相挽而入。酒会上，大家彼此彬彬有礼，碰杯相问，很多人与郭老合影，反正他是主角嘛。

而后进入宴会厅，人们按照标签，分桌而坐。我们体改所几位都坐在了右侧前台，显然是郭老关照的结果。钓鱼台套餐本就闻名天下，何况郭老特意备了蓝带高度啤酒，酒精度19，颜色都发黑了，上回喝过一次，是我的最爱，郭老心细如发啊！

结业酒会自然离不开表演，那天忽然出现一位神秘嘉宾，满头白发，拿着话筒，唱得比专业歌手还有范儿。他叫高逸峰，曾是海口望海楼歌舞厅老板，现在安徽老家开一家包子铺。由于他和周立波对过话，多数人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。

高先生的失败很典型：盲目投资到工厂、矿产等项目；团队里矬子拔大个，分公司失控；人才流失严重；资金链断裂后，彻底崩盘。而后，这位当代伍子胥一夜之间，愁成了白头翁。但是，高先生没有倒

下，哪怕一间包子铺，一样用心做好。此刻，全厅里都回荡着他铿锵的歌声：“曾经拥有的荣誉，已变成遥远的回忆，辛辛苦苦已渡过半生，今夜又重经风雨……”

在热烈融洽的气氛中，开始了一项项颁奖，我正美滋滋地喝啤酒呢，忽听到喊我的名字，要上台去颁奖。这倒没啥好准备的，我按程序逐一做过，然后表达了对书院的祝福、对郭老的感谢，还有对此次股改班的终生难忘，最后送了所有人两个字：“开心。”演唱、合唱、跳舞、照相，我望着快乐忘我的人群，暗暗思索：正能量才是生活的希望所在啊！

记得有天上课，忽然，钓鱼台的一位女处长上台讲话，大意是隔壁有贵宾，可能给学员们带来不便，请理解与配合。她走后，郭老倒是直言不讳，说是美国财长来了，去隔壁小厅见总理了，而我们继续在大厅不动。他说：“这是进步，是政府对企业家的尊重啊！上次希拉里来，我们可是换地的。”

是啊！时代变了，一切都在变。哪些攫取、贪婪、自我的商业标准，已经改变为共享、尊重、利他，这是大趋势，不可逆的。

有意义的事

我们这拨搞企业的大都佩服王石，人家的功与德摆在那儿，没人可以超越。先是搞了一个叫房地产的行业，当后来者陷入利益酱缸时，王石既不去赌场、也绕过大会堂，却抽身去爬一座座世界高峰。日前，更开风气之先，自费去哈佛学习，居然还忙得不亦乐乎。一帮兄弟只好望着那远之不去的背影，自叹弗如。

在我眼里，王功权同样了不起，据说也去常青藤补脑了，微博上常发些议论，如：“一中国人在纽约州法拉盛区生活，办了一汽车驾校，主要为华人服务。后来他做假，代填表格，比正常交100美元的多交350美元者，不懂英文亦可发得长途汽车驾照。某获驾照司机驾车出事案发，该人被诉，获刑20年并被罚50万美元，破产。”

我也听说过类似的事情。一哥们在美国开了几家按摩店，开始挺赚钱，慢慢就走下坡路了。一次店里把一位老头给按死了，被罚了好多款；第二次是偷税漏税的事，其实这是国人的习惯性动作，但老美就重视了，禁足了他一年，最后妻离子散，只好回国另找机会。那天酒后，他感慨道：

“美国对信用管理的得太严了，根本不给改错的机会。”

微博上泥沙俱下，不知怎么盯上了一位老太太，历数这位任届最多的全国人大代表所经的风风浪浪。其实这只是历史的一丝异数而已，未尝没有喜感。我听说在当地有这么一件事：为了抢时间，司机遵嘱逆行，被拦住后，老人家摇下车窗，批评司机道：“平时就告诉你们要守

规矩。”当地警察一看她在车上，赶紧说：

“对不起、，对不起，请赶快走吧。”

可见，农村老人也是胸有沟壑的，像王石那样的精英不一定当代表，而能当上代表的肯定也不简单。不少人在网上质疑“让商人成为治国者”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我留言：“商人从政有时是授人以柄，自己握的是刀尖。”朋友紧跟着问，这么说有什么隐义吗？我说您去看看《商道》吧。权、财、名如一鼎三足，得一即可立世，兼之则为招祸，所以古人把这种情况总结为：太阿倒持握。

现代对孩子的教育颇有问题，只要好的都要占为己有，尤其是钱财多多益善。有朋友问我学雷锋的事，不知道怎么跟自己孩子解释。一般而言，自利利他是辩证的，没有自省自悟，纯粹的利他并不可靠。学雷锋不在于其人其事，而在乎弘扬之精神，只不过这种“毫不利己专门利人”的人，我只在高僧大德们身上见到。我个人认为，雷锋身上有观世音的影子，但学雷锋不如学观世音菩萨。

一位粉丝说打出租时，听到司机说：“我唯一的生活，就是在一条别人帮我决定的拥堵的路上，等待自己生命一点点的流失，换取这一点点我都不知道有没有意义的前行…………”这话听着不大像的哥讲的，倒像位失意政客的感慨。商品经济的本质是提供便利的服务，对他人有利的生活就是有益的。《士兵突击》中的王宝强说得就挺好：

人活着就是要干有意义的事；

而有意义的事就是要好好活着。

赚不到钱的老板，就是在耍流氓

在人人争说新常态之时，我理解对于企业来说，有两种趋势：一种是继续成长，一种是自然淘汰。君不见，当互联网金融风起云涌地野蛮生长，也是大批不合时宜的企业倒闭之时。有人预言：未来三五年，加入失业大军人数最多的，就是房地产从业人员。

我个人感觉最明显的，就是小区附近的美发店、足浴馆、健身房总在更换经营者，手里的那把卡，别说优惠卡无法再优惠，连会员卡都经常报废。唉，自己想想还是算了，吵架也好、报案也罢，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，但以后不再买那些劳什子玩意儿了，我们这种消费者往往是最容易被消费的。

这些服务行业也不知怎么了，经常穿着整齐的服装，在店门口排队喊口号，跟传销洗脑似的，而且动不动就拍手，不知道的都吓了一跳。由于是早晨，很多居民有意见，影响休息啊。有人还编了一首打油诗：“每天口号震天响，大声小气传小巷。动作夸张赛晨练，左邻右舍欲撞墙。”

在上海两千多家足浴企业中，康骏曾名列第一。老板老皮草根出身，很注重形式主义，热衷于成功学培训，模仿500强的管理模式。比如，每天要求一线员工写工作日志，格式严谨、内容丰富，搞得多数人很不适应。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技师抱怨说：“我就是个捏脚的，一天到晚累到手抽筋儿，还得写这玩意儿，有啥子用啊？不写还扣钱。”

老皮还特别喜欢开会，弄间大会议室，把管理人员都叫来，一开就是大半天。在热烈的掌声中，老板先长篇大套地讲，事无巨细、反复强调，然后每个人再发言，接受大家的问询。这种会议有时从早上8点，开到半夜12点，搞得大家疲惫不堪。

事情还没完，老皮按照与会者的认真程度，搞起了评比。倒数第一名，需要做300个俯卧撑，以此类推。做的时候，所有人围成一圈，自发地为其加油，搞得气氛煞是热烈。个别女主管做不了，老皮还挺人性化，令人端来了一盘苦瓜。折腾了整整一天，与会者看着吃苦瓜的人那一副呲牙咧嘴的样子，嘴里也充满了苦涩。

平心而论，老皮白手起家，对员工并不薄，很多人都有感念之心。但是，一个月、三个月，甚至半年不发工资，每个员工都受不了啊！接连的并购重组受挫，更是摧毁了最后的心理防线。事情越闹越大了，媒体也跟着推波助澜，有位记者写得一针见血：“赚不到钱的老板，就是在耍流氓。”

大佬还是先生

记得有个小品，说养殖个体户拎只王八去乡长家，极尽难为情之态。估计现在重播的话，会少去很多心领神会的笑声，而多出无尽的感叹。送礼是国人的传统，维系人们之间的亲情、友情及乡情，也有相请办事的，或升职、或求情，对我父亲那辈人来说，去领导家送礼，有时比杀了他还难受。

时光荏苒，现在连幼儿园小朋友过生日，都要相互表达，大人之间请客吃饭更是不在话下。还有词汇也变了，行贿受贿听起来，比送礼收礼恶狠狠多了，连生活作风都叫通奸罪了。老干部们没赶上好时候，除了酸溜溜的，说起话来也直截了当，这个说腐败，那个叫腐烂，更有人讲腐朽。

随着需求的提高，表达的含金量也要提高；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强，表达的方式也更加隐蔽。比如几万元的杰尼亚西服，标签必须是拿掉的；戴的名牌手表，逢人就说是孩子在香港买的地摊货；至于那些拍卖的字画，也谦虚地表示在旧货市场淘来的，等卖出时，再说捡漏不迟。

南方有家建筑企业想打开首都市场，找到了一位官员老乡，饭局搞了几次，效果颇为明显，无奈就是不肯收礼，也不帮大忙。建筑商也不着急，在家乡买了一家大饭店，承包给了官员的弟弟，合同定得很宽松，每年轻松赚个几百万。春节时回家，官员啥也不用说了，伙伴关系由此而立。

某房地产商想打开一位处长的路子，约请吃饭，饭后唱唱歌。俩人

包厢里嘀咕了一阵，处长站起来唱了首《北国之春》，礼貌地告辞了。过了几天，售楼处来了位美女，订了两套三室一厅，交了几十万定金，10天后取房，发现被卖了。定金与订金不同，是要数倍返还的。于是美女将其告上法庭，结果是庭外和解。等到开发商与处长再聚首时，敬酒的正是那位美女，其中的暧昧自然是不言而喻。

最邪乎的是一位世家子弟，靠老爸混得风生水起，与明星妻子也离了婚。有天忽然与位相貌平平的南方女子在区民政登记结婚，而后扬长而去，三个月后，俩人再度来此，办了离婚手续，分得房产两处、股权若干。不几年，某南方房企异军突起，规划条件十分优厚，那小女子正是董事长的远方侄女，做了一回善财童子。

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，腐败的抗药性只会越来越强，其实，更多的还是些叫直白的表达手段。比如，购买获奖彩票，转送他人；请来讲课，送些专家费用；或者给指定的模特，拍摄广告费。山西某煤老板聘用了一位私人飞机顾问，连班都不用上，每年就奉上几百万。早年，南北方办事是有差别的。北方人讲究做派，说白了，就是当婊子还要立牌坊，打起交道很麻烦，没点水磨工夫，还真成不了事。以至于，中间人、掮客如鱼得水，搞得真真假假，老出事非。南方人把官场当商场做，每件事情都自有惯例，不过，遇到凯子也不点破。我问过其间的差别，朋友笑着跟我说：“若是收了钱，会叫你大佬；若是没收钱，会喊你先生，都一样地请吃饭。”

保险的本质

异军突起的安邦保险，让商圈有些眼花缭乱，有位国企老总一边喝茶、一边暗生感慨：“天啊，原来保险可以这么玩？”其实，保险圈一直卧虎藏龙，只不过，以前大陆的资本化程度有限，加上保险业水深流浅的特点，不怎么吸引眼球罢了。平安集团、明天集团、万向集团、复星集团、珠江集团等民营大鳄，哪家不在通过保险捕网捞鱼。

世界上好做的生意，都有一个特点：先收钱、后办事。最牛的当然是建立政权，一边养军队、一边收税费，只不过这活难度太大；再就是开赌场，哗哗地全是现金，在其中笔笔抽红，不赚钱才怪；传销也是一样，死乞白赖、低买贵卖，赚起来虽狠，但档次太低；最好的还是保险公司，美其名曰为了你的生命负责，刷刷地收钱，至于兑现支付，那可是未来的事了。

历史上，无政府状态一结束，新政权就上台了，划出各种条条框框，重新建立社会秩序。政治家很清楚权力本质，红道是军火、黑道是赌场、白道是金融，就是印票子、开银行，包括办保险。温和一点的大佬喜欢保险，巴菲特就深谙其道：免费拿别人的钱来玩投资，差不多算是免费的午餐了。当然，巴菲特、马明哲干的活是有技术含量的，人家政府简单直接多了，做的是社会保险。

比起赌场，保险的执照好拿、名声好听，还不受人群和地域限制，但核心都是信用体系，这也是他们一直标榜的东西。于是，技术工具出来了，在精算的名义下，一套套方法大行其道，这个对您有利、那个帮您赚钱，确实也解决了很多问题，只是较劲的人仍在执拗：最赚钱的还

是你保险公司啊！

保险业还有个好处，同业竞争再残酷，大家都抱团取暖，靠的是所谓再保险业务。既然为了信用必须兑现，那就不间断地化解风险，至于击鼓传花到猴年马月，那就凭天由命吧，反正保险业最擅长的就是与时俱进。

夸了这么半天，保险的名声坏在哪儿呢？或许是营销制度。保险公司看似庞大，开销并不大，真正的管理人员其实很少，尽是外部层层叠叠的推销人员。伍迪艾伦叹道：“死亡并不可怕，我本人就不怕死。毕竟在这世界上，还有很多比死亡还可怕的东西：比如跟一个卖保险的家伙，去呆上一整天。求求你了伙计，行行好吧，还不如一刀捅死我算了……”

在保险经理嘴里，保险有避险、储蓄、理财、免税等等好处，说得就像是你的善财童子。他们还擅长讲各种各样的传奇故事，比如张国荣的好友唐先生，如何有先见之明，买了四千多万保险，在张跳楼后得以避税和补偿，可问题在于：最后便宜的又是哪些人的呢？

重启人生

重启是一种常规状态。比如观看足球比赛时，时常遇到因犯规而判罚间接任意球的情况，这时比赛会按照裁判的手势重新开始，英文叫restart；计算机操作时，为了保存对系统的设置和修改以及立即启动相关服务，该用语意为重新启动，也叫reset；还有一种情况是auto reboot，指相关情形下，系统之自动重启。在现今社会里，只要是独立运作的个体，无一例外地都会遇到重启的问题，包括人生。

2009年，为了纪念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成立三十周年，我们八间房公司采访编辑了一套《三十年三十人》，就是从7000多毕业生里面，选出最有代表性的30个人，介绍自己的行业，讲述各自的人生。上半卷叫《指点江山》，由黄江南、张少杰、华生、冯仑等师兄演说惊心动魄的改革经历；下半卷叫《激扬文字》，由徐友渔、周国平、高全喜、于沛等讲解高深莫测的思想领域。

根据掌握的资料，研院毕业生有近110位现任的部级以上领导，原本可以谈出太多的精彩，可惜客观上都“不方便”，大家均感有些遗憾。主编之一的小喻说，其实还有些更好玩的，比如崔师兄，拍电影、搞创作，那可是中国同性恋的精神领袖啊！这下子话题打开了，列出的又何止30人。

不知怎的，把我扯进去了：咱老大也得进去啊，您看看那经历，法人代表干过30多个，涉及的行业.....好像没有没干过的。这几位貌似诚恳地问：“您隔三差五地换工作，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为什么？”我还真被问住了，胡乱地答道：“其实也没多想，就是老有股劲儿拉着我往前

走。那工作一旦失去刺激了，我也就没兴趣了。可能我天生适合创业吧。”有人还问：“您这篇要是写的话，想叫啥题目？”我指指计算机说：“重启的人生。”

1987年毕业那会儿，硕士还是比较金贵的，大家第一选择是去外贸公司，挣得多；其次是国家机关，正值青黄不接之际，当个局级干部，肯定是今生可期。我的口语不好，性格也很跳脱，何况关系背景也差一些。当时社科院人口所准备留我，经济所一帮八二级的当家师兄也有口头承诺，应该是二选一的结果。

有次聊天，工经系的许刚忽说：“我觉得你适合我要去的体改所，都是一帮年轻人，需要专业知识、更需要热情。”我以为老大哥只是说说而已，谁成想，过几天真把我拉去人民大学对面的胡同里的体改所了。那时，我们年轻人对莫干山会议、巴山轮会议是顶礼膜拜的，都想参与到千年一遇的改革大业里。

见面后，那位白老兄也没客气，拿起烟就抽，很专业地问了一些问题，不过一刻钟，起身喊来了一个人，对他说：“亚非，我要去日本考察两个月，在这期间，这小伙子如果愿意来我们社会室，你直接出函吧。”我留了来人的电话，才知道是人事处长。回校后，我和同学老彭大喝了一顿，结果他连国务院经济中心也不去了，我俩决定一起投奔体改所。

对一个人来说，第一份工作是与第一桶金、第一个情人同等重要的。这里面，个人的需求最关键：是权力、金钱、名声？还是稳定、刺激、献身？我没赶上革命时代，幸运或不幸很难说，但我很荣幸加入了中国最优秀的改革团队，这是一笔终身财富。况且，很多人的职业初夜都是被动的、无奈的，而我是机缘巧合的主动达成。

离开体改所是一年多以后。那时我刚刚做了几单章光101，赚了日本人一些钱，对经商的兴趣渐起。正好我的同学老曲找来，他负责为中化集团创建海南分公司，几下子便打动了我。没想到的是，这事白兄毫不犹豫就答应了，还坚持为我保留组织关系；来京出差的父亲也不反对，跟我说：“你没上山下乡过，就当是补课吧。”唯一质疑反对的，竟是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李西安，在那个party上，这老头不迭声地说着可惜。

离开海南是两年后的1990年，原因是大形势下的悲观失望，只想出国读个博士，搞搞研究算了。谁知申请了50多所大学，一份奖学金也没拿到，那时学习好的都在考托福，我才得了536分，所以out了。回北京复习这么久了，心想就这呆着吧，于是在几个同学大哥的推荐下，进了中农信贸易公司，后来到了总部。

在人生中，每一次相聚都是缘份，而每一次离开，何尝不是一次重启，只不过面对的是新的环境、新的机缘、新的挑战。有个雨夜，我把自己的彷徨和迷茫都告诉了好友龚律师，比如人生的追求有无价值？在官本位的体制下，如何保持个人的尊严？为什么不追求升职就会很快边缘化？我们一直聊到后半夜3点，永远记住的一句话是：任何一个职场，都不过是你人生的一个驿站。

心结打开了，能量也开始释放。虽然压力巨大，但我又一次无比幸运，因为这次的老大是位极其了不起的人物，他看重思想，善于构建文化，带队伍驾轻就熟。我在这几年学到了很多，反正都是做人，那就做大写的人；反正都是做事，那就做对国家民族有用的大事。公司出过一本《市场经济之源》，是大多数中农信人再闯江湖的贴身法宝。

我感觉自己身上有个生物钟，每逢系统紊乱，它都在做着“重启”的

提示。那是接到公司最高奖“金犁铧”的夜里，我完全睡不着，很难找出准确原因，但是金融是高危的、潜规则是致命的，长期河边走，万一湿鞋了怎么办？还是自己创业吧，哪怕小、哪怕从头再来。

离开中农信，我自己折腾10年。我找来国有和民营的6家股东，注册了国康公司，自封老大，一路做了下去。那时的机会太多了，那时的陷阱也太多了，万通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，他们敢于自我批判，人在江湖、心在职业化，事事出奇、招招领先。而跟进的好多公司也都是书生经商，转换之间落了后手，慢慢被时代淘汰了，我和我的公司正是这样。

在此期间，我兼了好多法人代表，下面有几家中字头的媒体，以及期货公司、投资公司、演出公司等等。最深的体会有两点。一是下属一般有三件事找老大：没钱了、打架了、出官司了；二是如何做老大：有登顶的决心与能力、带领“小偷团队”、关键时刻肯当傻子。我们看成功的企业家，都不会半途而废、都不愿斤斤计较，他们的团队往往有分工明确的技术含量，而不是敢于抢劫的棒子队。

俗语说：慈不掌兵、义不掌财，既然认知了自己不善于经商的情况以后，我做了减法和除法，厘清了基本的债务。接下来，我做了一生最大的一次重启：绝不再做企业法人代表。

我在2001年考取了社科院政府政策系的博士生，同年拜在了净慧老和尚座下学禅，脑力与灵魂开始安顿了以后，再做什么已经没那么重要了。在金诺投资公司、阿尔卡特中国公司、中稷投资公司、万企控股公司等多家企业，我都是副总经理，做一名称职的大副，我也算是找到了自己的职场坐标。

有一次，朋友问我：赚钱机会那么多，为什么考博士啊？我笑笑回答：“我那时只剩下头脑了。”这次重启很感谢我的博导郑秉文老师，他说他不懂商业，但是“知识永远都是有用的”，拿到博士可以有另外的更多的选择。能有机会读书，一定不要轻易放过啊！

2000年春天，好友老曾带我去广济寺，拜见净慧禅师，听到了一次心灵的开示。从那次到今天，我又皈依了梦参老和尚、觉真法师、明贤法师等高僧大德，一边学习禅法，一边参与一些公益活动。几位禅师都说我与弘法有缘，鼓励我写作。从《淡定的人生处处禅》开始，四年多时间，我出版了13本书。从某种意义上，这种思想的“重启”远远胜于一次工作的调换，因为这才决定我们的人生。

重启并不容易，既不能随随便便，也不会每次都浴火般的涅槃重生。我在重启中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十条原则：

一、生活禅。我有禅宗的信仰，所以不怎么在意物质享受和精神安逸，而是在生活细节中求道，具体为八字方针：“看破、放下、解脱、自在。”

二、随缘心态。既然世界上是因缘和合的，事情的来去皆有因果，因此，对得不到的不去强求、对失去的也不去在意，一切随缘好了。

三、自由的金钱观。对普通人而言，没有金钱自由，很难有人身自由。这里有三层意思：一是年轻时一定要尽力赚钱，到老了就来不及了；二是金钱是有量度的，差不多就行了，过度追求是愚蠢；三是钱少也不要影响心态，哪怕是没钱，也不见得活不下去，比如乞丐一身轻，比皇帝还逍遥呢。如果是我，可以去寺院做义工。

四、体验世界观。人生的过程比结果重要，既然肉身必然消亡，那么多一些体验，总比墨守成规强。一眼看到底的职业情况，很容易使我失去兴趣。

五、职业操守。选择是个人的自由，前提是不能违反别人的自由。可以重启，但原来的工作必须处理得清清爽爽，否则，没人肯雇佣、或与一个没有职业操守的人合作。

六、信用原则。一个人尽量不要借钱，也不要借给别人钱，在中国，信用与人情是闯荡江湖的两大利器。

七、阶段问题。工作选择与阶段相关：没饭吃的时候，选择的最高原则是谁给的钱最多；吃饱了找酒喝的时候，可以保留个性，或啤的、或红的、或黄的、或白的，或三中全会的，选择投缘的团队；到了喝茶的境界，一定得志同道合。

八、个人定位。围绕着某树林的生态，长颈鹿吃树梢、牛吃树枝、兔子吃草、虫子吃叶，给自己定位准了，才决定吃法，才决定是不是该换个地儿了？

九、家庭位置。单位和家庭都在争夺八小时之外，我一直是以工作为先，这是颇值得考究的。陈道明说：“下班后的男人们，如果都回家了，中国的社会问题基本就没有了。”

十、发展空间。我基本在国字头的单位工作，现在看有利有弊。在新的选择时，能否有利于个人未来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。切不可为了一时一事，耽误了大好时光。

近几年，我有时飞来飞去的，经常在机场书店，看到那些手势夸张、唾沫四溅的大师们的讲演录像，心里总觉得有些不踏实。人们习惯于礼拜上帝、寻求捷径、迷恋绝招，唯独忘了自我，从而迷失在了世界的假象之中。或许过几年，我希望自己能够再“重启”一次，用我的东北话，给大家讲一些更贴心的话。

非你莫属

这几年，我坚持看下来的电视节目，除了欧冠英超，就是“二非”：《非诚勿扰》、《非你莫属》。孟爷爷在乐嘉离开以后，少了几分刻意，多了些随缘，尤其是有了黄磊老师的加盟，三人组越发地自如起来。由于智能手机的便利，我基本不看体育新闻了，经常打开江苏卫视，一边吃午饭、一边瞧勿扰，搞得胃口与大脑很是亲和。

《非你莫属》情况别有不同。张绍刚老师的转身，留下了很大的空白，接任者再怎么努力，也只是中规中矩而已。没有了噱头，自然就缺少了关注的眼球。在这里，人们可能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：毒舌本人才是最优秀的职业经理人。绍刚兄赚足了钱、出够了名，还交了一大批老板朋友，这才是混职场的真谛所在啊！

2014年夏天，《商界评论》的代主编发来邮件，希望我写一篇有关职场的文章，后来将《一个老总的重启人生》发表在了第九期。因为我自己这个人，几乎年年换工作，不是创业者、就是高管，干过了又何止几十个职业。只是这些经历不足为奇，大体我找工作比较少，而工作找我的时候比较多。

有一天，代先生要求说，现在的年轻人踏入职场后，多数比较懵懂，能不能为他们简约地列几条职场建言。我认真考虑了一下，觉得没资格给哪些“放之四海而皆准”的经验，仅就个人体验，写下了十条：

- 1、“男怕入错行、女怕嫁错郎”说得很对，但不绝对。现代女子嫁错了就离，何况单身主义的也不少；男子干不顺心就走，学会了本事，

本来就想自己创业。

2、男人在江湖上，要有“此处不留爷、自有留爷处”的气概。当然，只能当孙子的除外。

3、创业好比挖井，盯着一口井深掘，出水的概率肯定会高。可也有人喜欢找井的调调，扛一把锹东刨刨、西挖挖，乐此不疲。

4、抗上，是最坏的职场病之一。

5、踏出校门以后，自我包装十分关键。我觉得，能力、证书、情商固然重要，而最重要的是讲信用，即“人人都知道你是个有信用的人”。

6、跳槽，看起来是相中一个人的能力，其实，更深层的是配置问题，即与新雇主能够匹配的资源。

7、高校教育缺失两点：怎样找个好老公（或老婆）？如何去升官发财？所以，毕业生需要一个好老爸，如果没有，就得跟住一位好领导，或者认一个老大。

8、在职场没有兄弟朋友，只有同事。拿同事当知音，是一种可怕的幼稚病。

9、在单位里，搞好俩人关系的最佳办法，是一起出差；搞坏俩人关系的最佳办法，是一起赌钱。

10、融入新团队的最快办法，不是去搞好人际关系，而是迅速地创造出价值。

最近，老友郭凡生邀请我们几位老同事，去他的慧聪书院侃大山。这些年，老郭一直致力于家族企业的改制，主张把利益增长的60%，分配给管理团队。经他手的这些民企，全都在裁员20%以后，获利翻番，一时成为江湖上点石成金的神话。那是一座老财神庙，几百名学员都在这里洗脑重生，并把名字刻在门口的三座大功德碑上，我更喜欢书卷下压着的两句话：

“耕者有其田，商者有其股。”

佩服的理由

我佩服冯仑，冯仑佩服王石，王石佩服褚时健，我也跟着佩服王石与褚时健。佩服的理由很简单：人家做到了你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。比如，冯师兄一边讲段子、一边卖房子，自己落袋有金不说，还可以娱人悦己；王石呢，50岁之前做成了中国最大的房企，然后爬了10年高峰，等60多了，开始上哈佛、念剑桥，给江湖小弟们留下的，永远都是难以企及的背影。

如果把成功比作珠峰，站到了那儿的人，仰望的只有天空了，而天空之外，是无限的宇宙，以及无尽的智慧生命。王石从高峰转到书山，企及的当然不是世俗的标新立异。初入哈佛，无人关心万科是怎样的企业，后来中国学生说他登过两次珠穆朗玛，校园的眼光立马变了：原来这是个能突破自己的老家伙。而同样理由看待褚时健，恐怕是犹有过之。

王石50岁开始爬珠峰，而褚时健50岁刚刚接手了一家小卷烟厂，然后用了17年，从云南一隅，干成了亚洲第一，利税交了991亿元。我那时还吸烟，喜欢万宝路、三五，某回聊天，一哥们说有位叫褚时健的说了，再过几年，红塔山和云烟将取代它们，做成全世界最牛逼的香烟品牌。我自然是嗤之以鼻，在场的另一位老兄搞宏观经济研究，记得他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或许可以，但树大招风啊！”

那时候流行倒买倒卖，谁要是批上一箱云烟，可以马上转手成为万元户。据说，找褚时健批条子的海了去了，上至中南海、下至大小烟草公司，都跟疯了似地往云南跑。如不遏制，必将独霸国内市场，难免得

罪了两路人马：一是买办，外烟的代理商可是非同小可，个个是通天人物；二是地方利益，你褚时健出风头不打紧，可抢了各地烟厂的利税，那跟挖祖坟已经差不多了。

褚时健果然倒霉了，先是女儿褚映群狱中自杀了，随后是对他的隔离审查，到1999年1月9日，被判无期徒刑时，他已经71岁。当时，专案组最大的难题之一是：那一柜柜的批条，该如何处理？因为患有严重的糖尿病，老褚先是减刑改判17年，于2002年保外就医。74岁的人了，又无法自由活动，他领老伴回到了老家哀牢山中，包了2000亩荒地，种起了橙子。次年，王石进山，看他为两块钱砍价，事无巨细地操心，心想：“这些果树6年才能挂果，那时老两口都八十多了，这是多大的胸怀，才能做这事啊！”他自愧弗如。

以前，想到烟厂上班的人挤破头；现在呢，想在果园干活的人也挤破头。褚时健给每棵树都定了个数，多出的果子不准要，如果完成，果农先领到4000元工资；质量达标，再领4000元，还有年终奖金2000多元，跟他种橙的110户农民，每年可以挣3万到8万元，比到外面打工挣钱还多。至今，年产达1万吨，年利润6000万元，褚橙遍销全国，现代化庄园也已修建完成。面对纷沓而至的投资基金，他连连摆手：“没这个心情跟他们玩。我85岁了，管不了几年，上了市，我倒是拿了钱，但亏了股民，怕别人背后指指戳戳。”

褚时健比妻子马静芬大7岁，已经到了秤不离砣的地步，对于王石和田朴珺的事，自称：“思想保守的人，总觉得哪里不合适。”另外，小田说褚橙用农药的事，多少有点伤了老爷子的自尊，认为小姑娘没说清：用什么、用多少、何时用等，在欧美都是一样嘛。对王石仍是赞赏：“做事讲信誉，讲话是直话，和我有共同话题。”

不经意间，87岁的褚时健真正成了亿万富翁，他对此毫不在意，这次做褚橙，主要为的是那些一直呵护他的乡里乡亲，他说：“我这一生，就讲一点，要负责任。任何情况下，我都要有所作为。只要活着，就要干事，只要有事可做，生命就有价值。”

企业家的面对

所谓企业家，就是对企业负主要责任的人。他每天要面对许多规则：第一个层次是潜规则，属于桌面一下的，即使如万科，也只能说没送过钱，但不敢说没有利用过潜规则；第二个层次是行规，卖什么需要吆喝什么，比如金融、地产、文化，都各有些潜在的准入门槛，贸然去闯，就是不懂规矩，要付出代价的；第三个层次是法律，是硬道理，老板们过去都酒后驾过车，现在没人干这事了；第四个层次是道德，涉及各种良心，个人的、企业的、社会的、人类的，有位朋友做象牙生意，皈依佛教后，便改作宝石类了；第五个层次是最高的，当然是信仰，有信仰或无信仰的立德立功，相差是很大的。

我本人从商26年了，经历了太多光怪陆离的事情。九十年代初，我去国贸一家办公室，里边基本是以毛主席语录来装修的，据说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宣誓：“下定决心、不怕牺牲、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！”不怕商人做得大，就怕商人有文化，偏偏中国的商人就怕别人说自己没文化，讲课的、出书的、拜师的等形形色色，说白了：有了钱之后，心理结构一定会倾向于形而上的。

我们这一批，大多是八十年代末期去海南的，按照我的观察，基本都经历了儒道佛三个阶段。下海之初，都是当事业来做的，觉得经商比蹲机关更有意义，基础情怀还是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；商海里滚了一溜十三遭以后，渐渐地由取势变为圈地儿，讲究因势利导，迷恋各种各样的法术，不择手段地追求成功；等到了一定高度，人们逐渐把心静下来、把腿盘起来，开始重视起因果来。也有人把柳传志那一拨叫儒商，马云等叫道商，陈峰等叫佛商，多少有些雾里看花，很难去定义的。

2000年4月的一天，好友老曾约我，去北京西城的广济寺见一位师父。从大门一直走进去，穿过一道小月亮门，进到最里面的一个小院落。见到的那位僧人，大约六旬开外，神清气爽，朋友介绍说，他就是时任佛协副会长的净慧法师。我在那时事业多多，麻烦更多，身心疲惫之下，问法师说，如果一块石头从山顶上滚下来，特别想半路停下，应该怎么办？法师淡淡地说，还是让石头滚下去再说。

渐渐地，院落里有了些人的时候，净慧法师站在台阶上，先是道了辛苦，说大家来此一趟不容易，为了结缘，简单的说几句，题目就叫污染：

老人家说，生活在农村的人都知道，八十年代前，每一个村落都有一条或几条小河，水清澈见底，还有少许鱼虾，孩童们在水里玩来耍去，平添几许生活气息。而如今，随着工业化的到来，这些小河大多消失不见，农村打井也越来越深，几十米、几百米，更多的地方已经打不到水。这种情况，叫做环境污染。

中国古时候基本上是鸡犬之声相闻，乡邻不分彼此，东家借米，西家还面，最多是上个门问，而盗抢之事并不常见。现如今家家闭户，窗窗按栏，邻居十几载，互不知姓名，各家的防盗系统，比过去的皇宫还要严实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社会污染，整个社会都互不信任、互不往来了。

再有现在的电视节目，不分时间和场合，什么都敢播。几岁的孩童满嘴的大人话，什么都懂，什么都会说，这种社会公共媒介对幼小心灵的负面诱导，是非常可怕的。不仅与中国古代的耕读文化无法比拟，就是同西方社会也有很大差距。这种污染叫心灵污染，是最严重的污染。

听闻佛法，就是使我们受污染的心灵重新清净起来，每个人的心灵清净了，社会就会清净；社会清净了，环境也就随之清净。

法师的话像一块块石头扔进了我心灵之潭，不知道怎么地，这么朴实的话语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从师父的嘴里说出来，竟整个地震撼了我。我十几岁离家求学，到如今最怀念的那些事儿，就是在奶奶家门前的小河里玩耍，跟着偶尔经过的汽车傻跑，天色傍黑时，同小伙伴一起玩几种捉迷藏的游戏。长大了，那些乐趣再也没有了，家乡的小河也堆满了垃圾，家乡的人们也开始陌生。

也许是师父提到了那句——“家乡的小河”，从那一刻起，我开始了亲近佛学。

多年来，我一直关注寺院与企业的制度比较，比如杜邦是现今最老的跨国企业，有着207年的历史，可口可乐公司也创建123年了；中国的同仁堂今年正好340岁，全聚德则度过了125年。与此同时，上海龙华寺建于公元247年，北京红螺寺建于348年，都接近两千年的历史，为什么中国常见千年的古刹，却少有百年之老店？

我很有幸追随过香港的觉真法师，一起去印度朝圣，在那里，我知道了僧团是释迦牟尼佛亲手建立起来的，后来因缘际会，流传到了汉地，经由禅宗一祖到六祖，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丛林制度。觉真法师说，求法与求利完全不同，寺院文化的核心是六和敬原则：身和同住；口和无诤；意和同悦；戒和同修；见和同解；利和同均。

古代丛林的组织架构有所谓“四十八单”执事。四十八单又分为序职、列职二种；序职有职无权，代表道德、学问、阶位，如少将；列职则有职有权，代表行政能力、职务，如师长。这样，寺院建立了以方丈

为CEO、四大堂口为决策机构、八大执事为执行机构的管理系统。其人事制度主要分三个环节：

退职：寺院规定，方丈三年一届，最多任两届。所有执事每半年必须主动辞职，将自己的职位退还给常住，这个过程叫“退职”。退职时，丛林的“八大执事”都一齐到方丈室向方丈顶礼，并说明本期任职已满，请求更换，特来退职。

请职：对已退职的岗位重新任命的过程叫“请职”，一般每年两次，请职之后，进行公布。对重新任命的执事，方丈往往说：“师父们历练老成，退职不过是常住遗规，请回寮依旧发心吧。”

圆职：对于那些退职之后没被请职的人，寺院还在律制中规定了“圆职”的环节。先是主管与退职人员一一解释和安抚，然后才采用全寺僧人的“普茶”茶话会。会上采取“在职批评，退职表彰”的方式。

据说，华为公司。1996年华为集团市场部孙亚芳率26个办事处主任同时向公司递交了两份报告——辞职报告；述职报告。而任正非宣称：“我只会在一份报告上签字。”最终有6名地方办事处主任被置换。可惜，该做法水土不服，后被“内部创业”所取代。

我们这些做企业的，每天都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，既有对外的关系联络，更有内部的人际处理，有没有简单扼要的诀窍可以开示于我们？后来，我找到了四句话：把自己当成别人；把别人当成自己；把别人当成别人；把自己当成自己。

把自己当成别人：由内而外的推己及人，可以将小我归零为大我，

进而达到无我，这是“无我”；把别人当成自己：由外而内的推人为己，可以化小情小利为博爱，进而大慈大悲，这是“慈悲”；把别人当成别人：由外而外的随缘因果，可做为行事之方便，所谓的入世“智慧”；把自己当成自己：由内而内的自我关照，可化为活泼之自由，此心安处皆“自在”。有一次，我把《丛林法则二十条》请一位书法家写下来，挂到了公司墙上，经常在开会时抽查，多年过去，不少人跟我说，最受用的就是这二十条：

- 1.丛林以无事为兴盛；
- 2.修行以念佛为稳当；
- 3.精进以持戒为第一；
- 4.疾病以减食为汤药；
- 5.烦恼以忍辱为菩提；
- 6.是非以不辩为解脱；
- 7.留众以老成为真诚；
- 8.执事以尽心为有功；
- 9.语言以减少为直截；
- 10.长幼以慈和为进德；
- 11.学问以勤习为入门；

- 12.因果以明白为无过；
- 13.老死以无常为警策；
- 14.佛事以精严为切实；
- 15.待客以至诚为供养；
- 16.山门以耆旧为庄严；
- 17.凡是以预立为不老；
- 18.处众以谦逊为有礼；
- 19.遇险以不乱为定力；
- 20.济物以慈悲为根本。

企业家的面对，其实也是每个人的面对，佛学信仰如同渡船，让我们在苦海中，用心渡过、到达彼岸。有一次，我送给楼下保安王小宝一本我写的《淡定的人生处处禅》，搞得他对我从此客气起来，我笑着跟他说，思想最深刻的是你而不是我，他忙问为什么？我说你想啊，你是不是每天都在重复这样的问题：

你是谁？要去哪儿？找谁？干什么？

这都是最深刻的生命问题啊。

树人与树木是一样一样的

现在社会上有个很奇怪的现象，一方面求职者诉苦工作特别难找，另一方面老板们哭着喊着缺人，这种不对称性说明：人很多，人才很少；人才很多，合适的很少。真正的技术人才不缺少市场，而管理人员就难了，看履历是看不出来的，靠推荐也不大靠谱。这使我想起龚自珍《己亥杂诗》中的第220首：

九州生气恃风雷，万马齐喑究可哀。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才。

中国的职场缺乏道德约束，高管们跳槽成了习惯，尤其是银行等金融机构，谁给的多，就给谁干，而且把原来的软资源全部带走。有位女行长就跟我说过：“趁着行业发展，多挣点钱才是真的。”他们认为这是国际惯例，我倒觉得日本人做得不错，没有忠诚哪来好的企业文化，不信我们拭目以待。

成熟企业都有自己完整的培训机制，尤其是民营企业，非常在乎员工的工作年限，他们觉得与其花大价钱请职业经理人，还不如把自己的小弟培养起来。在这方面，马云有切身的体会，他曾说过，这么多年过去，不知多少“降落伞”都成了如烟往事，而跟自己闯北京的十八条好汉，现在个个独当一面。

十年树木、百年树人，有时候培养人，真就跟养树差不多，把一棵小苗培植成参天大树，需要多少的阳光雨露啊！前几天，有一位老大哥专门向我推荐了一篇《大树理论》，认为大树的成长离不开五种条件，我反复咀嚼，感觉说得非常有道理。

1.时间：大树身上一定会刻着年轮，那些都是体验的积累和延伸。最忌讳的是拔苗助长。

2.不动：没有一棵大树会移来移去的，所以“任你风吹雨打，我自岿然不动”很重要。

3.根基：树有各种根，粗根、细根、微根，数以万计的根须深入地底，不停地吸收营养，从而成长自己。

4.向上：大树都是向上长而忌讳向旁边延伸，主干壮大了，才能枝繁叶茂。

5.光明：大树都是正能量的，立足土壤而追求阳光，因为无尽的天空才是希望所在。

对照这五大要素，我突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，比如万科、海尔、中化等大企业，都是长时间地坚守自己的理念，坚持做主业，把根基做大的同时，绝不贪图其他行业的暴利，因为任何行业的利润率都是有起伏的，只要你做到最好，自有超额的那一块蛋糕。我很喜欢王石的那一句话：

“登山对我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。谈判时我往那儿一坐就有优越感，我在山上一待就能待一个月，你能吗？无论从意志上还是体力上你都磨不过我。”

人性不需要考验

有次在我们小学课堂上，老师讲到成语“走马观花”，找了个平时马马虎虎的学生来提问，那孩子挠了挠头说：“就是骑着马看花。”老师马上借题发挥，说对啊，看花必须慢慢欣赏，不能一带而过，在马上怎么能看清花呢？所以，同学们在学习上一定要认真啊！

其实，走马观花的典故在民间有另外一种说法：古代有位媒人，为一位瘸子和一个兔唇女保媒，见面问题不好处理，遂让男孩骑马，女孩手持一束花坐那儿闻。结果双方十分满意，直到进了洞房，才各自露馅。不过谁也用不着嫌弃谁，日子还过得挺好，一时传为“走马观花”之佳话。其实这个成语的真正出处，是唐人孟郊41岁时考取进士后，满怀喜悦写的那首诗：

“昔日齷齪不足夸，今朝放荡思无涯。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。”

我个人很喜欢这个民间故事，世上很多事都是阴差阳错的，对那对夫妻来说，骑马和遮面正是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。有时候过于直接，反而是一种伤害。

获得诺贝尔奖的芬森医生，到了晚年准备寻找接班人，在众多候选人中选择了年轻的哈里。由于研究工作十分枯燥，他很担心年轻人的耐性。这时有人谏言，哈里家境十分贫寒，不妨请别的朋友高薪聘请一下，看他能不能不为所动。但是，芬森拒绝采取这种做法。

他认为，从道德的制高点去俯瞰别人，本身就是错误的做法。贫民

窟出身之人，怎么会对金钱没有渴望呢？我需要的是一位热爱医学的好医生，而不是圣人。后来，继承恩师衣钵的哈里，听说了恩师当年拒绝考验自己人性的那件事，不禁老泪纵横。他说：“当时母亲生病在床，弟弟妹妹也要我供养读书，真的要那么做了，我很可能做出现实的选择。”

无论是走马观花还是人性考验，总归都算是喜剧结局。辽宁有位干地产的朋友，给助手很大的利益空间，结果培养出了一位竞争对手。谈起这件事情，朋友非常后悔，认为人性是丰满的，现实永远都是骨感的。他现在做一家上市公司，就不采取考验助手这种愚蠢方式，而是让出了一定股份，竭力创造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。

三位老行长的度量

每次听觉真法师讲佛学，都是一种极大的享受。他的学员们都是社会上的成功人士，对佛教不愿太深究。虽说他们多数是唯物主义者，可很多人生经历都验证了因果不虚。总之，是想受用现实的好处，又不想受到三皈八戒的约束。

有位学员请了一套《乾隆大藏经》，跟师父说，这也太多了，下辈子也读不完啊。师父回答，佛教的学问深，但道理很简单，一般的企业人士，记住六个字就可以了：心量、心态、心境。就是说：心量一定要打开，到了无所不容的时候，就没有是非你我了；心态要平和，如果认识到了世间万物都是虚幻的，就用不着拼命争取；至于心境，出离了世俗，境界自然高远。

有一位学佛的居士，对心量问题体会很深。她曾在一家银行的总行工作，陪过三任行长去伦敦参加国际会议，说来也巧，每次都遇上了飞机晚点的情况。结果呢，这三位老大性格不同，表现方式不同，最后的结果也不同，仿佛真的有一只命运之手在后面操控。

第一位行长很老派，仿佛没有晚点这回事似的，自顾自地看书读报，表现得极为淡定，还不时安慰下属不要着急。第二位名声极显，虽然平时很和蔼，但也是不怒自威的型。这次可能是国内有急事，他表现得很急躁，不仅指责下属们办事不力，还给大使馆打电话，发了通脾气。第三位行长是个实务主义者，他拿起电话开起了办公会议，无论是周围的人，还是国内办公厅人员，全都为晚点这事一起忙乱，想尽了能想到的所有办法，还是于事无补。但他本人倒没有真为这事上火，可能

只是觉得，遇到了问题，一定要解决才是。

时间是最好的天平，第一位老行长早早退休，从不参加各种会议，不愿给别人添麻烦，过得很安详；第二位行长很快成为封疆大吏，官儿越做越大，官场上人见人怕；至于第三位，还没离任呢，就被查办，判了十多年的徒刑，出来后打球写诗，过得也算逍遥自在。

为人处事，性格决定了风格。居士朋友经常挂在嘴边的老领导我知道，指的仅仅是第一位行长。惠普号称可以检验出掉进游泳池的一滴墨水，可是，如果是掉进大海里的呢？

由此可见，肚量才是领导力的基础，再加上一点儿虚怀若谷，就很难不受欢迎了，当然了，有深厚的背景就更好了。

井冈山的女婿

2011年，陈东升家族以147亿资产位列湖北首富，引起不少家乡人的惊诧，因为他们在省内确实没有多少炫目的资产，不过圈子里并不以为然，因为这个数额根本代表不了其真正的实力。于1992年下海的陈东升，一出手就锁定了拍卖行、快运和人寿保险三大行业，由上而下地精心布牌，执牛耳在手多年。当时，陈做过一段总结：

“个体户时期，发财靠胆子；双轨制年代，赚钱靠路子；进入九十年代，做局要靠脑子。”

陈东升生于1957年，兄弟三人中排行第二，老爸陈万林是李先念旧部，解放后落户湖北天门，娶妻生子。陈东升小时候安静聪明，1979年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，开始结识一干同学精英。据说，他还牵头搞了个“蟾蜍社”，声称不想吃天鹅肉的不准加入，宣言里讲：“将来武大能出什么大人物，也就看我们几个人了。”果不其然，田源创建了中期公司和物美商城，毛振华雄踞中诚信，而陈的旗下有嘉德、泰康，世称“三剑客”。

大学毕业后，陈东升在外贸部研究所坐了五年冷板凳，又在国务院经济中心干了五年，时任《管理世界》杂志副总编，正规的副局级，期间仿效世界五百强的模式，搞了中国五百强企业评选活动，结交了大批实力人物，为自己下海积累了可贵的人脉。小平南巡以后，本已灰心的大批研究精英乘运而起，义无反顾地投身了商海。

眼界决定起点，这话是有道理的。三剑客认为，美国的今天就是中

国的明天，与其绞尽脑汁牟取小利，不若占领制高点，直接开启一个行业。于是，田源瞄上了期货行业，毛振华干起信用评估，陈东升则盯上了索斯比拍卖、友邦保险和日本宅急送三家顶尖企业，先后在1993年、1994年和1996年成立了嘉德拍卖行、双臣快运和泰康人寿保险三个山寨版公司。

当时，成立拍卖行需要文化部的行业审批，陈东升以部里某下属企业的名义申报，很快绕过了政策壁垒；同时聘用了背景极为深厚的王雁南女士主持工作；而后俩人率队去香港、纽约等地参加各类拍卖会，拍摄了大量的细节和场景，这些照片后来都成了嘉德的培训资料。拍卖行获取的不只是拍卖收入，而是权威性和宝贵的人脉。

同样在创办泰康的五年里，陈东升走访了21家顶尖保险集团，对它们进行了全方位的模仿，关注的点甚至包括饮水机的牌子，还记得“左眼看平安、右眼看友邦，两只眼睛看世界”这样的口号。陈在大会小会上反反复复地强调一句话：“最好的创新就是率先模仿。”并用双手比划着：“我们就是要找最好的葫芦，来画最好的瓢。”在采访中，他并不忌讳自己被媒体称作“陈抄抄”。

双臣快运公司是陈东升和弟弟陈平各出50万成立的，大哥陈显宝后来也参与管理，多年来一直由陈平打理，到了2007年，营业额达到13亿元人民币，坐定行尊位置。改名宅急送后，陈平的股权比例降为14%，而陈东升始终坚持不被稀释，矛盾渐起，老三索性自立门户，用变现的2700万二次创业，结果举步维艰。2012年3月1日，经过严格尽职调查的宅急送正式通知星辰急便：无法收购。陈平此时仰天长叹：“我已经彻底绝望了。”

成功的男人背后到底有几个女人？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。陈东升的

结发妻子陆昂，与其同为董辅弼老师的博士，智商情商自不必说；秘书孔冬梅是毛主席的亲外孙女，同样相伴16年，据说已有三名子女。媒体报道，2012年10月4日，陈东升陪岳母李敏、妻子孔冬梅及子女，回贺子珍的吉安老家，捐款1000万元人民币，受到了市委书记等的热情接待。谈话中，泰康人寿陈董事长自称：

“我是井冈山的女婿。”

亮色

苹果iPhone3上市前，乔布斯手里拿着一款最终的样机，突然往地上一扔，结果发现有部件受损，便冷冷地说：“一周后，我要摔不坏的苹果手机。”整个团队像一台高密的机器一样运转起来了，而所有的组配都压到了深圳富士康。苹果公司负责人在现场，看到成千上万的工人走出宿舍，像战士一样奔赴前线，一台台手机流水般的生产了出来，他紧握负责人的手说：“没有富士康，就没有我们苹果。”

老板郭台铭曾对媒体说，富士康的寓意为“富士而康”，就是帮助千千万万的人富裕安康。他号称业界的成吉思汗，掌控的鸿海集团为台湾第一，自己更以55亿美元，几次获得台湾首富称号。

郭台铭祖籍山西省晋城泽州，据说也是从洪武年洪洞大槐树迁过去的，1950年10月8日出生于台北县板桥市，是家中长子。16岁进入海事学校读书，靠半工半读完成学业。在服完兵役后，做了航运公司业务员。这位晋商后代十分勤勉，信奉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他说：“每一只公鸡，都以为太阳是它叫出来的。”

作为一名乡村来的穷小子，郭台铭创业的同时，苦苦追求富家美女林淑如，五年后得以完婚，儿子出生后，一度买不起奶粉，用米汤来代替，但妻子毫无怨言，还跟父母借来70万新台币，帮助他控股鸿海公司，从此时来运转，生产电视机按钮、模具、电镀和冲压等工业产品，到1985年，进军美国，打造起了“连接器王国”。

有了第一桶金，好多人喜欢进入热门行业捞热钱，郭台铭却头脑清

醒，始终坚持走自己的产品路线。在地产热、股票热和矿产热的几波大潮中，他真的错过了不少的商机，还得罪了一些热心人，郭台铭宁可当面致歉，说自己“不熟的不做”。

1988年，富士康在深圳开办只有百来人的工厂，后来在国内建了40多家，最大的龙华基地，号称拥有员工42万人，这是一座城中之城。例如，中央大厨房可以满足周围11家餐厅5万人就餐，每天消耗的食材为大米40吨、肉20吨、面粉10吨、油500桶。在几十座宏大的厂房里，无数的产品每分每秒地被生产和组装出来。

这是一个现代版的摩登时代，从孙丹勇在2009年7月16日凌晨3点33分52秒的惊险一跃，接连发生了富士康自杀的13连跳。这让郭台铭很郁闷，也很痛苦，但又能如何呢？郭这个人敢想敢干，快意恩仇，他喜欢纯白或纯黑，或黄或红，只要“亮色”，而不发灰，这是他成功的倚仗，也是最受到诟病的地方。

2005年3月12日，身患绝症的发妻离世，郭台铭万分痛苦，这以前，他从未发生过一次绯闻。2007年的尾牙大会上，主持人林志玲问他的最爱是不是公司？郭台铭说：“是的，但我的真爱必须有个玲字。”由此引出了港台双玲争霸的传闻，不过，郭解释说，指的是女儿郭晓玲。后来，郭台铭娶了舞蹈老师狗狗，又生了一女一儿。

当过排长的郭台铭，十分注重行动力，他的办公室备有三个白报纸架，忽有所感，随时可以白纸黑字。在美国那几年，郭台铭喜欢带女儿去黄石公园喂鸽子，忽然有一次被禁止了，管理员说，因为喂得多了，鸽子失去了觅食能力，去年大雪后几乎死光。由此，他得出了自己最重要的管理理念：

“竞争的环境，是最重要的。”

影帝的幽默

最近，我听到一件蛮有趣的事。某电视剧明星把宝马车停在路边，接一个重要电话，忽然有一位老大爷骑车经过，不小心刮到了他的车灯。眼见对方没事人似的，往前照骑不误。他心里有点儿上火，推门出来喊道：“哎，大爷别走啊，您刮着我车了！”大爷一听，推车就过来了，说道：“小伙子，你要想说道说道，我可就躺下了。”明星顿时吓着了，拱手说：“得了，我的亲大爷！这不是闹着玩吗，您慢走，您慢走。”

演艺圈的人是真不容易，凡事都得靠自己，靠的是嘴甜、腿勤、眼光毒，当然要是混到了一二线，也不是一般人能惹得起的。他们在公开场合很少讽刺人，而在小圈子里，几乎个个都是毒舌。黄渤总拿自己开涮，但朋友们可不敢，媒体有一回问他，最近是不是整容了？

他不好急眼，自嘲说：“就现在这模样都整过容了，那医院得赔我多少钱啊！”

我们那代人都喜欢发哥，记得他唱过一首《叉烧包》，特别搞笑。我有些不明白，他为什么演不好喜剧片，非得装枪神或者装傻，其实他的喜剧细胞一点儿也不比周星驰少。媒体老问发哥，为什么走哪儿都带着发嫂。发哥解释，拍戏太久了，不愿意再把夫人一个人扔给向日葵，还说：“别看我们成天在一起，我照样夜里会梦到她。”记者赶紧称赞他们昼夜相随的伟大爱情，发哥却一笑：“不过到这种时候，我总会被吓醒。”

讲实在话，这十来年发哥主演的电影票房虽多不如预期，但人缘那

是真好，在记者面前笑咪咪的，而且有问必答，想要抓点儿什么把柄，门儿也没有。有人问，如何看待张曼玉的新恋情，发哥单拳一握，说道：“爱！继续爱！”还有不懂事的，问发嫂小产的事，他照样不生气，笑着回答：“我要学成龙大哥，NEXT!”

我最近看到一个幽默故事，深深为之叹服。在一个慈善晚会上，80多岁的巴基斯坦影帝雷利拄着拐杖，走上台来坐好。主持人开口问道：“您老经常去看医生吗？”雷利答道：“是的，常去看。”主持人接着又问：“为什么？”他悠悠地回答：“因为病人必须常去看医生，医生才能活下去。”

等到掌声停歇，主持人接着问：“您会请教医院的药师，问一些有关药物的服用方法吗？”雷利回答：“当然，因为他们也得赚钱，也要活下去。”台下又是掌声如雷。再问：“那您常吃药吗？”影帝说：“不、不、不，我经常把药扔掉。因为我也要活下去。”

这下子台上台下都笑得失控了。主持人强忍着笑，鞠躬说：“谢谢您今天接受我的访问！”老影帝再次淡然一笑：

“别客气，我知道你也要活下去。”

揽财上身

在企业家群体中，有几个年份出生的人显得很多：1955年、1963年、1971年。1955年属羊，在大型国企较多；1963年属兔，赶上了改革开放所有的好事，已成为社会中坚力量；1971年属猪，多走曲线救国路线，出了很多IT界大佬。他们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，也不乏白手起家者，尤其是具有经商传统的江浙人士，在市场上呼风唤雨，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，蒋锡培就是其中一个很典型的例子。

1963年4月29日，蒋锡培出生于江苏宜兴洋埭村，家中六个孩子，那时很穷，孩子们每天盼望的就是吃上一顿饱饭。由于农村教育条件不好，蒋锡培在1980年高考落了榜，为了不给家人添麻烦，他去杭州跟二哥学习修理钟表。那是很细致的技术活，别人一年才能出徒，他不到俩两个月就学会了，然后自己开店，一年就挣了5万元，连着五年，差不多赚得30万，那可是万元户里的万元户。

好的商人都有个特点，就是不满足于现状，敢于挣大钱。蒋锡培在1986年回到老家，办了一家仪表厂，为钟表生产发条，可惜质量不过关，赔光了所以所有的钱不说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不过贵人又出现了，这回是大哥，当时在上海做电缆厂做驻上海业务员，告诉四弟说：赶快去找电缆，拿到上海就能卖，利润可观。

当时各地在公路上设了很多路卡，偷运电缆比海上走私还困难，一旦被查到，不仅没收货，还要罚款，好在蒋锡培智勇双全，像游击队长一样，多次突破封锁，不过也有差点送命的时候，有一回车辆一路上坏了20多次，那种苦不是一般人能受的。再次完成了资本积累，蒋锡培在

1990年2月，与28位亲朋好友，创办了范道电工塑料厂，即远东集团的前身。

在种种困境中，企业逐渐做大，但始终摆脱不了体制、资金等因素。1997年4月，远东引入华能集团等四大国企，进行股份制改造，抓住国家大规模电网改造的时机，一举成为国内电缆业的巨头。期间，一是引进大国企的技术力量，二是争取政府优惠政策，三是回购集团内部的股权，规范化经营的同时，实现对企业的彻底控制，蒋锡培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电缆大王。

2001年远东集团成为三普药业的控制人，利用上市公司的资源向金融和证券领域大举进军，包括入股四化联合等私募基金，以及上百亿的复合材料合资项目。这时，远东的发展模式为“主业+基金”，蒋锡培本人名利双收，担任国家工商联副主席等名目繁多的职务。

在中国，政商关系非常复杂扭曲，有点像情人，可以蜜里调油，又能随时翻脸，冯仑说过：靠山可不容易找，当你越靠越热乎的时候，他可能忽然成了火山。蒋锡培从钟表工一步步上位，对个中三味体会良深。他与时俱进，为公司设立了各种制度和规定，比如在医药市场上，保护对方，其实就是保护自己。他举例子说：

像送礼这种事，一是不要让自己的老婆知道，万一出了事，她不举报也是罪过；二是不要让对方的老婆知道，本来是帮忙感恩的事，何苦把人家给害了呢？

蒋锡培夫妻感情极好，夫人叫陈晓芬，非常贤惠能干，创业初期在公司担任会计，后来在集团任资金管理部部长。同时，这么一大家子，乱七八糟的事都由她操办，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喜欢与她打交道，还给老

蒋生了二两个儿子，都很有出息，不仅孝顺而还很懂事。有时出差，老俩口临睡前也要通个电话，蒋锡培说：

“在家早起洗漱，每一次都是牙膏挤好了的，如果哪天没挤，我就知道，哈哈，老婆大人不开心了。”

最佳拍档

面对亘古最大的商业机缘，最近二十年，江湖中国好汉辈出，开山立寨的数不胜数，真正值得称道的却也不多，倒是有一种“北万通、南复星”的说法。万通六龙依次为：冯仑、王功权、潘石屹、易小迪、刘军和王启富，功成名就过程中开始散伙，各自立下万通、SOHO、阳光100等山头；复星五虎是：郭广昌、梁信军、汪群斌、范伟、谈剑，作为复旦同窗，始终不离不弃，创下复星集团一个偌大的商业王国。

也有人坚持“南携程”的说法，指的是携程四君子：季琦、梁建章、沈南鹏、范敏，扬名立腕的是携程、如家、汉庭几大品牌。四人均为六零后，最大相差不过4岁，而且都是江南子弟，其中三人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校友。另一位梁建章就读于复旦大学第一届少年班，13岁就能用编出写诗的程序，以此获得了全国首届电脑程序设计大赛的金奖，毕业后去美国发展，1997年回国任Oracle的中国区技术总监，被铁哥们马云推许为“天才”。

九十年代末，互联网浪潮汹涌，梁建章早就坐不住了，挖空心思地琢磨与之相关的产业：图书、游戏、门户网站。在一次简单的午餐上，他与自己做企业的季琦、在德意志银行做董事的沈南鹏，忽然撞出了思想火花，不仅决定联手创业，而且还选择了传统的旅游市场。对梁才子来说，一份“携程网站”的商业计划书太小菜一碟了，一个晚上就搞掂。

很快，他们拉来了在上海旅行社当老总的女校友范敏共同创业。

那是互联网黄金时代，IDG的章苏阳去看了一趟，就回去研究了，凭着对团队和市场的直觉认识，砸下了第一笔资金，第二、第三轮也很顺利，软银与凯雷迅速跟进，扔进去了1800万美元。三大巨头什么影响力啊，等到2001年10月份扭亏为盈后，上市已是指日可待了，果然在2003年12月9日，携程网在纳斯达克挂牌，募集了7560万美元，战略投资人眉开眼笑不说，哥四个也成了亿万富翁。

进入酒店行业之后，季琦发现，价位在150——200元的经济连锁店生意格外地火，四人一商量，凭借携程网的销售网络优势，索性再玩一把。2002年6月，携程与首旅集团合作了如家，眼见渐成燎原之势，IDG等投行再次加磅，并于2006年10月26日推动如家上市，四个40岁上下的年轻人连续两次登陆纳斯达克，轻易地像国家跳水队那样拿到了金牌。

对于四君子的合作关系，一直负责具体事务的范敏有过描述：“这就像盖楼，季琦有激情，能疏通关系，他去拿批文，搞来土地；沈南鹏精于融资，他去找钱；梁建章懂IT，能发掘业务模式，他定出大楼的框架；而我来自旅游业，善于搅拌水泥和沙子，制成混凝土去填充这个框架。”

范敏在2006年接过携程CEO，专心于此；季琦又瞄上了商务酒店市场，照猫画虎地独自去打拼汉庭连锁品牌，首轮跟风的风投多达五家，当然还有IDG；沈南鹏旧情难忘，干回了金融老本行，与张帆在2005年8月，创建了红杉投资中国基金；梁建章为了补偿自己，在如家上市前，就卸任去美国度假游学去也，谈及原因，有次跟朋友说：

“我一直没怎么玩过，连金庸都没看过。”

抵押贷款的学问

春天的一个周末，我参加了一位朋友组织的party，参会者有400多人，多数是演艺界的，主题是朋友儿子的电影发布。那孩子是第一个拿到跑道赛车冠军的华人，成长的故事非常励志，当然他老爸也没少花钱，据说有一两个亿了。我喜欢这一类的朋友，不仅有专业，同时还有点儿幽默感。

成功人士都有一技之长，分享他们的体验，通常都是很愉悦的。不过，他们的专业水平到底有多高，是很难判断的，一般要看他们在圈里的地位。我还有个小经验，看他们敢不敢调侃自己的专业。那些满嘴专业名词又一本正经的家伙，往往水平不怎么样，而谈笑之间一语中的，把复杂的事情讲得清清楚楚的，才是厉害人物。

比如在课堂上，一位经济学教授讲课，很形象地说：“什么是第一产业？喂牛，养羊；什么是第二产业？杀牛，宰羊；什么是第三产业？吃牛肉、喝羊汤。”在一片笑声中，学生们一下子便明白了产业分类。”

同样地，买东西可也是大有学问的。例如逛超市，最佳时间是晚上关门前，因为有很多物品降价销售，尤其是蔬菜。而同样的时间，去农贸市场却不划算，那些小贩很能抓住人们的心理，往往在这个时候搞些短斤缺两的伎俩，反正客人急着买东西回家准备晚餐。所以，早上去市场最好，不仅可以随便挑，还有开市大吉的优惠。

美国的一堂讲投资银行知识的课，老师举了一个有关超市的例子。在超市的水果区，往往摆有很多果盘，有绿的猕猴桃、红的西瓜、黄的菠萝以及紫的葡萄，不仅赏心悦目，价格还便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用

烂水果拼出来的。老师说，这个道理和投行是一样的，没有绝对好的企业，只有包装好的企业。

我听过一个抵押贷款的故事，非常喜欢，在这里与大家共享。某富豪开一辆劳斯莱斯，去了华尔街一家银行，很快办理了10000美元的贷款，抵押物是停在门口的汽车。半个月后，他从欧洲旅行归来，还回了贷款，支付了30美元的利息。将车从地下车库开走时，工作人员疑惑地问：“先生，您这么有钱，为什么还要贷款呢？”富豪微微一笑：“我给您30元，您能在华尔街找到一家存放15天的停车场吗？”

碰钉子

在世人眼里，财富总有些命运色彩，或得或失，伴之相生的是一出人间悲喜剧。有句老话是不会错的，叫做叫作和气生财，与生意伙伴得和，团队得和，最重要的还是家庭和睦，因为那里是最后安心的地方。富豪们家庭生活一般有几种：老夫前台、老妻后院的；夫妻联合的；还有再娶个明星，或相夫教子、或交际游玩。

互联网好比渔夫从瓶子里释放出来的魔鬼，其模式是先烧钱、再赚钱，一个魔鬼叫投行，看准了就大把给钱，推上市后，赚取数倍回报；另一位魔鬼叫创业团队，起点是创意，拉杆子干起来后，寻求投行支持，等到盈利了或市场份额达到，就上市发行，股份变成股票，一夜之间暴富，比如华谊兄弟。

在国内视频市场上，一直是土豆与优酷捉对厮杀，就在土豆网万事俱备只待东风之际，创始人王微的后院突然起火，其前妻上海主播杨蕾要求分割38%的股权，一番纠缠以后，王微付出了700万美元分手费，这时再抬头一望，优酷网已经在2010年12月8日于纽交所挂牌，股价大涨161%，市值30多亿美元；等王微收拾起心情，好不容易在2011年8月17日也上市了，却赶上市场变冷，股价下跌不说，市值仅7亿多美元。

感情的失落，加上实力的差距，被称为文艺青年的王微已无心恋战，2012年3月12日优酷公司和土豆公司宣布以100%换股的方式合并，双方股份分别为：71.5%、28.5%。王微退出管理层，不久搞了家动画电影工作室，而优酷老板古永锵一统视频江湖后，已经有了与老东家新浪叫板的资格。

1966年8月，古永锵出生于香港中产家庭，父亲是土木工程师。十四岁时，他被送去澳大利亚的某小镇上读书，后来他形容当时的心情，就像是一个从未游过泳的人，被直接扔到了深水区。五年后，古永锵去加州伯克利读书，然后在美国工作，1994年被富国集团派到中国做风投。有一次，在北京国际大饭店一楼咖啡厅，他和搜狐张朝阳谈投资的事，最后的结果是，张说：“我不要你们投资了，你干脆来我们公司，帮我做融资吧。”

在搜狐期间，古永锵大展拳脚，内物务外交一把抓，收购融资全来了，很快做到了集团总裁。2004年11月，古永锵宣布离开搜狐，理由有三：陪太太读书；身体太累；独立找个创业环境。生性乐观外向的老古属马，张朝阳比他大二岁属龙，所以张古时代的搜狐是龙马精神，而独立运作时，古永锵只能一马当先。

逛了一大圈以后，古永锵重出江湖，在2005年11月创办合一网络，他非常喜欢这两个字，拆开看正好“一人一口”。公司文化开放平等，不仅有水果吃，周五还请专业按摩师来服务，而且所以所有人都有期权，包括前台在内。2006年底，优酷网正式上线，炒作各种热点新闻，像张钰事件、最牛钉子户等。融资本是他的本行，等到公司业绩出来了，上市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。

古永锵平时总是面带微笑，而且智商情商都极高。据说有一次天气奇热，他和唐骏一起做节目，讲话时手势有力而多感，只有摄影师们才明了：古总是在轰几只苍蝇，电视观众是看不出来的。四十多岁时，古永锵得了儿子，欢喜的得要命，在孩子醒得时候，他都不工作，周六周日也呆在家里。对于成功，他是这么解释的：

“那是因为我以前碰的钉子比别人多，所以通常知道钉子在哪里

方。

我对上帝的第二次见证

读研究生二年级时，我曾陷入过一段困惑：同宿舍的北大理科生三天读完的英文著作，我要花费大半个月时间不说，理解程度还远逊于他们。那些数学公式和推导，实在是太令人困扰，让我不禁怀疑自己：我还能搞经济学吗？偶然一次，我读到了数量所杨小凯师兄的文章，谈他是怎么一步步学习和理解西方经济学的，顿有醍醐灌顶之感。

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，再到制度经济学派和货币主义，分析工具越来越新，但这并不代表人们对经济现象的理解越来越深。我曾与大培师兄交流过这些困惑，他非常理解，但告诉我数学必须学好，他本人就是自学的。而且，为了更好地把握弗莱堡学派，他同时还修学了德文。我对此深为叹服，师兄却说：“小凯才是英雄啊！”

杨小凯生于1948年10月6日，是某省委领导的孩子。1967年他曾因路见不平，在看守所被监禁两个月，出来后写出了著名的《中国向何处去？》，捅了“文革”中央的马蜂窝。好在他根红苗正！他在监狱里师从了几十位教授专家，记了近50本厚厚的笔记。十年后出狱，去清华大学学了数学专业，后来考到社科院研究生院。

邹至庄算是杨小凯的贵人，1983年推荐他去普林斯顿大学读经济学博士，然后在台湾、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地教学游历，正式登上了经济学的国际舞台。张五常固然独树一帜，杨小凯却是把制度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结合得最好的一位。前者可以让科斯去诺贝尔奖授奖仪式讲话中大加赞誉，后者获得过两次提名，都是华人的大骄傲啊！

2004年7月7日，杨小凯因患肺癌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家中去世，享

年56岁。在这之前，他是以抗癌英雄著称的，其乐观的精神和勇气感染了很多。我非常推崇他在去世前不久写过的那篇《我对上帝的第二次见证》，思想境界早已超越了经济学领域，代表了他人生最高的感悟。

第一次感悟在2002年2月，是杨小凯受洗的日子。那时候，他还是一位历史唯物主义者，千方百计地证明上帝的存在，研究基督教对经济要素的各种影响，为证明这一观点还采用了回归分析方法。俗话说，大病出智者，这话有几分道理。杨小凯病后越来越感到人力的有限性，认识到譬如知识就是力量等口号，有时不仅片面，某种程度上甚至还有危害性。

《圣经》里说：“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人若爱世界,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了。”因为世界上的事都充满了欲望，都不是天父给的，而是从世界里来的。这位经济学者最后的感悟，对世人来说弥足珍贵，难道我们追求利益的动机和结果都是不善的吗？

杨小凯的意思是：

上帝创造出世界，不是让人们享受欲望，而是去超越它们。

“再造一个中国”

在20世纪80年代体改的圈子里，邓英淘是很特殊的一个。他其貌不扬，又不显山露水，即使开会，也不是据理力争的那种，但他坚持的东西往往都是对的，因为他是看得长远又意志坚定之辈。我和他没什么接触，那时候姚刚带领我们体改所桥牌队，邓是农发所的领队，这两人水平差不多，我们两个队水平也差不多。他们俩是铁哥们，我们两家单位也跟兄弟部门似的。

邓英淘是湖南桂东人，生于1952年9月，父亲是邓力群。他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，专业是计量经济学，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，因为一般研究经济的人数学都不好，而数学好的人往往没有经济的情商。他当时顺水推舟，去了杜润生主持的农研中心农村发展研究所。

记得当时农发所有几员大将，如周其仁、杜英、白南生等，当然还包括邓英淘。我们那时小一辈，觉得他们那批老三届都是精英中的精英。邓英淘写过一本《走向现代化的抉择》，我是认真读过的，现在想起里面的微言大义来，发现都是真知灼见啊。可惜，研究被意外终止了。

三所一会成员在20世纪90年代纷纷下海，很快成为新的风云人物，亿万富翁都不知凡几。这时候很少听到邓英淘的消息，听说他先是研究中国的能源问题，跑了好多地方，从海南到新疆，从沿海到东北，像他这样搞实地考察和实证研究的经济学家，真还数不出几个来。

邓英淘认为，中国这样的大国，不可能沿袭西方的现代化道路。他

认为，新的发展方式和工业化之路要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，建立分布式能源体系，配合调水、西部大开发和就地城镇化，让大多数人都能现代化。后来，他再次升级研究，潜心探讨中国的水发展战略，提出要“再造一个中国”。

这个问题是由南水北调引起的，是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，后来陆续有三个方案：东线方案是利用京杭大运河，调水195亿立方米，需投资1300亿元，工期10年；中线方案是从汉江的丹江口水库，调水200亿立方米，挖一条1200多公里的输水干渠到北京，总投资要1700亿元以上，工期15年；西线方案是从长江上游调水195亿立方米，主体工程即需1500亿元，工期15年。

对比三个方案，邓英淘和水利部提出了新的南水北调思路，即溯天运河方案。他亲自带队，跋涉数万里，提出了从雅鲁藏布江调水入黄河的大西线构想，从而带动整个中西部的发展，所以方案的副标题就叫“再造一个中国”。这件事耗尽了他的心神，也拖垮了他的身体。

在经济学者中，邓英淘几乎没什么天敌，人缘极佳。他的同学吴稼祥刚入学时，在宿舍看到一个邋邋遢遢的家伙进来，就问“哪个省来的？”那人回答：“河南农村的。”后来他才知道，这位邓英淘是不折不扣的高干子弟，只不过从来没有架子而已。

十多年前，我去香港，在中间隔离地带，被一泡尿憋得够呛。这时听旁边几个人笑得十分开心爽朗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邓英淘和姚刚几个人，因为边上还有别的人，没敢上去打招呼。后来听说邓英淘在2012年去世了，享年才61岁，心里感伤莫名。他和我们所的张少杰都是不世的英才啊！把缅怀少杰师兄的几句话也送给我敬佩的英淘兄：

百战念未枯，

直透虚空骨。

驾鹤忍回首，

大道有前途。

第二章 文化圈

大师的个性

在北京念书那会儿，我特别爱串高校，虽说各校自有各校的好处，但最爱的还是北师大。那会儿去，找找老乡、踢踢足球，还有漂亮女生可以追，都是很惬意的事情。多少年过去了，我发现北大盖得乱七八糟，人大更是拥挤不堪，唯有北师大始终保有那股子纯真的校园味。他们的校长升任教育部长后，仍愿意住那儿，晚饭后，照例和老伴走圈散步，笑咪咪地与熟人打着招呼。

北师大前身是1902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，1952年后合并了天主教辅仁大学，历来牛人多多。记得八十年代初，一位老太太过马路被车撞了，司机开始还很嚣张，后来一听身份，立马被吓住了：李大钊的女儿。不过，公认的第一牛人是启功大师，这老头不光是身份地位高，主要是人好，和气善良不说，还特别地好玩儿。

我有位朋友小时候很淘气，属于爬树掏鸟、上房揭瓦那种的，有事没事就往启功先生家里跑，蹭吃蹭喝不说，还老拿字拿画，启老也无所谓，孩子高兴就成。后来说起来，朋友十分后悔，跟我说：“那些字画都是别人让我讨的，现在想要回一幅两幅的，门都没有了。那时，老头想教我写字，我贪玩没坚持住，唉，真是蠢啊！”

启功先生是雍正帝正宗的第八代孙，和多数龙子龙孙不同，他不姓

爱新觉罗，说那根本不是姓，是满清部落的称呼而已，就好像你叫李宏伟，住西直门，总不能在姓名上填写：西直门·李宏伟。所以，他介绍自己，从来都是：“姓启名功”。有一阵子，凡是写有“爱新觉罗·启功收”的邮件，他一律不开封，还回写了一句：“查无此人，敬请退回。”传达室说不对啊，明明就是你嘛，启功却说：“那你去北太平庄派出所查查，保证没有叫爱新觉罗·启功的。”

文革时期，北师大闹得很凶，红卫兵们到启功家里质问：“你家有什么封资修？”启功先生答道：“没有资，也没有修，只有封。”来的都是他中文系的学生，知道他与世无争，借机喝道：“好，那就封了吧！”结果这些封条保护了不少好东西。后来有人登门道歉，先生哈哈一笑：“那个时候好比在演戏，让你唱诸葛亮，让我唱马谡，戏唱完了、就过去了。”

师大历届领导对启功先生都是十分敬重的，见面都是一口一个先生叫着，有时还征求他的意见。一次，就发展某教授入党问题前来征询，启老知道此人有欺上瞒下的毛病，答道：“本来一棵树上，好好呆着几只鸟，这时从别地儿，忽地飞来一只鸟，结果树上不见得多只鸟，而可能是所有鸟都飞走了。”那位领导笑笑便走了。

另有一回，许多人竞聘一个重要岗位，校方非让他推荐，启功先生当然不想涉入是非，用开玩笑的口吻说：“不如抓阄。”人家说太儿戏了吧，他倒一本正经了，说道：“那怎么了？达赖和班禅选转世灵童，不都是通过金瓶掣签来决定的吗？”

1994年，韩国总统金泳三来华访问，提出想见启功先生半小时，先生托病不去，说法是：“大夫无朝外王之礼，何况我是个小老百姓。他虽是韩国大总统，但没有召见我的资格，我是中国百姓，也没有朝拜他

的理由，所以就不去了。”第二天，启功先生收到了一个花篮，上有金泳三的亲笔纸条：“祝先生早日康复！”钓鱼台来说：“韩国元首在养园斋用餐，那里有先生写的八扇屏风，他独自徘徊看了很久。”

有段时间，《东方之子》栏目组盯上启老了，老人家不爱抛头露面，拒绝道：“你们都播些大人物，像我这样的，最多算是东方之孙。”人家不好糊弄，愣把他给磨去了。晚年有些不开眼的人，利用某些商业场合，想霸王硬上弓，把纸墨笔砚都给布陈好了。启老断然拒绝：“您要是准备一口棺材，我也得往里跳吗？”

启功先生胸有万象，对生死看得很开，曾为长江边上的丰都鬼城赋诗一首：“昔有见鬼者，自言不畏蒺，向他摆事实，向他讲道理，你是明日我，我是昨日你，鬼心大悦服，彼此皆欢喜。”启老是2005年6月30日去世的，享年93岁，墓志铭是他自己写的，那是1975年，老伴章宝琛女士刚刚病逝，在过66岁生日时，有感而发：

“中学生，副教授。博不精，专不透。名虽扬，实不够。高不成，低不就。

瘫趋左，派曾右。面微圆，皮欠厚。妻已亡，并无后。丧犹新，病照旧。

六十六，非不寿。八宝山，渐相凑。计平生，谥曰陋。身与名，一齐臭。”

怎么活到100岁

2014年1月7日，娱乐大亨邵逸夫在家中安详离世，享年107岁，这个年纪甚至高过106岁往生的弘法寺本焕长老。出家人清心寡欲，长寿者比比皆是；可富豪们一般都声色犬马，也这么长寿，难道靠的是钱吗？答案很出乎意外，邵先生讲究养生，每天坚持练气功，一周最少运动四次以上。

其实，很多富豪皆是如此。李嘉诚、何鸿燊、默多克等人，早餐离不开水果，晚餐大都是粗粮，而且始终保持游泳和打高尔夫的习惯。可见，长寿的真正秘诀还是“管住嘴、迈开腿”的老话，与心态相关，与金钱关系不大，我尤其推崇的是陈立夫先生的养生之道。

陈立夫先生做过蒋介石的秘书，鞍前马后多年，最后拿了5万美金去美国养鸡。辞行时，蒋公不在，宋美玲送了他本《圣经》，劝导他睁开点儿，心中要有主。陈立夫指了指墙上挂着的蒋公画像，叹息道：

“夫人，那活着的上帝都不信任我，何况耶稣。”

弹指之间，陈立夫和孙禄卿夫妇在美国已经生活多年，虽不在官场打滚，却也经历了许多事情。1990年8月27日，夫妻合办九十大寿，面对满堂宾客，陈先生向大家介绍了养生的“四老”原则：“老健、老伴、老友、老本。”意思是说：人老了，首要的是健康，别给人添麻烦；其次呢，生活是很琐碎的，得有位好伴侣；再次呢，为了能交流情感，一群道义之交必不可少的；最后，过日子需要一定的积蓄，但财富必须本着“取之有道、用之有度”的原则。

立夫先生患有糖尿病，还做过外科手术，加上长期过度工作，身体并不算好。眼见活到了一百岁，应多方邀请，老人家写了一篇《我怎么会活到100岁》的文章，很客观地把自己关于养生的经验和看法，系统地梳理了一遍。

他认为，人的长寿分为先天禀赋与后天保养两种情况。先天禀赋是遗传的，比如陈先生自己：能熟睡、脾气好、记忆力强、有恒心，这四种性格对健康都是有好处的；而后天保养在于培养好的生活习惯，也就是长期以来形成的那些好习惯。他将这些习惯进行了归纳总结，得出了七大养生原则：

- 1.养身在动、养心在静；
- 2.饮食有节、起居有时；
- 3.多吃果菜、少食肉类；
- 4.物熟始食、水沸才饮；
- 5.头部宜凉、足部宜热；
- 6.知足常乐、随遇而安；
- 7.减少俗务、寻求安宁。

立夫老人晚年以读书和写书为主要精神寄托，大力向社会倡导国学与科学。他一生共编了70本书、写了30本书、译了15本书，即使如此，仍觉得留有遗憾。有一次，他和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谈话，对方说到两位过世的伟人经常熬夜的问题，他微微摇头道：

“不好、不好，昼夜颠倒，有违天地正气。虽不碍寿，但伤肾伤情……”

角儿靠帮衬

前几天，袁阔成与世长辞了，引起很多人的追思。在新派艺术家麻烦频频的时刻，老一代已经悄悄地谢幕了，袁先生拉弓搭箭式的评书卖相，终成一代绝响。且不问本山去哪儿了？德刚怎么了？传统艺术里，一个名角儿究竟如何成就？这里固然有与时俱进的因素，也离不开行业文化之规范。

作为一代宗师，侯宝林对角儿有着独特的理解，一是有吃苦的过程；二是得到观众的承认。侯先生4岁从天津来北京，养父是贝勒府的一个厨师，打杂、烧水、看孩子什么都干，看人眼色更是基本功。那时候学艺，半偷半学，从京剧到相声，能吃的苦一样都没少过。

练就了绝活，还要等观众的承认，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黑白两道、三教九流，掌声与拳头、鲜花与泪水，从来都是相生相伴的。除了在段子上下功夫，侯先生的特点是语言尽量诙谐，表情却要淡然，他说：“想要逗乐别人，自己绝不能笑场。”

成名容易，做名人更难。侯宝林先生成了大轴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自己的班底，所谓四梁八柱。这有点像短板理论，一个成功的名角儿，必须有最长的板子，但周围那块板子也不能太短喽。比如，有的惹不起黑道，有的受制于意识形态，有的内部管理松散，有的口碑不好。而侯先生总能把握得很好。

个中秘诀是什么呢？就是适度。不高不低、不左不右，巧妙维系着一种平衡。而平衡是动态的，只做老好人，也是不够的。侯先生很喜欢

宋世雄的解说，两人有点忘年交，还送过一个条幅：“恰到好处，留有余地，宁可不够，不要过头。”

艺人的两大毛病是：贪财与好色。成名以后，不懂得爱惜羽毛，容易忘乎所以。一提钱，什么故旧、恩人、领导全忘了，以为过去帮自己不够，现在跑来借光。其实，谁成为角儿都是因缘和合的结果，是一种运势和气场，运在，势在；运消，势消。

洁身自好也很重要。艺术圈的有些美女不是省油的灯，历史复杂、关系更复杂，聪明人最好找个圈外的淑女交往或结婚。同时，尽量少应酬、多用功。侯宝林先生说：“酒喝头盅、茶喝二盏；日发千言、不损自伤。”连吃鱼，都讲究到：“春吃头、夏吃尾，一年四季吃划水。”

侯家是大家族，住过四合院，也住过木樨地24号楼，生活得很老派。媒体有过描述，说某女星与侯公子交往，分手后，想要回自己的车。老爷子听懂了弦外之音，随手一指道：“闺女，去那间屋，随便哪两样，每样都比您那奔驰值钱。”

归我儿时青石路

小时候，我有个小伙伴叫曲世汉，小名叫汉子，他们家闯关东比较晚，所以每年冬天，总有亲戚寄来地瓜干和炒花生。我的祖先也是山东老家，传到我这辈都十二代了，早就失去了联系，所以只能眼巴巴地看着。

汉子人如其名，憨直而仗义，从来与好朋友，都是见面分一半，这习惯直到现在还影响着我。吃的还是小事，每家过年都有压岁钱，他总能留下一点，拿着来找我，然后一起跑到东关上坎的新华书店。

新华书店是座几百年建筑，门板的漆面斑驳沧桑，记录着岁月的划痕。里面坐满了小孩子，拿出一两分钱，租小人书看。像我们这种常客，不必再看什么《草原英雄小姐妹》，破例在后面，看些文革前的连环画，诸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说岳全传》等。看完了不算，还得讲出来，我被一群前后院的小伙伴围着，重新享受那些英雄主义的高潮。后来，袁阔成、刘兰芳广播里开讲了，我的故事会便淡没了起来。

我们住的是一座明代的辽南古城，叫盖州镇，东西南北都建有长一公里的城墙，各有一座城门，四周围绕着护城河。满清末期，这里就没消停过，俄国人、日本人、伪满、国民党轮番祸祸，最后是共产党。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古城早已破旧不堪，域内遍布的森林也砍伐得面目全非。

镇里像新华书店这样的古旧建筑很多，不知是缺乏维修，还是消防部门的强力坚持，反正从我1980年读大学以后，寒暑假回来一次、古建

筑就少一回，再后来，基本上都扒光了。最可惜的那些城墙砖，每块重达10公斤，比美国历史长多了。

这两年，县城重新定位，怎么也找不准，四遭大城、码头林立，不说周边的大连、鞍山，连昔日的鲅鱼圈公社，都成了东北第二大港，咋找核心竞争力呢？这任的领导班子很有责任心，跑去找清华的校长帮忙，那人也是县城长大的，大概盛情难却，派了几个规划师，前后忙活了一阵子，结论是恢复古城原貌。

2015年春，家乡来人告诉我：第一笔钱5000万到位了，南城、东城的护城河道已经疏理如昔，几十年累积的垃圾挖出来，堆积如山。南城门保存完好，东、北两边也还凑付，可西城门早成了转盘广场，主要建筑云集于此，很难下手啊！据说，政府鼓励市民们捐交城砖，每块补贴个几十元，效果并不明显。

我读东关小学时，是紧邻的老爷庙，那时关公固然被除四旧了，但格局十分完整，古木森然、书声琅琅。就在一次回家，忽然发现被拆了，记得当时我愤怒得浑身发抖，大脑一片空白。陆续拆掉的还有：南关小学的娘娘庙、西关小学的城隍庙，以及财神庙、文庙、三江会馆等等，还好留了一座上帝庙。

为了在天安门看到烟筒林立，北京消失的庙宇何止千座？所以我并不奢求，一个县级政府能完全恢复明清古貌。我只是特别怀念，儿时光着脚，在雨中跑在粮站门前青石路上的感觉，这个梦想能让我的孙子实现吗？

眼睛长在屁股上

曾有篇报道说，一位大导演身价亿万，却十多年不肯回家看望母亲，对亲哥哥靠着一点微薄退休金度日的现状，也不闻不问。反过来，拍一部戏、睡一个大美女，而且一睡就红，可谓享尽了人间艳福。我对此颇生愤慨，在《空·地·海》诗集里，专门为此写了一首诗：

你是尺子，从不衡量自己，你说你伟大；

你是刀子，习惯砍向别人，你说你伟大；

你说秤子，只管别人轻重，你说你伟大；

你是儿子，多年不看妈妈，你说你.....伟大？

有次，一位法师为众人开示，讲到了一个例子，我觉得很有启发。他说，为什么玻璃可以看到外面？因为它是透明的，里外都一样。为什么镜子不行？因为它背面镀了一层金，所以，只能看见自己。这就是物质利益蒙蔽了人们的眼睛。现代社会物欲横流，倒也不奇怪，在古代也有这种己所不欲施于人的情况。

石屋清珙禅师为元代高僧，看到不少修行人都有“管不住自己，却要管别人”的毛病，便有劝解之心，他以裁缝师傅四处为人缝制衣服为题，做了一首《题裁缝》，用文精妙，别具匠心：

手携刀尺走诸方，线去针来日日忙。

量尽别人长与短，自家长短几曾量。

清珙禅师被称作“法海中透网金鳞”，对后世影响巨大，他的诗多描写山居情趣，收录于《石屋诗》。1352年，禅师患病已久，一天半夜忽然与众人诀别，弟子们请示如何办理后事，他当即吟出，这就是著名的《临终偈》：

青山不著臭尸骸，死了仍须掘地埋。

顾我也无三昧火，光前绝后一堆柴。

除了清珙禅师，拿针线说事的还有一位，就是破山海明禅师。那是清初，政府虽然大兴文字狱，但一直倡导佛教文化。成都一位高官听说，所有的西南丛林庙宇，莫不归服于海明禅师，有一天奔着双桂堂就去了。到了山门外，他看到一位老僧，穿着破破烂烂的百衲衣，正在补一件僧袍。

官员不识佛门规矩，大模大样地问：海明禅师是否在寺院中？老僧装作未听到一般，仍在一针一线地缝着。问了几遍都未见反应，官员便恼羞成怒起来，对着老僧一顿指责，然后才气犹未平地进去了。见到知

客僧，官员才知道，自家是有眼不识泰山，赶忙回去道歉。

好话说了再三，海明禅师终于抬起头来，举着手里的缝衣针，开口说了一首《题针》的偈子：

此针本是铁造成，一头尖来一头浑。

眼睛长在屁股上，只认衣冠不认人。

向毛主席回向

自从老板变成土豪以后，各地百姓开始编排起了他们，我们北京也是一样，记得网上给北京土豪总结了几大特征：从带金链子变成带佛珠；从喝白酒转变为喝红酒；从西装领带变为麻衣布鞋；从搓麻将改为打高尔夫；从开奔驰变为骑自行车；从环球旅行变成结伙辟谷；从投资夜总会变为投资拍电影；从狐朋狗友变为EMBA同学会。还有就是：从流里流气变成佛里佛气；从汉人变成藏人。

我对前面的不展开评论，至少觉得后边两条挺有趣的。这几年做房地产融资，发现那帮老板的办公室里都有佛堂，供的财神和金碧辉煌的一些圣物。发财是现今社会最主要的福报，地产老板们发心向佛，总是一件好事。我曾经问过其中的一位为什么？他说做地产肯定有过分的时候，多做做好事，不就两抵了吗？还问我对不对。我笑笑说，应该是一码归一码。

2013年秋天去北方，我在一位居士家的佛堂，遇到了一位藏区来的师父，挺平和的一位中年修士。我坐在他的对面，都盘着腿，一边喝着茶、一边聊天，因为以前在北京素食馆见过一次，所以都挺放松，展开了很多的话题。

我们先从汉藏两地的修行状况谈起，他很担忧末法时代的人心，说“闻思修”的重点还在于一个修字，而真修实证的佛弟子太少了，藏区少、汉地更少！一谈到修行，师父有些眉飞色舞，对他身边的同修证得佛果的殊胜事迹，连连发出赞叹。

藏地师父都是从小修行的，基本功非常好。每年都集中用功，把人往小屋里一锁，剩下的就是自己的事情了。当然这些有极严格的传承，更有上师的指引和护持。师父说家乡有位老妇人，有一天劈柴回来，休息时突然有所感悟，放下柴禾就跑去找自己的上师，那位上师哈哈大笑：“对啊！就是这么回事。”

师父对汉地弟子的用功还算满意，总的还是有点口头禅。他的态度是很严苛的，方法也比较简单，就是要持续地实修，一天两坐是最低的。实修为成佛之根本，像吃饭一样，心急是不行的，总要一口口地自己去吃。而开悟如同水是甜的一样，无法言宣，只有喝到了才知道什么是甜。

师父强调贪嗔痴慢疑是轮回的原力，五毒同时也是五佛，提法与禅宗的烦恼即菩提相似，还一带而过地提到了脉点等修行问题。宁玛派修行大圆满，传承悠久而完整，与禅宗的中观正见比较相近。但考虑到禅密的差异，我没好意思讨教更多的功法问题，其实自己还不具备那种资本。

世人都习惯称藏区的师父为活佛，即转世而来的修行人，认为他们都有着很高的慧根，不敢说藏地师父是贡高我慢，但确实存在这种情况。这位师父却完全不是这样，总称自己是个普通和尚，不时在谈话中提及：我们凡夫如何如何……，让我对他油然而升起敬意。他还说了一件事，当地有位上师在文革中获刑十多年，仍每天在狱中坚持修行不辍，做完功课，总不忘一件事：“向毛主席回向！”

对影自怜

古典小说中，《镜花缘》算是一个异数，故事从王母娘娘写到百花仙子，从武则天牵出书生唐敖，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下，介绍了三十多个国家的奇风异俗。作者李汝珍手法奇特、想象力曼妙，勾画了一出出光怪陆离的神奇之旅。如果说《西游记》是一部道家的童心之作，那么《镜花缘》就是佛家的出离风尘，而后者显然一直被低估了。

我是在大学才读这本书的，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？后来学习了一些佛学经典，才了解到：镜花，也叫镜华，是指古时的一种菱形花镜，北周时的庾信对其有过描述：“日光钗钏动，窗影镜花摇。”当然，最有名的还是唐代吴均的那首诗：

“镜中美女人如玉，

子瑜笑咏随风去。

弱冠同怀闻者怜，

智者归福终不虚。”

至于成语“镜花水月”，自有另外的出处。唐初有位裴休宰相，才学十分了得，曾写过这样一首诗：“龙潭形胜地，祖塔在云湄。浩劫有穷日，真风无坠时。岁华空自老，消息竟谁知。到此轻尘虑，功名自可

遗。”他同时也是著名的居士，善于写碑帖，同时代的米芾曾评价：“裴休率意写碑，乃有真趣，不陷丑怪。”

例如他写过的《唐赐紫方袍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》：“空门正辟，法宇方开，峥嵘栋梁，一旦而摧，水月镜像，无心去来，徒令后学，瞻仰徘徊。”一直流传后世，被佛家用来表达“无常”的观点，即人的一生是虚幻不实的，正如镜里花、水中月一般的不可把握。

裴休宿信佛教，曾随圭峰宗密禅师学习华严，好多著述，都邀请他撰序，如《圆觉经序》、《华严经法界序》、《禅源诸诠集都序》等，其中文字般若、笔法智慧。其子裴文德年轻时高中状元，他不愿儿子做翰林为官，而是送入佛门出家，并作了震铄古今的“警策箴”：

含悲送子入空门，朝夕应当种善根。

身眼莫随财色染，道心须向岁寒存。

看经念佛依师教，苦志明心报四恩。

他日忽然成大器，人间天上犹称尊。

作偈曰：“江南江北鹧鸪啼，送子忙忙出虎溪。行到水穷山尽处，自然得个转身时。”这段佳话的结局是，他的儿子正是金山寺的法海和尚，为禅宗开宗立派的祖师人物。后世把他写入了《白蛇传》，绝对是

以讹传讹的肆意歪曲，歌手龚琳娜夫妇更是受到了明贤法师等佛教人士的严厉批评。余波尚且如此，实在有必要正本清源。

在北大禅学社的中观课堂，明贤法师曾开示一种破虚的修行法门：修行者先要焚香沐浴，然后赤身裸体对一面镜子独自坐好，从头到脚的夸赞自己，找出所有的优点，连续七天七次；相反，如是批判自己，体无完肤的那种，也是七天七次。我虽然没有试过，据说此法完全可以破除我相。这正是：

人生究竟苦短，

对影何必自怜。

文化不文化

汤兄与我相知多年，他博士考试前我们在楼下遇到，不顾我的吃惊，笑咪咪地说：“征辉，没想到我考你们社科院吧。”他是五道口的，如果不是李扬导师的福威所至，还真请不动这种大神。哪怕在三年同窗期间，其实大家也是各忙各的，毕竟我们都是在读的博士。

有一天，汤兄忽然打电话过来，说是组织了一次古琴讲座，让感兴趣的师弟师妹们一起听听。那次我有急事没去成，回来后，那帮家伙向我汇报心得，一致认为自尊被打击了。某文学博士感慨：“听完以后，怎么感觉自己好像没文化似的。”这话弄得我哈哈大笑。

后来，盛情难却之下，我参加了好几次拍卖会和演奏会，看到摆在面前的国宝，真不敢下手去摸：哪一件都上千万人民币啊！后来，从古琴协会会长到演奏大师，甚至包括制作大师，纷纷登台献艺，令我这个井底之蛙，不住地感叹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。

我再去书店的时候，不自觉地买了几本古琴的书，算是偷偷地给自己充点儿电，免得在公开场合出丑。原本答应汤兄一起学古琴的，可惜天生摇滚的素质，实在难以闻弦歌而知雅意。看到他古琴弹得由像模像样到有板有眼，心里实在不乏羡慕嫉妒。

在雍和宫附近，有一家如是山房。所谓如是：或颦或笑，尽是真理的流露；亦琴亦茶，皆为还乡的坦途。所谓山房：山中草房。虽处闹市一隅，却是闹中取静的心灵隐修处。这里以古琴会友，时有来自京城各个角落的高人雅士，汤兄只是进步较快的一位。主持人为如山法师，有

韩国背景，在北大教书，一首古琴弹得四座皆寂，心井不波。

说起阐发古琴之风情，当属李白的《听蜀僧濬弹琴》：“蜀僧抱绿绮，西下峨眉峰。为我一挥手，如听万壑松。客心洗流水，余响入霜钟。不觉碧山暮，秋云暗几重。”若论境界之高远，还是王维的《酬张少府》：“晚年惟好静，万事不关心。自顾无长策，空知返旧林。松风吹解带，山月照弹琴。君问穷通理，渔歌入浦深。”

觉真法师非常喜爱中国传统文化，在讲经传道的时候，对这些典故信手拈来，无不贴切。一次，我问起了古琴等有关问题，师父叹息说，这些好的传承都被“文革”给中断了，真是可惜啊！然后老人家认真地说道：

“有生之年，应该学会运用一件乐器的。”

苦酒的成因

去年冬天，我从香港转到深圳，还没睡醒呢，就被朋友给敲醒了，然后坐着一辆车去了一家茶庄。那家茶庄很宽敞明亮，两面立着红木架子，放了几百个紫砂壶，按照工艺大师的名款排列，主人在一边介绍：“从清末到现在的名家，差不多都有收藏，有的还是代表作品。”我懂这些，看着旁边拍卖的价格，心想：这可值不少钱啊！

我们围坐在一张木桌周围，每个人面前放6个杯，代表6种不同的红酒，旁边还有个水杯和一瓶昆仑山矿泉水，座位下边则是一个水桶。按照主人的示范，我们喝一口，在嘴里充分地滋养品味，吐到桶里后，用笔在事先准备好的纸上，写出评价，然后用矿泉水漱口，再喝新的一杯，再给出新的评价。

差不多了，才把酒喝下去，6种都喝完之后，我感觉大家都有点儿晕。我品过两次红酒，但都没这儿正规，跟做了一次评委似的。我悄悄问一起来的朋友，这主儿干啥的？他也悄悄地说，香港两家上市公司的主席，同时也是大股东。事后说起那人的奋斗经历，果然还是那句老话：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。

回到北京以后，从美洲回来的雪品老弟约我聊了一下，他属于我一直想挖来共同创业的那种人，可惜机缘不够。他先在上海读书，后被五矿派驻海外，有阵子无聊，又去麻省拿个学位，一不小心还获得过全美物流设计方案的一等奖。

他是宁波人，头脑和情商都没得说，商业细胞更是与生俱来的。每

次回国，我们都要恳谈一两次，交流信息不说，交流感情也是必要的。我知道他不打牌，就送了他几本我写的书，他也没空手，赠了我一瓶自己设计生产的岑氏冰酒，标签上是他亲手写作的一首中英文对照的诗，才气横溢倒在其次，首要的是蕴含了他对世界的看法，以及对葡萄酒的深爱。下面就是这首中文的《苦酒的成因》：

在我心中

酿了千杯万杯的

葡萄美酒

始终不敢倾出

像预习了千万遍的问候

一出口就怕成错……

可是

我翻过的地

理过的架

剪过的枝

流过的汗

我亲手种下的葡萄啊

为什么现在就已成熟

丰盛

在我还来不及练出足够的酒量

饮你.....

既然

你从来不肯想过

不经意地泄露一些关于酿酒的秘诀

而只要一滴泪

当我强忍不住的时候

一滴泪

老江湖

最近几年追些网络小说，从《诛仙》、《英雄志》一直看到《卡徒》、《仙逆》。我最推崇的作家是猫腻，才情横溢不说，而且一部比一部好，《庆余年》强过《朱雀记》，《间客》已达到惊艳绝伦，不过最新的《将夜》可能更妙。但细细品来，没有一部江湖小说可与《水浒传》相提并论。

小时候，男孩子都喜欢能打的，热衷于五虎将、八骠骑的比较；稍大一点，开始关注义气，看看哪个更能为朋友两肋插刀；后来，加入了道德评价，像鲁智深这种专门替弱者打抱不平的，可以称作英雄；武松为哥哥怒杀西门庆、为兄弟醉打蒋门神、为山寨兄弟独臂擒方腊，算是豪杰；还有像李逵这样的，则叫好汉。

毕业以后，走过天南，闯过海北，国企、私企、外企都干了个遍，我心情早已不复当年豪情干云的状态了。细品周围的人，往往专业不突出而心机深沉之辈最容易成功，就像刘备或宋江。因为吕布容易得瑟、卢员外缺乏追求、林教头没有算计，而曹孟德只有一个，所以宋江这类老男人就成了中国社会的各种老大。

宋三郎一出场，便是飞马晁家庄通风报信的侠义形象，而后捅死阎婆惜、陷落清风寨，一路上遍洒小钱，结识了好些个江湖人士；直到浔阳楼反诗，才露出胸中大志：这是个敢笑黄巢不丈夫的狠家伙；上山后，他时时争先、处处架空，直到晁盖被一箭射死才了事；泄密这种事，抓住才判几年，能得到那么多的纳头便拜，值啊！

平心而论，我不反对梁山招安，大丈夫把本事献与帝王家是正确的，如果做不到打坐求道，还不如服务于公众，但牺牲其他人利益，以满足个人虚荣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宋江接位当了老大，并没有马上报仇，而是找了卢俊义，要求禅让，用这位武功盖世的老实人横在中间，他算是踏实了，如果林教头生擒了史文恭呢？

我举一个例子，来说明宋江的老谋深算。他弟弟老四号称铁扇子，既无功名、也没本事，只是个爱搂钱的地方公子哥，上梁山之后，宋江却不马上提拔他，只给了招待所长的位子，殊不知：一来广交朋友，梁山的好汉哪有不好酒的；二来收集大量小道消息；三来博取好名声。后来时机一到，宋清立马成了整个物业的一把手。

江湖跟官场不同，政治家经常六亲不认，老江湖还是要讲义气的，但哪怕牺牲兄弟、甚至自己，也把家族利益看得至高无上。翻遍《水浒传》，宋清几乎没冒过险，宋江临死之前，偏偏拉黑旋风陪葬，为什么不给他弟弟下药呢？此时宋老四带着宋氏家族，逍遥自在去也！

赢不到的人

十多年前，一帮学问人闲聊国计民生，其中有位著名作家时不时地大倒被盗版的苦水，考虑到他那中学老师的水平，社科院的几个人相当不以为然。

在三十年的改革过程中，从邓丽君到四大天王、直至陈奕迅、周杰伦之类，年轻一代像爱吃麦当劳一样，喜欢这些经过洋化或古典包装的文化快餐，反正只要自己过得舒服了，管他身后洪水滔天。

做企业老总，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，有意无意的话总会通过不同的渠道，在内部产生相异的效果。一位朋友跟我说，最保险的方式就是：一个人拿着话筒唱卡拉OK，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发泄，再唠叨的人也会踏踏实实地洗洗睡了。这办法很灵，但我也注意到了一个叫林夕的香港人。

相信很多大陆人都知道这个名字，而且以为他是家学渊博的老者，其实林夕祖籍东莞，1961年12月7日生于香港，原名梁伟文，1980年以状元身份考入香港大学中文系，是典型的港产才子。据说，他可以一边看日剧一边写词，曾经用45分钟填写了那首著名的《明知故犯》，引得无数痴男痴女吟唱：为何要流泪.....

林夕从不讳言偏爱王菲，他们生产了近二十年来最委婉凄美的一批歌曲，像“当时我们听着音乐，还好我忘了是谁唱；当时桌上有一杯，还好我没将它喝完。”算是淡定之作，而《百年孤寂》中的一段，简直是憾人心弦：

“风属于天的、我借来吹吹，却吹起人间烟火；

天属于谁的、我借来欣赏，却看到你的轮廓！”

其实，经过王菲那天籁之音的演绎，感动我们的又何止是这么一点：

不断演变的海岸线，长出了最哀艳的水仙。

天亮你不能见我，天黑至少想念我；如果没有灯火，紧握这萤火，闪耀你阴暗的下落。

可能在我左右，你才追求孤独的自由。

看见的熄灭了，消失的记住了；天黑刷白了头发，紧握着我的火把。

爱上一个认真的消遣，用一朵花开的时间；遇见一场烟花的表演，用一场轮回的时间。

我见过一场海啸，没见过你的微笑；我捕捉过一只飞鸟，没摸过你的羽毛。

不要以为他的头发开不出蔷薇。

直到伊甸园长出第一颗菩提，我们才会孤寂。

你是千堆雪，我是长街，怕日出一到，彼此理解。

最初用林夕这个笔名，是因为他当时喜欢林振强，想用林姓来命名，一直求之不得，后来看到简体版的《红楼梦》，才选择了树林与夕阳结合的这个迷人的“梦”。他的感情生活是坊间最大的传闻之一，但天才才是用来爱护而非打击的，记得患上焦虑症后，林夕面对媒体，说了一句感人至深的话：

“我写过太多的歌词，却赢不到一个人！”

风俗人情都是规矩

在北方过年，老规矩可多了，最重要的是口头讨喜，不许说犯忌讳或不吉利的话。大年三十贴对子，一位老叔站在板凳上，码平后问闺女：“高了低了？平不平？”由于年轻人不讲究这些，这位老叔再三嘱咐自己闺女：“贴高了，就说高兴；贴低了，就叫发财。”爷俩儿一会儿“高兴”，一会儿“发财”了半天，总算弄利整了。这时，闺女一句话差点把老爸气得从椅子上摔下来：“好了，爸，终于不高兴也不发财了。”

不光是说话，吃饭也是一样。记得小时候有次过年，吃年夜饭时，我想站起来拿蒜，于是顺手便把筷子插在了饭里，然后去了厨房。回来后，发现筷子被平整地放在桌子上，也没怎么在意。事后，母亲告诉我，筷子要平放着，插在饭里如同在坟头上插香，对家里的老人非常不好。

过去教育孩子，首先是教他们懂老规矩，无论贫富都得遵守。当官的架子大，讲究排场；经商的忌讳多，不怕繁琐；教书先生，得为人师表；农民是耕读之家，想要出人头地，要求当然就更高，有时把面子看得比命都重要。就是打把势卖艺或者要饭的，也有一整套路数，否则，不仅得不到好处，还可能被狗咬。

细数这些规矩，那可海了去了，我们这辈赶上了“文革”，学得十分有限，基本已经融化在了血液里，落实到了行动上。春节期间，见到个帖子，列了不少的北京老规矩，我认真看了看，跟我老家差不多。说起来，我们那里本就是满族居住区，这些个“文举”是传到关外后，逐渐与那里的风俗结合在一块后，才形成了日常生活的千规百矩。

这里，我就简单列一些老规矩：“不许吧嗒嘴儿；不许叉着腿儿；不许斜楞眼儿；不许抖落腿儿；不许罗着锅儿；不许掳袖管儿；不许挽裤腿儿；不许搅菜碟儿；不许筷插碗儿；不许嘬牙花儿；不许当众咋呼；不许说瞎话儿。”还有比如夹菜不过盘中线，吃饭不许咬着筷子，夹菜不许满盘子乱挑，做客时，要等主人先动筷子，吃饭不能稀里呼噜出声，站立不许倚门，说话不准高声等。

现在的孩子很难理解这些老规矩，有时候几家朋友聚会，孩子们站没站相、坐没坐相，不是玩手机，就是莫名地自顾大笑，夹起菜来挑三拣四。自家大人有时象征性地说几句，反正都差不多，也就懒得多事了。以我的观察，有些贫寒家庭对孩子惯得更厉害，很怕孩子再受自己过去的苦，殊不知这样下去，连骨气尊严都不知道的人，怎么可能支撑门户？这些老家规，还得往下传啊！

有位50后从不信老一套，春节前贴对子时，想别出个心裁。他捉摸着，倒贴“福”字，意味着福到了；把“钱”倒过来，不就是钱到了吗？他的字有几分功力，于是，上街买纸挥墨，在房前屋后都糊上了倒写的“钱”字。老婆在外面做小买卖，一身疲惫回家后，并没有他期盼中的惊喜，而是沉着脸，三把两把地都给扯了下来，嘴里还骂着：

“不赚钱也就算了，还要倒贴钱。我让你倒贴，我让你倒贴……”

荷塘月色

1999年秋天，我接到好友老曾的电话，说河北赵州重建柏林禅寺，可以随缘供佛像一尊。我没多想，说成啊，你给垫上吧。他哈哈一笑，称垫不了，得自己发心。我随即坐车去了皇朝大酒店，把心意给他，还领了一张佛卡。

次年春天，我随老曾去北京西四的广济寺，拜见净慧法师，几经交谈，深为折服，当天皈依了佛教，法号“明证”，与老曾夫妇算是成了师兄弟。他爱人夏泽红在圈子里很有名望，是柏林寺主要的功德主之一，当时在积极筹建一家素食馆，记得她说：“也不能让师父们来北京，没个吃饭的地儿啊。”

素食餐厅最后定下来叫荷塘月色，装修也有花开衣香的感觉，典雅而不失庄重。开业是在2000年12月5日，净慧老和尚亲自主持洒净开光仪式，我也和一百多名嘉宾一起，分享了这快乐时刻，老和尚还题写了一句话：“日日是好日。”令我们回味无穷。记得师父拿的是1号贵宾卡，当然是种尊荣，我不知怎么拿了2号，偷偷去问小夏，她说：“没事，随缘吧。多来几次不就行了。”

开业一周年庆典时，听说一行禅师来了，我未能参加，深以为憾。后来在这里结识了许多高僧大德，包括明贤法师。那天，老曾、能元和我一起到荷塘月色，遇到了一位年轻僧人，气度雍容、谈吐不凡，送我一本《入中论导读》，扉页上写着：“我有明珠一颗，久被尘劳关锁。一旦尘破光生，照破山河万朵。”离别后，我问：“这位师父怎么有腮红啊？”老曾说我：“你外行了吧，那是在山里修行时晒的，说明功夫深

啊！”

2007年9月，明贤法师主持的北海禅院举行开光仪式，地点定在青海湖畔的西海镇。荷塘月色整套班子都去了，光餐具就不知带了多少。那次露脸啊，南传、藏传和汉传三众弟子上百人参与，全国各地居士和当地群众何止千人，所有的餐饮都以荷塘月色的菜为主。我负责僧人和政府的接待工作，十分繁琐紧张，那可是十三不靠的金银滩上，所有人都只是奉献，全身心服从明贤法师的统一指挥，创造了一次奇迹。

在某种意义上，荷塘月色是个功德堂，举行过的义卖、捐款等活动，已经数不胜数。最难得的是，它为善士们搭起了一座桥梁，我听过许多次开示，参与了放生、供灯、普茶等活动，更结交了许多善士。像我这样伴随着荷塘月色一起成长的居士有太多太多，更遑论前来就餐获益的世界各地人士。

时光荏苒，世事无常，荷塘月色成立都快14年了，许多人去了，又有很多人来了。一次，在北大禅学社的中观班讲座上，明贤法师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：

“莫失初心啊！”

买房子送家具

在交友平台上，有人忽然发问：“帅哥，想看跳舞吗？”回答是：“好啊好啊。”对方继续说道：“是民族舞，哈哈，而且是不穿衣服那种的。”这个帅哥还真挺幽默，很快提出一个问题：“你光着跳，我怎么知道你是哪个民族的？”

现在的生活节奏很快，不管有钱没钱，每个人的压力都不小。我觉得，网络的发明真是挺伟大的，它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选择，比如说手游，男女老少都在玩，以前人在旅途，是那么单调沉闷，现在几乎成了一种享受，没人干扰，静静地发微信、打游戏。唯一的害处是，买书的人越来越少了，让我们这些作者很郁闷，当然，如果被中国移动看上了，电子版权稿酬那可是一大笔收入。

我看微信，最怕看心灵鸡汤，喜欢看图片或者是小段子，尤其是那种接地气的。我看过微信一张包饺子的图片，穿着普通的母女俩，是那么专注地在包饺子，而且还有两种不同的馅，场景却是在地铁上。地铁和包饺子这种组合显得很古怪，发图片的人也许是在恶搞。但我不这么认为，这可是春节期间，但凡有可能，谁不愿意待在家里啊，她们包的是馅，付出的却是滚烫的爱心。

我还看过另一张图片，是个苍蝇拍，中心部分被剪了个口子，美其名曰“给个机会”。我估计它的主人应该是名居士，不想杀生，又不得不打苍蝇，所以自我安慰地搞了这项发明。这事跟吃“三净肉”差不多，所谓眼不见心不烦，都是佛主考虑到我们贪嗔痴的执着，而留的一点儿方便。

还有一个这样的标题新闻——《粪坑掉进宠物狗，为救狗一家四口死了三》。短短的十几个字，却包含了多少辛酸曲折的故事。我们可以想象，一家爱狗的人面临窘境，一个个奋不顾身地跳进粪坑，最后悲壮地死去，剩下的那个一定是个孩子吧，而他未来的路将是多么艰难呢。

还有个比较不靠谱的段子，是说某家房地产销售打出了“买房子，送家具”的广告。用户买完后，赶紧与开发商联系，得到的答复却是：“您的家具在哪儿买的？我们一定管送。”这就有点儿无厘头了，我做地产多年，这么公开地调戏消费者，借给开发商十个胆子，他也不敢呢。

对影自怜

古典小说中，《镜花缘》算是一个异数，故事从王母娘娘写到百花仙子，从武则天牵出书生唐敖，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下，介绍了三十多个国家的奇风异俗。作者李汝珍手法奇特、想象力曼妙，勾画了一出出光怪陆离的神奇之旅。如果说《西游记》是一部道家的童心之作，那么《镜花缘》就是佛家的出离风尘，而后者显然一直被低估了。

我是在大学才读这本书的，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？后来读到了一些佛学经典后，才了解到：镜花，也叫镜华，是指古时的一种菱形花镜，北周时的庾信对其有过描述：“日光钗钏动，窗影镜花摇。”当然，最有名的还是唐代吴均的那首诗：

“镜中美女人如玉，

子瑜笑咏随风去。

弱冠同怀闻者怜，

智者归福终不虚。”

至于成语“镜花水月”，自有另外的出处。唐初有位裴休宰相，才学十分了得，曾写过这样一首诗：“龙潭形胜地，祖塔在云湄。浩劫有穷日，真风无坠时。岁华空自老，消息竟谁知。到此轻尘虑，功名自可

遗。”他同时也是著名的居士，善于写碑帖，同时代的米芾曾评价：“裴休率意写碑，乃有真趣，不陷丑怪。”

裴休的《唐赐紫方袍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》中也写道：“空门正辟，法宇方开，峥嵘栋梁，一旦而摧，水月镜像，无心去来，徒令后学，瞻仰徘徊。”这首诗一直流传后世，表达了一种“无常”的观点，即人的一生是虚幻不实的，正如镜里花、水中月一般的不可把握。

裴休宿信佛教，曾随圭峰宗密禅师学习华严，禅师的很多著述都邀请他撰序，如《圆觉经序》、《华严经法界序》、《禅源诸诠集都序》等，文字般若，笔法智慧。其子裴文德年轻时高中状元，他却不愿儿子入翰林为官，而是将他送入佛门出家，并作了震铄古今的“警策箴”：

含悲送子入空门，朝夕应当种善根。

身眼莫随财色染，道心须向岁寒存。

看经念佛依师教，苦志明心报四恩。

他日忽然成大器，人间天上犹称尊。

作偈曰：“江南江北鹧鸪啼，送子忙忙出虎溪。行到水穷山尽处，自然得个转身时。”这段佳话的结局是，他的儿子正是金山寺的法海和尚，为禅宗开宗立派的祖师人物。后世把他写入了《白蛇传》，绝对是以讹传讹的肆意歪曲；歌手龚琳娜夫妇更是受到了明贤法师等佛教人士的严厉批评。余波尚且如此，实在有必要正本清源。

在北大禅学社的中观课堂，明贤法师曾开示一种破虚的修行法门：修行者先要焚香沐浴，然后赤身裸体对一面镜子独自坐好，从头到脚夸赞自己，找出所有的优点，连续七天七次；相反，如是批判自己，体无完肤的那种，也是七天七次。我虽然没有试过，据说此法完全可以破除我相。这正是：

人生究竟苦短，

对影何必自怜。

光棍也是人

有位老弟的生日正好赶在了光棍节，每年的这个时候，我都为怎么给他发祝福短信发愁。说起来，他钱多人豪，从美国到中国来回折腾，认识的美女成百上千，啥也不差，就是成不了家，看来是差在缘份上了。不过，他本人半点儿也不着急，反而把相亲当成某种炫耀，我们只好叹气道：“唉，这是人家做光棍的福利啊！”

古人把一个人出生的年、月、日、辰称为八字，根据它来预估一生的走向和缘法。不过，这种算法是按照农历来的，光棍节的由来却大不一样，非常另类。光棍节是每年的11月11日，由于四个1像极了四个小棍，所以被形象地称为光棍节。据说1993年，南京大学有一间号称“名草无主”的寝室，里面住着四个大四学生，每晚都要举行“卧谈”，“卧谈”主题正是讨论如何摆脱光棍状态。这群有“才”的光棍学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，想出了以11月11日作为“光棍节”来组织活动的主意，没想到竟然风靡了全国。

光棍节的意义并不在于单身汉害怕娶不到老婆，而是提醒男人们，要珍惜自己的自由时光。“名草无主”里的那几位男孩，虽然都是光棍，可想打游戏打游戏，想睡懒觉睡懒觉，不管有钱没钱，都不影响自己的心情。假使有了女朋友，嘿嘿，不说你也懂的。我有俩朋友，“抗战”了十多年，2012年11月11日终于领证了。男方为了缅怀独身的岁月，特意选了这日子。另外一对可不这么看，坚持定在了12号。不过，这两家后来都怀孕生子了，可见过日子主要还是看自己的心情。

而在过去，小孩子如果不好好学习，或者有不良习惯，老一辈常常

吓唬说：“就你这样，长大了也得打光棍。”于是，我们懵懵懂懂地知道，打光棍是一件挺可怕的事情。建国后的三十多年中，老百姓的生活相当困苦，给儿子娶媳妇是一生中的头等大事，除了传宗接代的需要，性生活乃至性想象，对每位男人都充满着神秘的诱惑。

在小县城，有城市户口的很少娶不上老婆，但情窦初开至进洞房之前的这段时光，对男人们来说都挺难熬的，总是一面说不急，一面眼光不离大辫子。北方工厂男职工较多，下班后，经常三三五五地凑一块儿喝酒，其中不乏有才的，竟然编出了一套说词，由于旋律优美、歌词有力，我至今还能记住：

面对着大青山，

光棍开了言，

我打一辈子光棍，

好处说不完。

光棍我有酒喝，

光棍我有烟抽，

光棍的零花钱，

花也花不完。

看到你们搞对象，

咱眼红不眼馋，

看到你们生儿养女，

真是讨人嫌.....

这些工人阶级待遇都很好，每月拿着在当时来说非常高的工资，偶尔发泄发泄，倒也无可厚非，反正媳妇总会有的。农民就不一样了，那是没钱真娶不到媳妇啊！五里三村，尤其是那些穷地方，光棍一堆一堆的，所以整出了不少稀奇事，有兄妹相互换婚的，有哥俩儿娶一个媳妇的。所以，城里有嫁不出去的大姑娘，农村却极少有烂在家里的小寡妇。光棍们心情郁闷悲凉，唱出的曲子也拉着长音，歌词是这样的：

光、光，

光棍的光，

光棍没有老婆多么悲伤！

人家的姑娘小子白又胖啊，

光棍我一个人半夜睡凉炕。

光、光，

光棍的光.....

嘿嘿，各种好

建欢是我研究生院的师弟，体育天赋超人，百米10.78秒，跳高2.05米，还拿过110米栏的全国青年冠军，跟刘翔是没法比，但这么全面的，我还没听说过第二个。此外，他的排球、足球水平都是专业级的。十几年来，我们一起打遍了北京的东西南北城，他永远是球队的一号球星。

有段时间，他体重增长很快，达到了97公斤，怎么减也不见效。后来有次逮到机会，我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兄弟，帅气是你的招牌啊，可不能轻易砸了。”据他说，这话儿成了原动力之一，他竟然减下来40斤。关键在于，建欢是运动员出身，懂得科学训练及安排。“管住嘴、迈开腿”说起来容易，里面学问可大了。

2014年秋天，他的老丈人得了急性胆囊炎。由于老人较胖，近几年又有糖尿病、高血压，治疗起来有些费劲。建欢觉得，老年病大多都跟胖有关系，有道是有钱难买老来瘦，减肥还是要提前啊。有次踢球，他对我说，等到那些慢性病都上了身，想减怕是已经束手束脚了，所以，减肥还是越早越好。这小子还在微信中调侃：

“等到大腹便便、头秃脑圆，姑娘们靠上来，你也会不禁心里打鼓：莫不是看上我的人品了吧？那人品得多好啊。”

就我这身高体重比，比人家建欢严重多了。道理我也懂，同样1.7米的个头，体重190斤的跟140斤的相比，多出的那些肉里，得有好几十

公里的毛细血管，那得占多少血量啊！至于对心脏的压力，更是可想而知了。最早开始反感大吃大喝，是在观看了《千与千寻》后，眼看片中那对夫妇变成了肥猪，心里没来由地一阵抽搐，心想，少吃点吧！

我是极爱运动的，游泳、走步、平板支撑运动，乃至对踢球的坚持，都是同龄人很难相比的，可惜就是管不住嘴，什么都能吃，什么都爱吃，尤其是还喜欢喝啤酒。平日里，我还自己总结了一套道理：为什么踢完球爱喝啤酒呢？那是因为开心。踢球高兴吧，踢完球喝酒更高兴，踢完球和球友们一起喝酒最高兴。

某个周日下午，一场球我坚持踢了七十多分钟，最后球队三比一战胜对手。下场没一会儿，建欢也下来了，我们便闲聊起减肥的事情。他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，讲得在理不说，还有种自豪感。他说，戒酒是大前提，尤其是啤酒；晚餐要少吃，空腹睡觉是必须的；最好不吃米面等精制主食，适当吃些粗粮；最重要的是，早晚好好刷牙，不用牙签用牙线，饭后要用漱口水。他认为，口腔上火大多都是由口腔不卫生引起的，这一点至关重要。

建欢觉得他1.87米都减了这么多，建议我怎么也不能低于这个数，不过还是循序渐进为好，减得过猛怕会出问题。看到比赛结束，队友们往回走了，他压低声音提醒我说：“滕哥，必须减啊！减了以后，嘿，各种好，各种好……”一副“你懂的”的神情。

儿戏不是儿戏

有个美国人平时没事，喜欢骑辆自行车，满北京胡同里乱窜，周末或假期，背个大包就走了，天南海北地瞎逛。电视采访问他：“你最喜欢中国什么地方？”他说：“东北。”主持人问为什么呢？老美笑笑说道：“我觉得那圪塔的人与我们美国人很像。”

我觉得他是有眼光的，现代东北人绝大多数来自关外，以山东、河北、河南的居多，和美国人一样，所有的移民都乐观开朗，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。由于历史的原因，东北地区也夹杂融合了俄国、日本的不少文化元素，再加上大工业的洗礼，成为中华文化的一支生力军。

我们小的时候，吃不饱饭是正常状态，但这并不影响玩耍的兴致。男孩子围在一起弹溜蛋或者扇编记，好不快乐。溜蛋就是玻璃球，弹溜溜的规则是从低到高，挖出六个坑，谁先依次进入最后的坑，谁就可以赢得其他人的溜蛋。

女孩子玩的要高雅些，有跳皮筋、跳方格等。那时候，男女基本不在一起玩，不过妹妹在外边吃亏了，哥哥是有责任保护的。反过来，哥哥如果惹了祸，妹妹也有责任向家长报告。不管怎么说，有哥哥的总是令没有的那些伙伴，多出几分羡慕。

先吃过晚饭的孩子自发地排成一行，一边用力地跺着脚，一边使劲拍自己的屁股，整齐地喊着：“谁家有小孩，赶快出来玩……”等人凑得差不多了，开始喊另一种号子：“拍马屁、马屁响，我是马屁大队长。”

接着是做游戏的时间，最常见的是捉迷藏，我们那里叫“掐电报”。

简单的还有“老鹰抓小鸡”，这个游戏破例可以带女孩子玩。大一点儿的孩子，估计有点儿活泛，会聚在一起唱歌。这些歌没有作者，曲调也是信手拈来的，但非常贴切有趣。比如下面这首：

半夜三更，去了茅坑，茅坑没有灯，我回身去取灯。

刚一转身，就听咕咚一声，我掉进了茅坑。

我在茅坑里拼命挣扎，最后壮烈牺牲。

当时有位孤寡老头，老来我们陈家大院捡破烂。他性格随和幽默，

有时还送孩子们吃的。我们一见到他，就爱唱那首《垃圾之歌》：

星期六的早晨白茫茫，捡破烂的老头排成了行。手掌一层灰，冲进垃圾堆。风一吹，纸一飞，老头拼命追。

有回下雨之后，大院里很泥泞，韩家二媳妇出来倒垃圾，没想到脚下一滑，摔垃圾堆里了。那个老头刚好在场，看着闻声赶来的韩二，很严肃地问：

“爷们儿，你要不要了？不要的话，我可就捡走了。”

“扫马路”文化

上几十年，出国是件大事，既有优越性，又有带免税商品的实惠，不过，这只是大单位的福利。这致使好多人觉得，跨越国境线的一刹那儿，有着某种神秘感。冯导曾说，在部队文工团时，有一次去边卡哨所慰问演出，半夜时分，几个人实在忍不住了，偷偷跑到几百米外的界碑那儿，各自撒了泡尿，回来跟其他伙伴们炫耀：“我们也算是出回国了。”

20世纪80年代初，有回去丹东办事，朋友问想不想去朝鲜看看，我们都没出过国，颇有些跃跃欲试，反正手续也简单，便坐了辆观光车，在新义州转了转，感觉与中国差不多，还没邓丽君和烤串呢。在界碑上，我摸了好几遍，心里琢磨：“为这玩意儿，古往今来死了多少人啊！”

有一年去云南瑞丽，朋友带我四处去转，那里有一家巨大的保税翡翠市场，东看看、西摸摸，买了不少用不上的小东西。朋友搞珠宝多年，帮我选了三对翡翠镯子。还有处收门票的公园，卖很多红木家具。那儿有条三米宽的小河，把一个村子一分为二，说是国境线正好从一家屋子穿过。那家主人自豪地宣称：“头枕着中国，脚躺在缅甸。”

2014年春节前，我回老家看望父母，有天晚上，兄弟崔总把我接到了他的会所，洗完澡后，喝茶等待俩日本人。人终于到了后，酒席开始，因为日本人是他们的生意伙伴，所以显得比较正式。主人说，欢迎两位老朋友，今晚只谈商业友谊，不谈政治。

日本人基本不会讲汉语，全靠项目总经理在那儿连翻译带比划，竟把气氛弄得挺热烈。原来他们在谈合作一种离子空调，这种空调恒温无风，属于很新的产品，适合高端人群消费。不知谁提了一句安倍，主人赶紧表示他是负能量，而把合作伙伴归属于正能量，不过，我看那俩人还是有一丝尴尬。酒桌上，有官员以及一位香港商人，都滴水不漏地讲话敬酒。再三相邀，作为旁观者，我说出了另一番道理。

再过50年到100年，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会越来越多，尤其在文化及商贸领域。同样作为岛国，英吉利背靠的是游牧部落的欧罗巴；而日本背靠的是农耕文化的中华大陆，这其实是很大的幸运。与此同时，从日本那学习而来的唐禅文化，对中国也有某些保存及反哺作用。

日本商人很懂礼貌，而且大都喜欢喝酒，那天分别时回敬了多次，酒到杯干，相当地痛快。这俩人是九州岛人，聊完正事，说起他们公司的一个传统。所有员工每天都早到一个半小时，打扫公司前面的马路。这位老板说，集体劳动可以调节身心，还能增加凝聚力。尤其在九州那种小城市，所有上班的老板、高管及职员都坐公交车经过这条马路，天天扫马路，等于天天做了免费广告。

说到这里，我们共同站起来，敬了两位客人一满杯。我心想，“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除”是我们中国最优良的传统啊！可惜，没听说国内企业有这么做的。

罗杰斯的育女经

有位老弟跟老板的女儿交往了，有一天女朋友问他：“你愿意养我一辈子吗？”他却说：“你每个月零花钱就两万，我的工资满打满算还不到五千，我可养不起你。”那女孩顿时不开心起来。这事儿传到了圈子里，有位老大哥当面指责了这家伙：“哄哄女孩子能死啊？我看你那智商，连五千块钱都不值！”

大凡父亲，没有不喜爱自己女儿的，尤其是商业人士，成年累月在外面奔波，总觉得欠自己孩子什么。某大佬受一件大案的牵连，在里面待了近两年，出来后讲，最想的就是自己的闺女。那天当我面，甩手就给了女儿两万唱歌钱。我说别那么惯着，她还是高中生啊。他摆摆手道：“没事，折腾不到哪儿去。”

吉姆·罗杰斯是著名的投资家，他与索罗斯共同创办了量子基金。在投资之前，除了阅读报表之外，他还喜欢实地考察，用脚投票。他曾两次驾车周游世界100多个国家，把旅行当成生活中的最大乐趣。他61岁才有了第一个女儿Happy，5年后又生了老二Bee，两个女儿给他带来了无穷的快乐。2009年，罗杰斯写了赫赫有名的著作《给女儿的礼物》，里面有18条建议，充满了真知灼见。

- 1.永远买高质量的商品，它们不但耐用，而且残存价值高。

- 2.去采购食品之前，记得要吃饱。如果你饿着肚子，将会买回一大堆超出所需的食物。

- 3.任何贴着“必看”、“必读”、“必须试试”标签的东西，都要避开。
- 4.无论在哪儿都要警惕从政的人，他们也就是在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。
- 5.永远不要问别人赚多少钱以及某样东西值多少钱。也不要告诉别人你的东西多少钱买的。
- 6.如果你们借钱，一定要提前还，至少要按时还。好的信用至关重要。
- 7.与男孩子交往的基本原则是，记住他们对你们的需求远远大于你们对他们的需求。
- 8.单独去酒吧几乎没什么好处。吧台少爷们的经历比你们多得多，经常会讨便宜。
- 9.要警惕，许多看上去跟你爸爸或爷爷一样年纪的人，并不会把你们当成他的女儿或孙女。
- 10.在你们28岁之前不要结婚，只有到了这个年纪，你们才会对自身、对世界有所了解。
- 11.要分清工作与生活的边界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不要跟同事们去吃吃喝喝，避免办公室恋情。
- 12.在开长途车或在公共场合露面之前，记得要先去洗手间。
- 13.学会打字和缝纫，我不会，故而常后悔。
- 14.心算会让你对数字更敏感，从而发现别人视而不见的机会，并

让你们受益终生。

15.照顾好自己，一个人如果身体不好，休息不好，则很难成功。

16.当面临压力和混乱时，记得要冷静。我经常头脑发热，现在常常后悔。

17.与人有约，一定要早到。不但能让自己保持高效，还能给人以好印象，因为大多数人都迟到。

18.一旦你对自己有了清醒的认识和理解，记住你是谁，并且保持住，让自己对自己诚实。

罗杰斯说：“以前我认为孩子太麻烦，甚至对有孩子的人感到同情，但是我错了。孩子是神奇的，他们如此有趣，我从我的孩子那里得到了很多。婚姻也许让人失去一些自由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我得到了更多的自由。因为我理解了自己，理解了这个世界，理解了父母。”

发掘最早的中国

马年春天，我路过北京中轴路的文圣书店，一下子勾起了许多情愫。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我经常来这附近的三家书店。那时卖书不怎么打折，唯独我能八折买书，因为每年在这儿都消费个万儿八千的。一年多没来了，服务员又换了新面孔，我一排排看过去，发现过去两大架子的佛学宗教类书不见了，赶忙问问，小姑娘客气地回答：“买的人少了，老板就不进新书了。”

在社科排行榜书架上，忽然发现一本《何以中国》，我从头到尾翻了一下，又见店里没几个人，便给作者许宏打了个电话，一聊就是十多分钟。我俩缘分深了，都是辽宁盖州镇人，高中同班同学。有一个月还坐过同桌，我记得真真儿的，有次提起，他却忘了。

那时高中是两年制，高一没有文科班，我们三个理科不好的学生跳级到了高二。班上近70人，多数是复读生，许宏是全地区大才子，连长相都是标准的男一号。文科主要靠背，历史10本，地理6本，语文也不少，回想起来，我考大学的一大动力就是，别被这哥们儿拉得太远，让全班女生的眼光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。

1980年高考，他考了405分，大概排在全省24名，志愿几乎是全国前五。那时北大在辽宁招20名，结果全录取了，许宏的档案最后被山东大学捡走了，还是考古系。就这么着，他毕业留校，去多国做访问学者，最后到社科院考古所读博士，师从徐苹芳老师。我们相遇在北京，他说：“我可没法像你一样，一年换份工作，这辈子只能干这行了。”

2008年，我们为了庆祝社科院研究生院成立30周年，组织编写了一套《三十年三十人》，里面有许宏的一篇文章，叫《发掘最早的中国》。他是二里头的考古队队长，肩负寻找中国城市起源的重任，其实也就是断代，研究夏朝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归根到底，还得用实物说话，光靠一些三皇五帝的神话是不够的。

那时我们经常聊天，我建议他写一点儿给外行人看的书，大书小写，过去的文史类大家都是这么做的。所以读到这本《何以中国》，我真的很开心，行文笔法颇似黄仁宇，价值又远在其之上。公元2000年是个大节点，许宏为我们娓娓道来，揭开了很多历史的神秘面纱，不可不读啊！

书店来人了，我们赶紧打住话题，他说夫人在搞一个考古书店，线上线下的都有，不少收藏人士前去采购，一箱箱地往后备箱装那些参考资料，我笑着说：“你们家总算把考古产业化了。”2011年，我出版《黄金屋》，请许宏作序，除了严谨，仍不乏当年文学青年的笔韵，结尾引用了我的一首小诗：

暗夜不知侵，天地无所谓。

浩然我自知，坐待风云起。

被罚的校园往事

我念小学时，正赶上“文革”，虽说也有贴大字报的，但老师还是具有绝对权威，因为再混蛋的家长也不会告诉孩子：“不准听老师的，他们会害你的。”课堂上，经常点名或自主发言，回答不出的可以坐下；完不成作业的，可能要罚站；而个别调皮捣蛋的，如揪女生小辫、打群架等，则要被罚出场，门外待着去，然后再去教务处报到。

当时，我们班有个外号叫“小财迷”的同学，可能是家里活多，一上课就打瞌睡。有一天，语文老师正讲《三送水罐》这篇课文，忽然点名叫他回答。那小子努力睁大眼睛，抓起课本，紧张地念道：“三送小尿罐……”所有人哄堂大笑，都快岔气了。老师面色发紫，认为他是故意的，罚他站了一堂课，还得把课文背下来，以端正文中军民鱼水情的态度。后来，连外班同学都来问：“哪个是你们班的小尿罐？”

还有一次，老师不知怎么讲起了猪，说它浑身都是宝，肉可以吃，皮可以做鞋，毛可以做刷子，粪便可以作肥料……然后兴致很高地问大家：“谁还能举个例子出来？”这时，一个坏小子举手要求发言，手指班上外号叫“猪头”的男生说：“猪还可以骂人。”老师一下子愣住了，大吼道：“你给我滚出去！”

1978年冬天，在初三语文课堂上，六十多岁的王克光老师为我们讲解陈毅元帅的《梅岭三章》，赞扬他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，说到“此去泉台招旧部，旌旗十万斩阎罗”时，让同学们发表感想。我觉得前面俩女生说得很假，想捣捣乱，便站起来发表自己的观点，也算是童言无忌吧。

我说：“老师，陈毅是无产阶级革命家，是彻彻底底的唯物主义者，为什么要说这种地狱鬼神的迷信话呢？”那老头的性格特倔，加上当时的政治环境特殊，还真不好说什么。他嘴唇哆嗦了几下，用手指着门外说：“出去，到门口站着去！”

东北那时候可冷了，我又不肯不辞而别，只好干站着，好不容易才熬到了下课。人都走得差不多了，这老头还不出来，倒是班上第一美女路过时，轻轻说了句：“傻子。”那主儿和我生在一个大院，貌似有个娃娃亲的说法。我这个窝火啊，在心里把老头骂了不知几百遍。

按照惯例，我跟老师去了语文教研组，他说这种学生他教不了，让语文组长看着办。组长是我父亲读师范时的同班同学，把我一顿骂，末了说道：“克光老爷子是我和你爸的老师，也就是你的师爷爷，你怎么可以冒犯！”我一边翻着白眼，一边嘟囔：

“他就算是师祖宗，也不能说有阎王爷啊！”

怎能不让我心酸

我念大学的时候，班上有不少老大哥，其中有三个人令我印象深刻。一位曾去云南支援边疆，结果得了种热带病，差点儿死了。回城后，他做起了装卸工。没活的时候，别人说说笑笑、打打闹闹，他却游泳到河对面，掏出一本《资本论》，边看边做笔记，有时甚至读读英文书，后来上大学、做学问、搞经商，成了成功人士。

还有位同学跟我很熟，俩人经常喝酒，一瓶白酒一人一半，中间放着一副围棋、一副象棋，旁边放点儿花生米、猪头肉什么的，边喝边玩，相得甚欢。每次喝嗨了，他都兴奋地给我讲往事，无一例外地描述在万人大会上，他作为知青代表发言的情形。现在想起来，那件事对他一生的影响太大了。

第三位与我同学多年，但从未同班，平时爱落点小实惠。他在内蒙古下乡时，知青点里有一百几十人，吃的是大锅饭，他因为矮小，总也抢不上槽道，经常挨饿。有一次他跟我说，后来琢磨出了门道儿，就是第一次一定要盛半碗，快速吃光后，再满满盛一碗冒尖的。这种弱者生存法则一直伴随着他。

我第一次正面接触知青是在1971年。当时，奶奶所在的望海寨村来了近百名鞍山知青，全都安排住在大队部后面的土包前，两栋房子自成一体。那时，村里的年轻人会不自觉地模仿他们的举止打扮，认为很洋气。有时也传一些青年点里知青们的八卦，比如他们打架、谈对象之类的，多少有些羡慕嫉妒恨的情绪。

每逢寒暑假，我都从县城去找奶奶，由于三位叔叔当干部，或是负责放电影，我是极少能进青年点的孩子之一。他们觉得我也算城里人，将来没准也得下乡，所以对我都挺客气的。几任点长都挺能拍马屁，一有回城指标，扔下对象就回鞍山了，给我的印象很糟糕。点里最厉害的知青叫杜文波，五短身材，至今我还能记得他眼睛里的丝丝杀气。

农村关灯早，我有时睡不着，晚上去青年点，听几个文艺青年唱歌，唱的都是知青们口口相传的歌，借一些老旋律，自己作词。最悲情的那回，是知青们大部分都要回城了，只剩下六个人留下来，他们自发组成三对，唱起了悲伤的歌。我记得那天他们唱的是《美丽的宫殿》，在夜色里显得苍莽悲凉，还有某种绝望情绪蕴含其中。我一直记得不少知青歌曲，最耳熟能详的便是下面这首，辽宁知青应该都能哼哼下来：

从沈阳到大连，

路途多么遥远。

离开了家乡，

告别了母亲，

我的眼泪流不完。

想起儿的从前白胖脸，

如今瘦得多可怜。

已往的欢乐，

今日的痛苦，

怎能不让我心酸.....

感谢上帝让我得了糖尿病

在商海混的都知道，接待是商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买卖不成仁义在，不表示一下怎么能行呢？其实也很简单，无非是三部曲，喝酒、唱歌、洗澡，个别感情到位的也可以打打牌。按理说，这些活动不仅耗神费钱，而且也影响健康，只有洗澡是个例外，但不包括按摩等额外内容。

大才子何新去法国学术访问，记者们逼问对罗浮宫的看法，推辞再三，何新只好说：“这里和中国的宫殿没什么区别，只是没有洗手间。”说起来也真好笑，不管是中古时代还是文艺复兴时期，整个欧洲竟然没有一个像样的澡堂子，让人无法想象这里的人情制度是怎样进行的。

中国是讲究修身齐家的，洗澡也叫做浴身，历来是劳心者的独家专利。唐朝的《天隐子》一书里讲：“斋戒者，非蔬茹饮食而已；澡身者，非汤浴去垢而已。”里面讲得很明白，吃斋可以节食调脾胃，洗澡能通脉健身。无论吃素还是洗澡，都是养心的必要手段。

民国百岁老人陈立夫有个习惯，每天起床后，洗45分钟以上的澡，具体做法是：边洗边自我按摩，方式如下：

1.全身浴：水浸平乳头，温度42℃，泡一刻钟，用柔软毛刷局部刷磨；

2.半身浴：水面平脐，上身盖大毛巾；

3.淋浴：用特制水管喷射各部位五分钟，再入浴。

由此可见，这位老人不仅把洗澡当成运动，更作为养生的手段，这也是非常新颖的方法。他老人家能够活到一百多岁，也是修身养性的必然结果。据后人介绍，他还有三不洗的习惯：饭后不洗；患病不洗；饥饿、水温过高或血压过低时不洗。其实，洗或不洗都是辩证的，唯有长生是绝对的。

我在辽宁有位老弟，平时事务繁忙，但始终坚持锻炼。有一次在北京，我在那按摩呢，他却一边跑步，一边说：“哥，咱们生意怎么做？”后来，他得了糖尿病，但始终坚持健身，并在我的建议下，每天打坐。他的家族经营着当地最大的洗浴城，条件也算得天独厚，所以他天天洗48℃以上的热浴，然后洗冷浴，再高温桑拿，每次连续三个循环。

我是陪不了他的，听他说这样洗浴的结果是，皮肤可能比小姑娘还嫩。颇有些不信邪，那天，我上去一划，大大出乎意料，还真就破了。老弟说逼迫自己锻炼身体，现在一切正常不说，身材比年轻时还要匀称。为此，他不止一次地对我感慨：

“感谢上帝让我得了糖尿病。”

二十五年成一行

1988年6月30日，我坐飞机到海口机场，去中化海南公司工作。当时宿舍在海南军区白坡干休所，办公在省水产总公司的楼里，那里隔壁

是海口宾馆，前面为著名的三角地，不远处有着省内唯一的红绿灯。两年后，为了出国留学，我回到北京复习考托福，虽然没有去成美国，也就在京继续发展了。

时光荏苒，转眼二十五年过去，一帮老同事老朋友相约回海口看看。我是一个人出发的，因为前一天晚上没休息好，睡了一路，养足了精神后，跟空姐借了纸笔，写了一首心情小诗：

“朝踏霞光离京天，老凤还巢廿五年。朵朵白云拥不住，一觉已过万重山。无边楼宇如新海，亭亭椰树迎旧颜。推杯换盏喜相聚，江湖子弟话永年。”

这次活动由男女秘书长两人主持，安排住在市中心的一家海军招待所，我交过身份证和押金，很快拿到房间钥匙，刚洗完脸，就听到了敲门声，原来上海朱老弟跟我是前后脚到的。我俩一起去了外面的一家大排档，点了好多当地的海鲜和烧味，还有一箱啤酒。

刚准备吃呢，朱老弟对着一人喊：“那路过的，一起吃吧！”原来那人也是聚会者之一，先来海口办完事，送走朋友后，自己出来找吃食的。就这么拉拉杂杂的，陆续又凑了八个人。11月底的海口，天气依然湿热，但挡不住我们这帮老家伙的热情，最后结账一看，还不到300元，我们感叹：“海口的消费真是便宜啊！”

晚上才是正餐，一共凑齐了十二筹好汉，王兄的年龄、职位和威望都是当之无愧的老大哥，左右各安排一位公司美女。大老远来的，没有

人在这时候装孙子，该喝喝、该敬敬，每个人都轮着打圈。席间，女秘书长忽然说起一段旧闻。那时王兄请人喝酒，酒多菜少，每次都肚子空落落的、脑袋晕乎乎的。

吃过晚饭，我们来到温泉游泳池，又团团围坐，一派欢歌笑语。老朋友潘大律师专程赶来，不愧是经常上电视节目的，把气氛立马搞得活跃起来。我到旁边的温泉池里泡了泡，感觉酒劲儿消散多了，看着满天的星斗，感觉比北京的夜晚可亮多了，心想要是晚年来海南养老，也不失为一件美事。

第二天，我们故地重游，一边看着风景，一边说着陈年旧事，毕竟都在当打之年，所以也没有什么感伤的情怀。中午是一位将军朋友请吃饭，他的知识面十分广，把我们侃得一愣一愣的。他的语言很风趣，告诉我们说，秘书和老板的属相一定要相合。

晚上是告别餐，几位大忙人要坐飞机赶路，海南的二姐三妹也一起为大家助兴。按照流程，我们还是去了一趟歌厅，说是总统房，但服务远远不如二十多年前。第二天下午，我取了事先订好的机票，一个人回了北京。由于去得太早，顺便在机场书店买了一套唐浩明写的《张之洞》，看了一半多，已经听到了提示：

“旅客朋友们，首都机场就要到了。”

北京，你下雪吧

2013年底，北京又干又冷又燥，待得人眼发干、头发晕、心发慌，圈子里的朋友们有事没事往外跑，不为别的，呼几口新鲜空气也好啊。我平时并不找事，总有事来找我，反正出差也简单，网上订一张动车票，拿着身份证直接就上车了，比坐飞机还要方便。

这次到了东北，转道去了辽阳，当地俩朋友现找了几个厨师到会所，做了一桌杀猪菜，有野猪、有家猪，反正我是吃不出来。吃完接着去唱歌，闹闹哄哄的，先前吃饭谁喝得多，现在谁就唱得多，唱得差不多了，全去洗洗睡了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上天给了我个大大的惊喜，下雪了。我到外边转了又转，照了不少照片，想到首都一朵雪花还没飘呢，就写了首诗，发到了微信上：

北京你下雪了吗？东北漫舞着洁白的雪花；

北京你下雪了吗？这里的风雪曾把我养大；

北京你下雪了吗？新年后的雾霾更加可怕；

北京你下雪了吗？快来滋润那些躁动的家。

北京，你下雪吧！

2014年2月7号，我刚刚从南方过完春节回来，下午睡了一大觉后，精神头总算缓过来一些。午夜做过晚课后，忽见窗外无风、细雪如沙，心想，难道说北京下雪了吗？我一下子提起了精神，拿起纸和笔准备写诗，半天也没有划拉出来什么，想了想，还是推门出去了。

来到小区的院子，白天喧闹的情景不复存在，像是被海水重新冲刷过的沙滩，显得平静如洗。台阶下面是那样干净，除了散着地热的井盖，连个脚印都没有。周遭安静极了，只有我踏雪的声音，停下来侧耳，雪花打在羽绒背心上，呢喃着，似在抱怨：雾霾下的人们，早已忘却了雪花的舞姿。

走出小区，外面的街道上偶尔驶过几辆出租车，楼宇、车辆都披着洁白的外装，再也分不出所谓的贵贱高低。街灯拉得很长，绿化树显得很安静，门口的两只红灯笼依旧在忠于职守。让我觉得很奇怪的是，那些流浪的猫狗半个影子都没有，也许它们在扎堆儿取暖吧，祝它们好运！

对北京来说，100多天或许并不长久，但这里的人们，哪个不喜欢用雪花来装点自己的生活呢？我写了一首《京城百日有雪》，以兹纪念：

急急如律令，素尘乱绕空。

茫茫犹可见，万物各西东。

浮生虽驹隙，无雪花难红。

昨夜行脚处，傲立三五松。

土豪的除夕夜

眼见2014甲午年在即，我们四家人约好，春节到泰国南端的苏梅岛去度假。旅行计划反复推敲，终于拟定经香港来苏梅岛，而绕过多事之秋曼谷。现在的海关俨然一副大国模样，跟国内飞行几乎没有两样；至于香港，更无所谓了，两地的区别就是，香港多数安检人员戴眼镜，而大陆的安检人员要年轻得多。

下了飞机，排了很长的队，我走进卫生间，换了一身背心短裤，率先进入了夏天。原计划中的旅行社接站车并没有出现，我们只好联系了一辆出租车，走了几十公里才花了1000泰铢，也就是200人民币，要知道十个人呢，多便宜啊！这个信息极大地鼓舞了大家，沿途左顾右看，商量一会儿吃饭的地儿。

苏梅岛属于半开发性质，平日西方游客居多，一水讲英文，幸亏有田老弟同行，语言学院的贸易高手，对付真假洋鬼子都不在话下，于是我们能够很快办理好了入住手续。这家酒店叫vana belle，位于海滩畔的一座小山，它不分套房和标准间，只有这种度假的模式，床极大、挑空很高，配置虽不起眼，水准却是超一流的。户外绿树环绕，私密性好不说，还有个3×5米的循环水游泳池。

安置好了以后，大家招呼着走出酒店，当地时间比香港晚一个小时，大约是晚上10点左右。先是张罗换钱，美元、人民币都行，差不多1比5的汇率，我一不小心，卡被取款机给吞了，正着急呢，旁边兑换窗口的泰国小姑娘示意没事，果然几分钟后，卡就退了出来。

沿途的小饭店都开着，还有专门的火锅店，最后我们还是选了一家岛上很有特色的，点了鱼、虾、牛肉以及青菜，怎么吃都带种咖喱味，和北京的泰餐口味相近，但价格便宜太多了，一通猛吃，光啤酒瓶就一堆，才花了2000多泰铢。回到房间，一夜无话，各自安歇了。

与三亚相比，苏梅岛更加清爽，连空气都带股子甜味。沙滩上，排放着躺椅，在阳光下，人们显得自在放松，一帮帮西方人都半裸着，多数年纪还都不小，但看上去很健康。我们有下海的，有看书的，孩子们玩手机或iPad，我看到蝴蝶飞来飞去，觉得美景浪费了很可惜，便写了首诗：

蝴蝶点点飞，鸟儿声声脆。海天层层蓝，波涌浪浪追。

除夕人人乐，岛国处处美。北望丝丝惘，天地慢慢醉。

今天是大年三十，朋友联系好了一家sea food，可以坐在露台上看海景。到达后，我们把能点的海鲜都点了，有牡蛎、各种鱼、对虾等，喝的是在香港免税店买的五瓶红酒。吃得差不多了，最后还上了龙虾，摆在那儿没人动，我问了问，这四个家伙就12000泰铢，抵得上其他所有菜价。朋友说：“没事儿，今儿过年吗，我们也得‘土豪’一把。”说得大家全笑了，孩子们更是指着那哥们儿，“土豪、土豪”地说个没完。

天色渐晚，来的国人越来越多，应该都是来过除夕的。上面一层有俩男女歌手，不停地唱着邓丽君的歌曲，搞得跟联欢会似的，非常温馨。回去后，老婆在看电视，我独自跑去了海滩的酒吧，空荡荡的就我

一个，一边赏月一边喝啤酒，间或还游游泳。

我最后的记忆是签单后，我扔下了8个空瓶子。据“领导”说，是俩waiter给我领回来的，多么独特的除夕夜啊！

输了就要会熬

年前去泰国旅游，住宿酒店的自助早餐非常棒，西点与水果又新鲜又可口，粥和饮料也很多，还有金酒。我们一行人一边用餐，一边猜住处是几星的。朋友回答儿子：“四星吧。”旁边的侍者忽然怪声怪调地用中文接口道：“不，六星的。”我们不由得都乐了。说起来，这儿的 service 是真好，服务员个个善良周到，还带点儿腼腆的神色，不像国内，总让人觉得彼此之间有种对立感。

下来海滩，朋友拍了不少美女图片，其实看过几次，很容易审美疲劳。我半躺着，选了一首文天祥的《除夜》诗，发在了微信上：

“乾坤空落落，岁月去堂堂。末路惊风雨，穷边饱雪霜。命随年欲尽，身与世俱忘。无复屠苏梦，挑灯夜未央。”

写着写着，我余兴未尽，也给好朋友们发了一首祝福诗：

海潮犹在耳，碧墅闻鸟鸣。佳节万里外，苏梅寄余兴。

凡尘一朝扫，圆月透心明。遥望合什祝，天下共此情。

考虑到是大年初一，朋友安排了五岛自助游，先是包租了两艘船，每艘船各坐五人。那船儿驶得飞快，两边的浪被风吹起，一会儿衣服就淋湿了。我问了问船老大，索性盘腿坐到了船头，身体上下起伏之余，尽享周边景色。靠岸处有一座小山，用水泥桩直接顶起了一处处别墅，这种独具匠心的设计，或许国内也可以借鉴。

到了一处海滩后，我们便都下船闲逛。我没带泳衣泳裤，只好干看着田老弟跟媳妇两人潜水，他说可以游出150米，还能潜下去极深。海岸上有丰富的绿色植物，我还捡了不少漂亮的石头。由于没什么事儿可干，大家便拿着照相机照来照去，老是合影。归途处有五座小岛，在湛蓝色的海水中显得峻峭挺拔。这时他们不让我坐船头了，说太危险，我也只好穿上了雨衣，就这样还是淋透了。

这里的酒吧位于苏梅岛最好的落日沙滩，我们团团而坐，要了当地的威士忌以及各种果汁，感觉舒服极了。有位男服务员讲话女声女气的，有人偷偷看waitress妹妹，估计与泰国的风俗有关。忽然，朋友喊：“快照、快照。”只见彩霞满天，一轮红日缓缓而落，映照着散落的渔船，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面，多么享受的夕阳酒吧啊！

最后，四位男士每人喝了9小瓶啤酒，吃了一轮又一轮的菜品，加上前面的船费，一共才花了13000泰铢，加起来才是那龙虾价格，看来昨晚被看作“土豪”并不冤枉。夜很深了，酒吧为每桌客人安排放两盏孔明灯，我们双掌合十，眼看着它们带着美好的希望与祝福，婀娜娜娜地扶摇而飞九天之上。

吃好了、喝好了，我们回到酒店房间，打起了两副扑克的双扣。第一次是中午在大堂，我和常老弟大胜而归。这回，中化的两位高手及时总结经验，可把我俩打惨了，连着四次大光不说，我们连二都没出去。

临行前的最后一战，眼看又要上演悲剧，我的搭档不干了，愣说打“王”时，要分大小猫，而且我们输方不抓王还不算。那俩苦着脸道：“老大，都三点半了，我们服了还不行吗？”我就坡下驴说：“苏梅岛、苏梅岛，其实即是‘输没倒’，反正已经输没了，赶紧倒下来睡觉去吧。”

第四天早上，我们很顺利地乘机前往香港。这是一次多么独特的过年体验啊！我望着越来越远的岛屿，暗暗说：

“再见了，美丽的苏梅岛。”

奢侈的记忆

小时候，看电影是种奢侈的行为。那时候，一般都是单位发票，给演些革命样板戏什么的。如果是好电影，必须得动用关系才能拿到票。每个人都想先睹为快，把看这场电影，当成那一年生活中的大事。记得《卖花姑娘》在县城上演时，简直是一票难求，有人甚至不惜用自行车票换电影票。

工人文化宫每次上演完电影，都能捡几抬筐的鞋，记得还踩死过一个人。所以，奶奶独自去看电影的那次，我和妹妹都格外担心。谁知老人家一点事儿也没有，就是从头到尾地哭，回来后，给我们讲里面的故事，嘴里还能哼上几句：“卖花来哟，卖花来哟……”有腔有调的，真是让人佩服。

小孩子那时没钱，也没有票，能混就混，不能混时，趴趴门缝也要看。当时恨几种人：学校教务处的、商场看菜堆的、单位门口把大门的，还有就是电影院检票的。我们知道凡是好电影，最刺激的都在后面，所以有时，等电影演到一半了再进去，这时候即使被检票的看到，一般也不会被轰出去。

还有一种不花钱的看电影方式，就是在农村看露天电影。别看地方不大，城乡观念还挺重。城里孩子在城里占上风，去农村了，尾巴就得夹起来。那帮农村孩子力气大，一旦犯起犟来，几头牛都拉不住。我在那儿丢过军帽，打过几次架，基本没吃亏，主要还是有大孩子罩着。

大学期间，只有阶梯教室有电视，但平时都锁着，只有有重要比赛

了，如足球世界杯，才能由学生会干部去借钥匙，来一次节日狂欢。对大学生来说，看电影也算是重要的娱乐活动，经常由班级组织。有些搞对象的也不在学校礼堂看，人家去专门的电影院，可能是方便搞什么活动吧。我曾拒绝过一回漂亮女生的电影票，估计当时脑子进水了，事后懊恼了好长时间。

20世纪90年代期间，淘碟成了我业余生活的一件大事，把北京城都跑遍了，认识了不少干这行的小老板。光在朝阳文化宫对面的那个小店，花费何止一两万。最逗的是卖碟的小胖子，后来拍起了一个广告，记得跟世界杯有关，当时还挺走红，事后再去他那儿，想买些特殊的盘，他却不肯卖了。我指着他鼻子说：“装、装，你丫就装吧。”

后来，我非常喜欢《看电影》杂志，对电影逐渐从感性走向理性，有时还写些影评。现在，因为看电影太方便了，打开电脑，多经典的电影都可以免费看，渐渐有点儿狗咬刺猬、无从下口之感了，兴趣也下降了很多。回想起来，我最想干的事情还是，和大学暗恋的姑娘单独看场电影；最怀念的事情还是，拿小板凳跟奶奶去看露天的《摘苹果的时候》。

第三章 社会圈

凡事还是要淡定

2013年年底，我坐火车回到了东北，一路上玩着手机，还没看几眼书呢，省城就到了。这里是我念大学的地方，朋友很多，加上微信又不替你保密，所以应酬是免不了的。中午和同窗在锦州烧烤小坐，随着啤酒瓶的增加，人也见多起来，聊着聊着就到了下午五点。

晚上在一家大厦小聚，一张大圆桌围坐了二十一人，除了我是小学弟，其他人都是高两届的师兄师姐。大家一一报过名字，发现彼此的变化都很大，令我万分感慨，岁月真是把又亮又快的杀猪刀。在座的基本都是官场、商场和学院的当家人，说话有底气，但都只是唠些家常。在老同学面前，不管你多成功，谁端着，谁傻冒。

散了以后，我陪海外回来的大哥去歌厅坐了会儿。这歌厅虽然号称最高档，其实也就是北京二档的水平，三档的收费。说起来，这一路总像有点儿不对劲，闻着有股晦气的味道。果不其然，大哥有早休息的习惯，我赶紧去买单，就觉得刚刷完卡一转脸的功夫，身份证和银行卡就不见了。于是发动群众一起帮忙，结果影子都没见到。

本来还约好了另外一个人，因为没有身份证，只好住在妹妹那儿。第二天，我过去把正事儿谈完，怎么也不肯吃饭，想回去补补觉，嘿，又把刚在香港配的眼镜，丢到出租车的前面了。我心里琢磨，今儿个还

真是邪啊。到了晚上，用得十分顺手的一把刮胡刀，也跟着神秘失踪了。

这些年来，好像一到某种时候，总有一阵子会丢三落四，不是在好事儿出现之前，就是在好事出现之后。这回算是之后吧。我只好像阿Q一样地自我安慰一下，不过心里仍旧不怎么舒服，毕竟丢的都是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物件。嗨，破财免灾吧。

在妹妹的家里，我和她的师父聊了两次，心结逐渐地打开。像我上面所想的，不过是凡夫的念头，很多东西随来随去，关键是心力需要集中起来，有时候心思活跃，不意味着分散，这些何尝不是修行呢？

临走那天，我去了火车站售票处，那里有个公安局的窗口，报了身份证号码以后，没用两分钟就盖了章，出了份证明，随后很快买了动车票。另外，眼镜的问题也解决了，本来就带了两副，压根儿没耽误使用，何况在北京还有几副旧的，剃须刀也是一样。老话不是说吗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

回到北京后的某天下午，我去公安分局取了新身份证，是按手印那种的，要不年底也得重新办理；银行卡更是十分钟搞定，只是从原来的深圳发展银行换成了平安银行。令我意外的是，竟然还是张白金卡。刚出银行门口，师弟打电话说，某大网站请我做他们的专栏作家，我点头的同时，心想，凡事还是要淡定啊。

围着名利团团转

小时候，我度过了许多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。一个有几十户人家的大院子，后面不远处，有一条小河。夏天，我们在那里捉蜻蜓、逮蝴蝶、抓小鱼，顺带着游泳戏耍。到了冬天，我们制作出一种冰车，坐在上面，用两个带着木把的铁条滑动，既可以比赛，也能独自玩耍，现在想起来都开心。

还有一种游戏特别好玩，就是抽陀螺。陀螺是木头的，底部半圆，最下边镶着一颗圆圆的铁珠，上边贴着各种彩纸，先用手把它在冰上转开，然后用自制的皮鞭抽动。在小河的冰面上，我可以一鞭子抽出十几米，那种旋转可以呈现出多种美丽的样子，在孩子们无忧无虑的笑声中，转啊转，团团转。

再长大一些，我喜欢放风筝。准备一种木制的转把，用上百米的鱼线一层层地缠好，再去街上买自己喜欢的风筝图案，做成漂亮的风筝。

最常见的图案是小燕子，也有孙悟空等人物，最贵的是蜈蚣，由十几个风筝联合组成。当刮风的时候，我们把风筝顺风放起，然后逆风而跑，再根据风的大小，调节手上风筝的远近。放风筝时，我们得绕开房子或树木，围着它们转来转去，生活也就这样流水般地过去了。

进了校园，我便喜欢上了各种运动，踢球、滑冰都是我喜欢的运动项目，可我就是不爱跑步。偏偏上体育课，老师总是让我们跑圈，围着我心爱的足球场，一圈圈地转，一边气喘吁吁，一边想：这要是脚下有个足球就好了。从宿舍到教室，再到图书馆，看似枯燥无味，我却在读

书和运动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

我参加工作27年了，换了几十个单位，一般都喜欢管人，而不愿意被管，身边的助手成天围着我转，自己也颐指气使地感觉很神气。只是夜里想起来，多少有些空虚，总觉得自己像那只童年时的陀螺，被生活的鞭子抽来抽去，看似自由，其实不也是团团转吗？为了金钱而常年奔波，金钱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直到跟随法师们学佛，我才真正有了些自在感，不再被贪嗔痴成天困扰。

前几天，我看到了一则小故事，感觉很受启发。有位年轻人到禅院拜望老法师，因为很熟，俩人一边品茶一边闲谈。年轻人心有所想，冷不丁地问了一句：“什么是团团转？”“皆因绳未断。”法师随口答道。一时间，年轻人竟然怔住了，陷入了长长的思考。

过了好一阵子，年轻人才说，刚才在路上的时候，看见一头牛被绳子穿了鼻子，拴在树上，牛儿想到旁边的草地去吃草，却摆脱不开，在那一个劲儿地打磨磨转圈。年轻人想用团团转来难为师父，没成想法师就像亲眼所见一样，一语道破天机。法师一边喝茶，一边笑着说：“你问的是事，我答的是理。你问的是牛被绳缚而不得解脱，我答的是心被俗务纠缠不堪。”

是啊，世间的七情六欲，何处不是绳子呢？它牵动着我们的身与心。不斩断贪嗔痴，永生永世都得不到解脱啊。

辽宁山东一家亲

我是学宏观经济学的，一不小心写起了书，多少有些误打误撞。前段时间，有位网友留言，说很喜欢我的写作风格，还和朋友打赌，可以让我为他的新书作序。像这种正能量的事情，我是不会拒绝的。一来二去地通了几次邮件，我俩就把事情定了下来。

这位老弟叫张璋，联系上我后，便毫不客气地把五十篇作品都传了过来，连自己的简历和住址都毫不避讳，一一写明。我浏览了一遍，很是吃惊。作者不仅是中文系科班出身，还是烟台作家协会的会员。而且他的作品特别投我所好，风格随性、笔触幽默，连篇幅都与我的文章相近，一千来字就将事情说得很是通透。唯一不同的是，他在文字把控方面更讲究，这是我这种野路子不好比的。

我最早发表的一篇文章叫《家乡的小河》，讲1999年在北京广济寺听净慧法师开示的一件往事。稿件寄出之后，《禅》刊马上给出了回应，刊登在了杂志2009年的第一期上。后来，师父们说我与弘法有缘，我才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了写作。包括博士论文和诗集在内，三年多来，我共出版了十多本书。

写作不易，所以我格外珍惜张璋的创作发心。在时下的物欲横流中，能静下心来做事，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实现。而且我很欣赏张璋的文章，篇篇都是发乎于心、守之于情的生活写照，从接孩子放学到同窗的情结，从胶东的圈子到红绿灯的议论，洋溢着浓重的齐鲁味道。此外，我们能如此投缘，大概还有一层原因：我祖上也是山东人，是最早闯关东的那批，对山东人有着天然的亲切感。

我的老家在辽南，家族中有一本家谱，里面有关于这些事情的具体记载。这本家谱中记载，家族老祖宗滕应元是山东登州府武举，明末镇守朝鲜半岛。萨尔浒战役之后，滕应元被皇太极极尽礼数招安。后来家族战死了五十多人，康熙皇帝封当时的滕氏滕天成为世袭游击将军。这种待遇延绵至子孙们，一直享受到民国初期。但与此同时，大清的待遇也是有条件的，那就是必须娶满族女子为妻。

所以，我们家族人员现在报户口时，有报汉族的，也有报满族的。“文革”期间，县城的左邻右舍们经常收到山东老家寄来的食物，小伙伴们经常将家里的山东特产拿来分享。那时，吃着可口的地瓜干、花生之类的小食品，我心想：祖宗们要是晚点来辽宁，留些近亲在山东，该有多好啊！

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负责资金工作。有位来自山东高密的张姓药厂老板，老和我套近乎，看我喜欢舞文弄墨，就喊来发小莫言老师，一起喝酒聊天。我感觉与莫言老师脾气很投缘。当时我还接触过另一位西北的文学大师，多少有些对不上撇子，总觉得他的作品有股子阴气。有次与莫老师等一帮人聊天，说起全运会足球“山东辽宁是一家，二比二平进前八”的那件事，我笑着说：

“谁让俺们都是山东家的呢！”

罩得住的朋友

每次回沈阳，大学师兄班哥总是虚位以待，介绍一些朋友给我，都是辽沈党政军界的翘楚。不管认识不认识，这帮人基本都这么开场：“我是大班的朋友……”在那个不小的圈子里，大班是个金字招牌。我有时会背一段“班哥语录”，显示自己的资深背景：“好人一定要介绍给好人，不能介绍给坏人；不能把坏人介绍给好人，坏人自然会结识到其他的坏人。”

班哥语录还有不少，比如说：“谁要装犊子，那就滚犊子。”他高大帅气，说话的气场也很强大，听起来简单明了，品味起来却奥妙无穷，这大概是因为他是学数学出身的吧。他还是现任辽宁周易协会的会长。记得2013年十一期间，我去玛丽蒂姆大酒店参加他孩子的婚礼，很为这位老公公折服。

婚礼上，班哥先是谈起了风水，认为有自然和人文两种，后者对人的作用更大；接着讲了一对外国老夫妻的故事。这对老夫妻一起幸福度过了八十个春秋，人们非要请教其中的奥秘，老绅士说：“忍。”人们觉得不解渴，让其再说一句，回答：“一忍再忍！”他把故事送给自己心爱的儿子，然后大声地问儿子应该怎么办？儿子一挺胸脯：“忍，忍不了，我就一忍再忍。”全场莞尔。

这位将近六十岁的老男人，现在最大的乐趣是踢毽球，他踢的是往前的进攻者，而毽球每一次进攻都得倒钩，可以想象其高难程度，何况他还是铁打的主力。大班俱乐部经常代表辽宁省比赛，2014年春节前，在大连的国际比赛中获得第三名，春节过后在沈阳又打了一次巡回赛，

再次名列前茅。

大班从工商局出来后，在非洲待了很长时间，尼日利亚华人商会会长刘老弟就是他的铁杆兄弟。十年前，我们在国贸为刘老弟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，有几个黑人哥们，普通话说得比我还溜。有个演员在酒桌上说了一句：“人生其实就是过程，以平常心经历不平常事。”我说自己是学禅的，所以冒昧地换了种说法：

“我们的一生，其实都是在用不平常心，经历一些平常的事。”

上次班哥来北京，带了一位干过交警的朋友，说起以前的那些事，我感觉十分好笑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省城一位老板在营口被这位交警截了，好说歹说都不行，就讲自己有位哥们吹牛，说一提他准好使。交警问谁，他说：“大班。”交警立马不干了，说你靠边靠边，等我一会儿。老板正忐忑不安呢，交警却换了便服赶了回来，拉着他说：“大班的哥们哪能这么溜了，走，喝酒去！”

在场的人都笑得不行，纷纷举杯敬班哥，看大伙这么有心情，他自己又讲了一个段子。也是在营口，他带着花篮看病人，在医院门口被某位交警拦住了，那人年轻特较劲儿，大班只好用手机给局长打通电话，他愣是不接。只好问：“你知道大班吗？”交警说：“知道啊，在非洲呢。”大哥说：“他回来了！”交警很奇怪：“你怎么这么肯定？”大哥笑了：

“你看看手里的驾驶证，不就知道了吗。”

非你莫属

20世纪90年代以后，大陆进入高速发展期，我身在其中，感觉有三个阶段：第一是纯粹的赚钱，大家都在谈在哪儿可以赚钱，赚多少钱；第二是谁出了什么问题，怎么才能摆平？第三阶段，人们变得更加平和，四处寻求好的工作，并把它当作终生的理想。

各类的电视节目很多，除了《非诚勿扰》，还有《非你莫属》。孟非安居乐业的同时，张绍刚却黯然离去，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，也就自动断档了。不仅因为缺少冲突而丧失了娱乐性，更是因为越来越像一部肥皂剧。那些嘉宾们既没有HR一样的专业性，又不可能有老板一样的决断。

在任何国家，面试这种事都是挺纠结的，它折射了生活中最残酷的一方面，尽管看上去很美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手上，都拿着一个放大镜去看别人、看工作的话，你永远不会有满足和满意的时候。因为世界不是以你想象的样子来塑造的。不妨试试去了解别人或了解某个企业，也许你会有新的见解。

张绍刚或许不是一位好的主持人，但他的较劲总是以对方受益为前提，其实这是最为难能可贵的品质。他说：“每个人都希望向别人表达，但别人不接受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意味着拒绝，或者说我们是错的？也许世界上并没有对或错，有着太多的中间地带。如果不能是非分明，可能所有人都需要宽容。”

在我本人的经历里，记得地产公司招聘那回，什么航空航天大学、

人民大学的，来了好几十个，跟专业边都不沾。连个前台，都好几个本科在争。人事部跟我汇报，我连问几个为什么？后来，亲自面试了那些大学生们，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：“房地产行业有前途。”我真的不以为然，这是时代变了吗？

因为喜欢孟非和《非诚勿扰》，有一天忽然觉得，招聘和相亲挺像的，其中的诚意无多，只是彼此有着共同的需求。您看，孟爷爷多像个街道大妈，带着二十四位女孩子，仿佛不是来搞对象的，而是像岳母娘一般地品头论足；天津台也是这样，那些著名企业给的待遇，比公开招聘的还低，只是为了展示自己判断力的敏锐。

苏东坡有回在自家花园散步，揉着肚皮问里面装了什么？丫环们倒是没有顾忌，一个说学问、一个说诡计，只有那位朝云姑娘轻叹了一句：“相公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。”

是啊，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，对个人来说，不合时宜本身，就是一种最大的悲哀。

自己对了，世道就对了

领导开车

我有位大哥1949年出生，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时，已经做了营长，后来他被定为反革命，和军长一起提前复员。后来好歹有了林彪的事件，他算是平了反，转到了省城一家驾校当校长。当初跟他谈的时候，是副校长，他却死活不干，号称这辈子只干正职，绝不做副的。

我俩后来成了大学同学，有时吃饭啥的，都是他买单，路上醉醺醺地碰到车，他只要一招手，十有八九会停下来，司机很热情地问：“校长，您去哪儿？”他倒不在乎这个，只是觉得有面子，面子对他来说，比里子重要得多。我去他那个城市，都是吃住在他家里，因为他常说：“这年头，比哥们还重要的只有两种人，厨子可以毒死你，司机可以害死你。”

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，公司办公厅通知我出差，陪老总去河北乐亭追一笔对虾养殖资金。老总当时刚学会开车，有一股子兴奋劲儿，一路上目不斜视的样子，只是再三地叮嘱我，仔细照看各种路牌。我那时候啥也不懂，一边问一边学，还比比划划地，跟打哑谜似的。这样一去一回，跟领导混得可就熟了。

回京后，处长笑眯眯地对我说，领导对我很满意，让他多给我些发展机会。我那时觉得挺奇怪的，不就是陪着跑一趟吗？连吃带喝的，怎么还跟有功劳似的。处长是我的同学，但大了十多岁，他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“所有的公司都有个潜规则，想要跟谁搞好关系，就争取和他一起出差。”

没过多久，处长带我从广州去珠海，他亲自开车跑高速公路，因为是生手，显得还很紧张。记得过番禺之后，他让我比较和那位公司领导的驾驶水平。我能说啥呀，只有认真道：“头儿，你们领导的素质就是高，怎么开、我坐着都放心。如果坐在那些司机身边，总有种莫名的紧张。”处头听了哈哈大笑，连连夸我的马屁拍得实在到位。

过了两年，我觉得在体制内横竖不是个事儿：不挣钱吃亏、乱挣钱倒霉，就自己下海开了公司。那时买了一辆奔驰500和600，还是觉得坐着不踏实，我严令助理开车的时速不得超过每小时70公里。后来有一天，有新人似乎无意地告诉我：“送您的时候确实不快，回去时的车速至少180公里。”

助理老弟回了老家，卧薪尝胆了几年之后，买了两艘船，搞上了运输。听说我到了他的城市，自然不会放过，叙旧情、聊友谊，更是喝得棋逢对手，最后不让我住宾馆，非住在他新买的市中心的新房子里。那天我虽然喝得有点多，但清楚地记得他对公司司机说的话：“慢点啊，千万别他妈超过70公里。”

最放心的银行

最近几年，我一直深受一张银行卡的困扰。因为是公司卡，里边还有几万块钱，但公司已经不存在了，不知怎么就罚起款来，里边的钱抵不了，外边的现金还不收，我至少跑过五家支行，连朝阳门的北京分行都去了十多趟，人家个个彬彬有礼，就是无所作为。

每次过来，一排队就是一个小时以上，然后部门推部门，这人推那人，几句话就把我打发走了，理由是要让公司负责人来。公司以前的会计也来过两趟，仍是不行，还得我来，我来了，还是办不了。问题是，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只能按章办事，这无可厚非，可那些高级经理或行长呢？一打听，人家可是忙着呢，不是开会出国，忙着“与国际接轨”，就是喝酒爬山，急着照顾中国国情。

这使我想起，最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故事《最早的存单》。说的是有一个美国老太太，在翻自己祖先的遗物时，看到一本书中夹了一张手写的存单，是200年前老老祖母在瑞士某银行所存的100美元存单。闲得无聊，老太太试着去这家银行在美国的分行取这笔钱。

分行工作人员接到这张200年前的存单后，发现这是一张手写的存单。分行长立即上报总行，总行立即派专人核对存单上的账号，在公司百年前的老账中，居然查到了该笔存款的底账，是到目前为止，找该公司来兑现的最老的存单。

总行行长亲自到美国找到这位老太太，邀请媒体等举行隆重的兑换仪式，按利息（以前银行是不收管理费的），给老太太兑现了50多万美

元，并且现场奖励这位最老客户100万美元。事后，这所银行收回这张存单后，把它装裱起来放在该银行的展馆，并对公众说：“存在我们银行，只要地球还在，您的资金永远不会丢失。”

当初我最头疼的是，银行每年收我20元年卡费，因为没有渠道去交，与其议论一个人的好坏，不如视其是否说话算数。对于言而无信的人，敬而远之最妥。

按月翻跟头，没几个月就过百了。钱倒是小事，关键是影响个人信用。以后买车排号、买房按揭，都会受到影响，中国的银行真是很行啊！

后来，我偶然进了这家银行的办公场所，领导们对银行卡这件事倒是挺重视的，几个部门也都表示会通力协作，表示会尽快处理此事，还帮我把2013年的年费给免了。虽然这事到现在还没结果，总归人家是尽心尽力了，我表示感谢也是应该的。

令我遗憾的是，现在我们的银行里，没有看到装裱起来的“最早的存单”，有的只是各种形状的一面面锦旗。

卖车的背后

马年春节，我回老家看望父母，其间会会几个发小。三巡五味之后，有人忽然问我要不要车？都是豪华轿车，有奔驰、宝马等，比市价便宜好多。卖车的都是当地人，手头越来越紧，急于出手变现。其中有两辆悍马，价格更划算，但没牌照，哥们儿说：“我们这块儿特认车，悍马不用上牌照，随便开，车主全是牛逼人。”

老家在海边，原来是个人民公社，管辖二十几个村子，一半以上属于渔村，靠渔业为生。最近三十多年，家家户户打海蜇，有钱的养船，没钱的出力，家里的自留地全都盖上了水泥池子，用来炮制蜇皮和蜇头，由于使用白矾等工业原料过度，地下水全部受到污染，现在都靠桶装水生活。

后来，鞍钢、中海油等国企进入，投资几百亿上项目，十多个村落全都拆迁，农民们拿上补偿款，住进了安居楼。有些渔业户有很大的海滩养殖场，动辄得到百万千万的赔偿。这本来是天大的好事，可是现代化企业用不了多少人就业，政府也没有详尽的再就业安置计划，所以农户拿到现金以后，开始茫然躁动起来。

老一辈希望做些小生意，哪怕买辆出租车或者租个商铺也行，但有了钱的青年人哪里还肯受苦流汗，先是打牌喝酒，后进桑拿歌厅，继而攀比着买好车，又有面子又威风，到哪儿都有人捧着。家里面，老人们叹气，女人们无奈，孩子们无心上学，虽不说家家如此，却也是普遍情况。

时至今日，家乡早不是万把人的规模，而是聚集了四五十万人口，仅搬迁过来的黑龙江人，便远远超过了原著居民。大树底下无青草，几家高科技国企的安家落户，并没有拉动多少当地中小企业的发展，反而争水源、抢土地，引发了房地产行业的畸形发展，该城区的房屋剩余率已经高居全国首位。

观天际，云卷云舒；看海边，潮起潮落。渔民们都知道，往往落潮之后，会有狰狞的礁石露出来，只是这一天来得比预料的还要快。打鱼种地的第一产业很难维持生活，机械加工等第二产业惨淡经营，就是运输、餐饮等第三产业也面临着严峻的竞争，先不说有忧患意识的黑龙江人，那些不知从何而来的江浙人群，也早就控制了小商品批发等各类市场。

酒局快散了，我讲了一个古代的故事。那时有不少读书人背井离乡进京赶考。途中，他们或在旅店歇脚，或在寺院苦读，有的则去青楼寻欢作乐，个别的还真遇到了杜十娘一类的痴情人，双方爱得死去活来。待到金钱使尽，书生可就尴尬极了，前有老鸨龟奴的白眼，后有情人的一双泪眼，最可悲的是自己在温柔乡里耗去了正能量，已经是欲振乏力。

最后，我对哥几个说：“车我买不起，但能卖还是赶紧卖了吧。他们只要还有渔民过去那种与天斗与海斗的勇气，日子总会好起来的。”

活在垃圾的怀抱中

2013年5月28日，吉姆·罗杰斯在BBC做节目，谈到有关中国经济首要问题时，排除了所谓的房地产问题，因为这种泡沫还不足以与美国次贷同日而语，其他如内战、瘟疫、萧条等，也都是能够调整的。他谈到，中国繁荣的终结者是水危机，因为唯有水是无法复原的。

从三江源到渤海湾，从乡村到都市，地下水位下降，水质严重污染。自来水甬说了，连洗完澡身上都一股子漂白粉味，至于桶装水，嘿嘿，鱼儿喝了都翻白肚。水又是如何被污染的呢？原因多了，其中一条就是垃圾泛滥。一位山东小伙子告诉我们：北京时刻都生活在垃圾的怀抱之中。

在2011年广东连州国际摄影家年展上，自由摄影师王久良以一组《垃圾围城》的作品，获得了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。他说：“这组照片不是为了反映垃圾场有多么脏和臭，而是在探讨垃圾周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是怎样的关系。”这位30多岁的山东小伙在拍摄过程中历尽艰辛，被狗咬、被人打，始终受到利益集团的迫害。可他说：“生活就是这样子，有些责任是无法逃避的。”

据媒体报道，北京日产垃圾1.84万吨，每年的垃圾产量仍以8%的速度增长。而北京填埋垃圾所耗的土地资源相当于每年消耗500亩土地，4年之后现有垃圾场将被全部填满。而2013年4月1日《人民日报》援引住建部的一项调查表明，全国600多座城市，有三分之一以上被垃圾包围。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5亿平方米，相当于75万亩。

可用于埋垃圾的土地越来越少，而人们产生的垃圾越来越多，“焚烧”便成了政府对付“垃圾围城”的主流想法。据统计，垃圾经过焚烧之后体积是原来的五分之一，重量只有原来的十五分之一，可以有效地达到垃圾减容的目的。即使这样，掩埋焚烧垃圾仍存在极大的隐患。

王久良自己制作了一张地图，上面标记了400多个垃圾场，而目前北京仅有6座垃圾转运站、13座垃圾掩埋场和3座综合处理厂，大多数都是野垃圾场，多是采沙取土后留下的大坑，被有关人出租赚钱，承租者则把大坑用于倾倒垃圾，一车收取几十块费用。这比正规的垃圾掩埋场便宜了很多，但缺乏相应的垃圾分类、防渗漏、防扬尘等措施。

这种一埋了之的做法，使附近地下水和土壤遭到了永久性的损坏和污染。令摄影师痛心疾首的就是，为了这么一点点利益，湿地、鱼塘乃至水田都被人填埋整平，做了垃圾场，因为倒垃圾比养殖和种地都赚钱。所以，王久良才会被各方利益者挤对、打击，甚至威胁可能要了他的命。

有人说，王久良是主烧派，他并不认账，因为目前的焚烧都在密集的人居地，好多危害是潜在的，他说：“我看到了一个事实，说出我自己想说的话，坏人心里有所顾忌，社会变得好一点点，我就觉得这是幸福。”根本解决办法目前还没有，他只是期盼看到这些照片的人，能够做出哪怕一点点的反思，每个人每天都减少一点垃圾，这个世界也就多出了一点点希望。选择简约的生活，可能是人类唯一的出路。

挑土难来推沙易

进入2014年以来，新闻热点接连不断，佛弟子们关注的多是玛氏食品公司拒绝道歉的问题。该公司制作并播放了士力架“饿货唐僧”广告，遭到了全球有识之士的指责和抵制。继龚琳娜、毕福剑前仆后继涂污法海禅师，随后惠州交警又把玄奘大师扭曲成五毒俱全的“神棍”，中国人的大师已经面目皆非。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，我们的底线究竟在哪儿？

我们对解构神圣并不陌生，经历过“文革”的人，应该对砸神像、戴高帽子以及剃阴阳头不会忘却。现在搞的这些教母、怪咖、屌丝以及饿货，都是在亵渎宗教。王朔的“我是流氓我怕谁”，以及周星驰的无厘头，多少还有些文化的味道，而前面的那些做法，则直接违背了国家的宗教政策以及相关法律。

周围很多朋友都吃过肯德基和德芙巧克力的亏。家里的孩子那时也“紧张”，为了图省事，没少吃这些玩意儿。后来渐渐变成了小胖孩，家长跟着着急啊，反复查找原因，根子就在于，西方公司推销的这些是高热量、高脂肪、高糖分的垃圾货色，最可恶的就是那些莺歌燕舞的食品广告。

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表明，这些快餐食品只提供热量，别无其他营养素，除了“三高”，普遍缺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，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症、糖尿病、高血压和龋齿等疾病，严重威胁儿童的身体健康。例如士力架，在美国是不能向12岁以下儿童推销的，而在中国却不一样。这种双重标准很令人疑惑，这是一个全球性食品企业该干的事吗？

细数玛氏公司的其他产品，彩虹糖、泡泡糖、脆香米、箭牌口香糖等，也都采取了广告轰炸策略。他们打着“横扫饥饿”“补充能量”“妈妈信赖、孩子喜爱”等口号，配之以温馨唯美的音乐和包装形象，从眼睛看的、耳朵听的、舌头尝的、鼻子闻的各个方面，迎合了孩子们天性的口味，从而俘获了这些幼稚的消费者。

玛氏食品不仅质量垃圾，而且鼓吹一些低劣文化元素，影响和扭曲了那些尚未形成批判性认知的儿童。面对着电视荧屏，他们对观众是这样进行洗脑的：暴力倾向、性别歧视、恶搞名著.....中国人从小就教育孩子“温良恭俭让”，蕴含着那么多的真善美精神，而玛氏企业为什么非要搞些假丑恶的东西呢？真是什么鸟配什么调。

不可否认，为了改革开放，我们优惠了太多的土地、税收，而且有针对性的法规和监管都还很缺失。有评论说，当这些狡猾的黄鼠狼遇上瘸腿的猫，钻空子就成了必然的事情。但是，作为拥有13亿多人民的国家，我们有权制止坑害自己下一代的那些跨国公司，请他们一定要记住：

“创誉难如针挑土，毁誉易如水推沙。”

生孩子是件大事

2013年以来，不少朋友都关心起计划生育政策来，有支持的，也有反对的。支持派觉得，人口总量在那了，独生子女生二胎不会有什么影响；反对的人认为，现在所有问题都是人多闹的，好不容易形成了计划生育的全民共识，一旦放开了，再想收可就难了。

我硕士的专业是人口分析与预测，那时候刚刚20岁，一心想为国家民族干点事。入学后不久，我就瞄上了基本国策，心里话：20世纪末，国家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，这话怎么听着都不靠谱。为此，我查资料、调整参数，一顿地忙活。有一次见到导师，连忙满心欢喜地作了汇报。他是中国人口普查方面的顶级专家，看着我，很认真地说：“多读读经济学原著吧，这件事就不要搞了。”

读研时，一位来自北大的师兄很有自己的主见，研究生三年没干别的，一心一意就鼓捣马尔萨斯的《人口论》，先是翻译了一遍，而后又对照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理论，细细研究了一遍，最后又研究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口政策。可惜的是，他的论文答辩还是没有通过。

那时候，所有研究生都在一个食堂吃饭，吃饱喝足以后，个别人凑一块聊闲天。那天不知怎么说到了我的专业，有位大我十多岁的师兄颇不以为然。他入学前是福建的公社书记，当时是这样说的：“计划生育政策有什么可研究的，在我们那里，跟骗猪没什么两样。”师兄说的是大实话，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农村妇女特别悲惨，得不到优先受教育的条件，要帮父母干很多农活，长大嫁人后，要做的事情就更多了。农村没有什么娱乐活动，小年轻们晚上一般就会做“那点儿事”，所以流产十多

次的妇女并不在少数。再加上受重男轻女的封建传宗接代思想影响，头胎生个女孩的农村妇女通常会受尽白眼，一般会选择继续生。可等到好不容易又怀上了，又可能被管计划生育的发现，赶上一辆大马车拉到医院去做引产，那种痛苦令人同情。

经济水平提高了，农村人的自觉性也提高了，现在让人家生二胎，年轻人还不干呢！我个人认为，二胎应该全面放开，主要受益者是城市的公务员。他们多数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双方父母的经济条件一般也比较好，一大家子都希望要两个孩子。别看现在找工作难，中国可能很快就将面临招工难的问题，成熟的劳动力将会逐年递减。

小武求职记

小武是河北正定人，像他这样的师范院校毕业生，是很难进入大型房地产企业的。第一次面试，人力资源部的王丽丽主管想都没想就把他拒绝了，可能是见他身材瘦小又态度恳切，就顺口说了一句：“现在不缺人，要不你一个月以后再来看看吧。”

刚好过了一个月，小武准时地出现在了王丽丽面前，她有些发愣，只好继续找托辞：“您穿的这么邋邋遢遢，太不符合公司的要求了。”没想到，这小伙子也不知从哪儿借来一套衣服，精神抖擞地第三次出现在人力资源部。部门总经理听说了这件事，亲自过来接待，最后告诉小武：“你真要来我们这工作，一要学习有关房地产投资的知识，二要拿到相关的培训证书。”半年以后，人力资源部专门为小武做了一次考核，果然得以通过。

在小会议室，傲总做最后谈话，第一次的见面握手，发现小武激动地手劲惊人，笑着说：“有热情好啊！热情是成功的动力。”更出乎意料的是，考察太顺利了，俩人竟然挺默契似的。最后，小武说了实话，他坚持看公司重要人物的博客与微博，尤其对傲楚阁的作品了如指掌。

录用是没问题了，傲总评价说：“像这样有心的孩子，干什么都会成功的，好好培养！”果不其然，如今的小武已经是武总了，现在南方一个项目公司出任副总经理，以忠诚和业绩闻名于整个集团。公司人力资源部一直把这事当成励志的故事来宣传。

在职场，像小武这种“有志者事竟成”的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，成功

了，一好百好；失败了，一切拉倒。在《非你莫属》舞台上，每周上演着求职百态，晕倒的、争吵的，更有那些一根筋儿的，不光吸引眼球，也引起太多的热议。佛学将人性中最大的劣处总结为贪嗔痴，“较劲儿”这事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？

从出世的角度来看，没有什么必须做的，因为没有意义，所以无所谓。《庄子》三十三篇多数是这样的表达，明贤法师常说的一句话为：“举不起，就放下。”但人有了肉体，便多了种种承当，再伟大的精神也得随许世俗，完成世俗生命所需要的吃喝拉撒睡过程，而不可知、不可说的层面是不为人知的。

生容易，活容易，生活真不容易！小武不是那种精神分裂的虚妄之徒，而是有着切实追求的商业版许三多。所以，他奉养父母，供妹妹读书，组建自己的家庭，这些对幸福的追求正是人性的闪光之处。

进不进组织都归组织管

1987年，研究生毕业以后，我和好几位社科院的同学一起分到了国家体改委研究所，由于专业问题，我分到了社会室，主任叫白南风，极有才华，而且很潇洒，当时他和副所长王小强写了一本《富饶的贫困》，被国务院指定为县长以上干部的必读书。

那会儿，所里办公在人民大学正门对面，而我们社会室的几个研究室，则在大门右侧的几间小办公室。员工的住处也不远，是海淀影院对面胡同里的知春旅馆。大家平时都忙得要命，看不完的书、开不够的会、写不休的研究报告，难得在周末能够清闲一下。

我喜欢看武侠小说和下围棋。记忆中，永山的棋最难对付，很少给对手机会；瑞中兄也很厉害。至于那位大名鼎鼎的国青兄，据说第一次跟他下棋的话，其诡异的路数谁也应付不了，再接着就好下了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其他人赢我好像很难。

入所不久，我有回上三楼，看到不少人在围观一盘棋，对局者下得还挺投入。不知怎么的，我感觉和穿牛仔装的一人特投缘，现在还记得他后裤兜里鼓鼓囊囊地揣着东西。当时的所里没什么臭规矩，连我这种菜鸟都可以乱吱声，还别说，我为那人连支了几招，最后他竟然赢了。

事后，一起下楼的南风问我：“怎么，你跟小强挺熟？”我说没有啊，还解释到：“刚才下棋的那人不是个电工吗？”这事后来传了出去，我才知道那位牛仔帅哥，就是娶了中国芭蕾第一美女的改革偶像王小强。

后来体改所搬到了黄寺的人定湖北巷，有一次讨论我的入党转正问

题。个别人说我贪玩不稳重，这时小强兄却提出了要看大节。记得他还讲了在洛阳拖拉机厂的事，当时上边追查一篇文章的来源，另外俩哥们替他顶雷，把他保护了起来。哥们儿还跟他说一定要进步，因为进不进入组织，都得归组织管。

我对这件事印象至深，不仅是因为他义气的特质，还有他难能可贵地保护了一个年轻人的政治生命和热情，真的让我终身难忘啊！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，中期的彭哥和我一起，请小强兄在昆仑饭店吃过一次饭，这以后我们就多年未见了。有时候，我会拜读一些他用心写出来的书文，尤其是那本关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专著，对现实太有指导意义了。刚才看到一则关于小强兄的消息，不知怎么便激动起来，想起了过往好多。

云卷云舒之间，其实当不当政也没那么重要，像他这样铮铮铁骨的汉子，是不可能被人民忘却的。

陪老板登山

我经商多年，感觉最琢磨不透的还是企业文化，这里面不可避免带有创业者的个性，比如柳传志的联想、海尔的张瑞敏、万科的王石。有一次，一个合作者极力向集团举荐我，我推辞再三，最后说了实话：“作为核心层，你们老板用的都是十几年以上的老人；作为职业经理人，我的年龄又有点大，消化起来很容易，就是有点咯牙。”

说起用人问题，各庄的地道都有许多高招。我有位好朋友，特别喜欢用退休的老干部，关系多、费用少，还懂得眉眼高低。我坐在他们中间开会，感觉十分怪异，很有点市长办公会的味道，看那些老大哥点头哈腰地给老板倒水，心想：在家里好好待着得了，老了还伺候人，何苦

呢！

还有位企业家创业时喜欢用同学，同学几乎把持了公司所有的重要岗位，结果很快内斗不止，连朋友关系都保持不住了。我问他为什么？他说是跟复兴集团学的，我说同学太讲究平等了，很容易得红眼病，有一两个帮衬还行，太多了肯定受不了。最后，我说：“因为你不是郭广昌。”

我们那批创业的，几乎都推崇王石，不少成功者还跟着人家去爬山，老严就是其中一位。听人讲过他的一个故事，觉得很有意思。有一回，严总带着公司的三位助手去爬一座名山，欣赏那里的美景，因为是周末，那几个人并没多想，以为是正常的娱乐活动，哪知道老板的心思。

把车停好后，严总忽然宣布自己不爬了，买了一张缆车票，告诉那仨人：“你们好好爬山，谁第一个上来，我可是有奖励的。”三位助手都笑了，比就比呗，谁怕谁啊。到了山顶，严总听着鸟声阵阵、溪水潺潺，目望着在山道上奋力的三个人，心里若有所思。

一个小时后，终于有人登顶，严总看了看表说：“不错呀，效率还真是高。”说完，递过一瓶水，还问他看到了什么美景。那人喘着气说：“我光顾爬山了，没注意什么景色。”严总有些遗憾地道：“唉，你还是业务至上啊，太急功近利啦！”

又过了十五分钟，第二个人也上来了，还用手机拍了不少风景照。严总一看，发现光影配合还不错，就笑着说：“嗯，你是个有品位的人。”足足等了快一小时，第三个人才姗姗来迟。严总见他背着相机，打开一看里边全是各种风景照，几乎达到专业水平，一声叹息

道：“你小子还是这么贪玩。”

不久以后，严总宣布退休，公司结构调整：第一个登顶者为集团常务副总；第二个那位则成了集团总裁；而第三个继续负责战略发展部。不过，每当到了周末，那个贪玩的家伙会陪严总钓鱼或爬山，时而发出阵阵爽朗的笑声。

踩到狗屎你就赚翻了

有回参加一个饭局，大家总觉得有点儿不对味，一位属狗的做事比较认真，站起来挨个排查，发现某公的脚底踩了狗屎，他自己还不知道呢。一边有人催他去洗手间赶紧处理，一边有人还在调侃：“你小子要走狗屎运啊。”众人哄笑不止，并不以之为然。

那天也真神了，饭局后，一帮人去隔壁的茶楼斗地主，踩狗屎那家伙果然大杀八方。另外一哥们儿的媳妇那天也在场，看自己老公一直在输，就说：“凭什么踩狗屎就叫走运？我们家老王还经常在家踩猫屎呢。”来自香港的朋友懂这个，便插言：“不是了，狗有叫旺财的。”

过去在农村，虽然鸡鸭鹅狗满处跑，但动物屎是珍贵的肥料，别说踩，想捡都捡不着。现在城里人养不起孩子，都喜欢养只宠物在家，所以无论小区里还是大街上，踩狗屎的几率也高多了。在社会上说“你这狗屎”是句损人的话，意思是这人是个无人理睬的臭家伙。

记得小时候过年，我们总是四处插鞭炮，然后借个烟头点着。其中有位小伙伴别出心裁，插到了狗屎上，等了半天没响，就趴过去看，结果偏偏这时候响了，崩得他满脸都是狗屎。从此，他就有了一个光荣的外号，叫臭狗屎。他母亲看到他哭着回家，一边给他洗，一边安慰说：“孩子，没啥，这是好事，走狗屎运呢！”后来寒假刚开学，那小子

真捡了个小偷扔掉的旧钱包，受到了学校的大会表扬。

在南方，人们觉得狗旺财，虽然不会主动去踩狗屎，但也并不忌讳。所以，狗屎运含有反讽的意思，就是在倒霉之中，孕育着更大的幸运。其实，每个人都有走狗屎运的时候，比如捡个钱包、中点儿彩票，还有那些插上了鲜花的牛粪。就像那次斗地主打牌，那哥们儿连连抓“炸”，打得对手连北都找不着了的情况，即使没踩什么，也是绝对走了狗屎运。

前年，我听一位女汉子讲过这样一件事。他们在广州某写字楼正办公呢，忽然传来一阵阵异样的臭味，跑过去一看，原来是排便的管道漏了，各种黄白之物蔓延而来。员工们一边跑开，一边大骂使用劣质建材的开发商。过后开会，领导圆场说，这是公司要走狗屎运了。可惜的是，他们只闻了屎味，并没有走运，第二年公司就倒闭了。

前两天聚会，一朋友说他十岁的儿子在小区里乱跑，不小心踩到了一坨冻得死硬的狗屎，结果把脚崴了。他问我这是好事还是坏事。我想了想，只好安慰说：“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您公子在马年的学习成绩肯定会大大地提高啊！”说完，众人举杯，一笑了之。

祝你周末愉快

1886年5月1日，芝加哥二十多万工人为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大罢工，经过艰苦的流血斗争，终于获得了胜利。这一天就成了国际示威日，即五一国际劳动节。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，美国再度爆发大规模罢工，要求实行每星期四十小时工作制，实现了一周双体制。

在我国，最早是1986年，国家科委研究中心主任胡平从国外考察归来后，率先向领导提议，学习西方做法，实行双休日。委里很重视，划拨了专门的课题经费，进行了多方的论证与考察，还做了试点研究，结论是利大于弊，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和劳动者积极性，于是同意了。

一直到1993年，几家部门联合上报国务院，后经全国人大讨论决定，从1994年开始实行隔周双休，此前，也有些地区实行五天半工作制的。另有说法是，1994年前后，中美入世谈判期间，美方突然提出，在全世界都实行双休日的今天，中国必须尊重国际惯例，并把这一项作为入世条件之一。不管怎么说吧，1995年5月1日，双休日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正式实行。

那会儿是白领阶层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了。每个人都很亢奋，男的相约一起喝酒、打牌，女的则逛街购物。有家庭的除了看望父母，也能带孩子游郊区、爬山。相应地，商业、餐饮业、娱乐业、体育业、影视业、彩票业、广告业乃至旅游业，空前地发展了起来，更带动了以后的长假经济。记得那年，歌手孙悦唱火了一首歌：

“这一年总的说来高兴的事挺多，身体不错，工作不错，心情也不

错.....”

我以前很适应休息一天的生活，觉得很充实很紧凑，到了1995年，开始创建国康公司，恰巧遇到了双休制。我不管那一套，依旧带领大家加班忙活，弄得身边人颇有微词。到了春节联欢时，有人比较委婉地提出了这一问题，我只有欣然答应下来，叹气道：“谁让你们赶上了好时候呢！”

习惯成自然以后，人们对于周末的考虑就多种多样起来了。孩子们的补习越来越多，白领的压力越来越大，倒是老人们没有感觉，有时打电话，母亲会反问道：“今儿是礼拜天吗？”前次聚会，我问某投行人士：“周末最想干啥？”他嘿嘿一乐：“出差。”大家都很惊奇，他却说：“习惯了，周末在外地更轻松写意，见朋友们也方便些。”我只好说道：

“那么，祝你周末愉快！”

给财神两个大嘴巴子

军哥很小的时候，母亲和父亲就离婚了。他的父母当初都生活在一个村子里，一个是儿童团长，一个是妇救会会长，那时候时兴女大男小，就组成了革命家庭。后来，男方抗美援朝去了，半年半年没信，女方开始担心，哭着闹着把婚离了，然后嫁给了一位年纪挺大的工人。

当时，他们已经有了一儿一女，妇救会长准备全都带走，可爷爷不干了：那可是传宗接代的孙子啊！有一天午睡，爷爷翻墙进了儿媳的屋里，悄么声的把军哥给抱走了，然后声称：孙子就是他的命。过了几年，军哥的父亲从朝鲜回来了，官职升了好几级，又组成了新的家庭。

那时候当兵是要有门路的，有了父亲的关系，军哥十四岁就进了部队，而且是最能打的那支。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政审非常严格，军哥当然没问题，顺利地做了军部的机要员。这个工作需要保密，几个联络人之间只能并联，不能串联，需要超强的记忆力，一背就是一串串的数字，可见军哥的头脑非同一般。

当时，我们国家跟周边的国家关系还很紧张，军队的作用十分明显，全国的口号都是：“备战、备荒、为人民。”事实上，农民的境遇最糟，工人有半供给制，稍微好一点，解放军的待遇最高，不光是能吃得饱，而且经常参与实事。军哥就是在一次“工农兵三结合”的运动中受到了一点牵连，所以复员回到了地方。

那时候的复员兵回到地方，百分百都有工作，而且都是好工种。军哥在医院做了几年保卫干事，后来又去副食品公司工作，吃喝起来十分

方便，但他总觉得哪里不得劲。借着一个机会，进了公安局，先干刑警，后干预审，都是公安系统的硬角色，交了好多朋友，后来心思就开始活泛了。

当时正赶上全民下海的浪潮，军哥也顺应潮流出来做生意了。军队出来的人，经商有利有弊：有利的是肯干、讲信用；不利的是太直率、轻信人。看到别人赚得盆满钵满，等到自己实际操练起来，远不是那么回事。一些所谓的朋友说起话来十分中听，干起事来相当操蛋，军哥连着干了几件事，都没有挣到钱，心也越来越急了。

后来，军哥把所有的本都拿出来，在闹市区开了个饭店。这种小本生意靠的就是两个字：勤、俭，而这正是他的短板。军哥自己既不管采购，也不懂后厨，成天招帮哥们来店里免费吃喝，那还能有个好吗？刚开店时，军哥在大门旁边供了座财神，眼见生意越来越差，军哥就有点儿急了，有一天借着酒劲儿，指着财神鼻子就骂。本来他就是不信邪不迷信的性格，借着劲儿，还给财神两个大嘴巴子。

啥也不用说了，军哥的小饭店不到一个月就黄铺了。从那以后，军哥再也没有经过商，每天打打麻将、逛逛公园，优哉游哉地，小日子过得挺快活。

赚不过你，活得过你

老楚是南方人，父亲曾是位高官，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群众运动中，被人整死了。所以他从小就四处流浪，估计吃了不少苦，但他极少讲出来。看来在每个人的生活轨迹里，都有一点解不开的结啊。

虽然父亲没给老楚留下什么，但老楚总算是遗传了他的聪明。自从恢复了高考，老楚便开始顺风顺水起来，先是顺利考上大学；大学毕业后，又顺利留校当了老师。他教那门课比较冷，平时没什么学生搭理他，但每次一到考试之前，可就不一样了。有一位丰满的长腿女生，都去过他的教师宿舍好几趟了，后来据他自己说，眼睛都被晃花了。虽然没发生什么，老楚还是让人家过关了。

后来经人介绍，老楚和一位大家闺秀结了婚，过着很平淡的日子。可老楚不甘心，复习了半年，又考上了一所名校的研究生。本来毕业后大家有很多选择，可他还是坚持回了老家。记得送行那天，大家都喝了很多很多酒，都很舍不得这位幽默随和的老大哥。这时，老楚悠悠地叹了一口气：“户口调不来，想儿子啊！”

在省机关做了没两年，老楚静极思动，跑去了一家国企做业务，但没有做出什么业绩，后来改行做行政了，又有些不胜其烦，索性回家炒起了股票。有一次聚会，听他说得那么热闹，有人便凑过去问：“老兄，您手里有多少本金啊？赚了不少吧？”他脸一红，崩出仨字：“二十万。”

老楚的事迹虽然乏善可陈，但结发妻子够厉害。他老伴抓住机会，

赚了一笔足够一家三口过一辈子的钱，还把孩子送出去留学了。所以，他炒股票全靠一种心情，只要不耽误喝酒就成。过去一提他夫人，他那小眉头总是皱着，现在再一提，一张老脸得意得跟开了花似的。

老楚看上去很和善，整天都笑眯眯的，只有极熟悉的人才知道，他骨子里是十分要强的。他平时好喝几口，量并不大，脸一红了，便开始抬杠。有一回，同桌的几位大佬在那里风清云淡，老楚忽然聊起他的企业，说涉及石油、通讯、地产乃至银行，每个名字都令老朋友们发蒙，他更开心了：“我每只股票都买一点，虽然不多，那也是股东啊，我要的就是这种当老板的劲儿。”

最近几年，老楚特别注意养生，谈起养生来一套一套的，而且面色红润，让人感觉很健康。不过酒还是戒不了，喝多了照样发飙。记得年前相聚那次，他又喝美了，指着在座的成功人士大声地说：“我他妈赚钱赚不过你们，活还活不过你们吗？！”

绑匪也是亲人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，我去沈阳铁西区出差，在路边的一家小店，和同事点了一斤三鲜水饺和六瓶啤酒，我们东北人最得意的一口就是凉啤酒就热饺子。喝着聊着正高兴，边上来了两个人，工夫不大，就喝了一斤白酒，听着他们聊的话题，真够疼人的：割一只耳朵，1000元；剁一条腿，1500元等等。吓得我们赶紧溜了。

后来，我问当地的公安朋友，他们叹着气，说没准都是真的。因为那时铁西区一大半国营企业倒闭，由国家主人变成了无业游民，这种落差实在是太大了，所以不少人混社会。过了几年，沈阳破了一起连环杀人案，应该是国内最大的一宗，死了有近70人，但媒体没有刻意的宣传或夸大。我估计当时遇到的两位，就属于该团伙的编外人员，因为真正的杀手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那么聊天。

东北有这么一句嗑：辽宁凶、吉林虎。说起来，长春人也不含糊，当年用那些板砖，不知道敲碎了多少后脑勺。这事跟抢出租车差不多，既没有技术含量，又落不下多少实惠，何苦来哉，还不如绑架呢，至少那是有钱人。2014年春节前，长春出了一件新奇事，绑架绑出了一个姐姐。

1月19日，范女士开着自己的宝马出门办事，不知怎么，被歹徒给盯上了。她刚开门进到车里，三个人分别也冲了进来，用刀胁迫着，把车开到了郊区，进了一间出租屋。范是个智商情商都很高的女人，听这话音知道，凡是看到了绑架者长相的，按惯例都要被撕票。

她心里打鼓，但表情并不慌张，看到有俩人出去了，就和看守她的那位，开始慢慢套瓷。先是夸那人帅，长得像台湾的林志颖，那家伙竟然很开心，称他前女友就是这么说的。这下好办了，俩人开始唠家常、摆厉害，范女士说：你们不就是想要钱吗？姐给！这么说着说着，她认那人为弟弟，对方也一口一个姐地叫着。

两个团伙回来后，弟弟拍着胸脯做了担保，范女士也很痛快，把银行卡和密码都摆了出来，让他们尽管去取。果不其然，那俩人很快拿到了一大笔钱，开心得不得了，还想请这位范姐搓一顿。到底是新认的弟弟懂事，说姐姐的家人该多着急啊，还是让姐先回家吧，相约有空再聚，最后四个人依依惜别。

过了几天，三名绑匪在另一次行动时失手，在公安局里，把这件事也捅了出来。公安去取证时，那位范姐死活不承认，坚持是自愿送的，还要去看望三位弟弟。绑匪们眼泪都下来了，告诉警察同志：我们姐姐，那是讲究人啊！

2014年以来，网络上播了好几款沈阳及本溪的抢钱事件，画面十分逼真，不知怎么，还有歹徒的审讯录像，听着不是小品又赛似小品。我想，这里面有案犯们的简单憨直等性格原因，但是，有没有相应制度的检讨以及道德教育的缺失呢？

给女汉子立个标准

虹姐是位70后，为人十分粗豪，中专毕业以后，去了一家广告公司，整天和一帮老爷们打打闹闹，由于两个月没有业绩，受到了老板的严重警告。不过很快，她的业绩就开始直线上升，有一回酒后，闺蜜女同事问她有什么秘诀，她说：“嘿，那帮客户比我们班的男同学，好糊弄多了。”

第一次结婚，虹姐纯属是被家里逼的，丈夫是个公务员，钱不多，事可多了，整天怀疑她在外边有什么事儿。尤其是公公婆婆，成天指派虹姐干活，令她心里十分压抑。过了不到半年，俩人就离了。家里人挺为她着急的，虹姐却长出了一口气：“得了，总算对你们交待过了。”

虹姐不愧为女汉子，竟然是净身出户，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男方。闺蜜会面时，忽然奇怪地问：“你不是净身了吗？怎么还留个戒指？”她立刻回击：“你才净身了呢！你还东方不败！这不是那傻x觉得这玩意儿没用了吗，跟我要了两万块钱现金，才让我拿走的。”

自从应聘当上了五星级酒店的大堂经理以后，虹姐格外地热爱这一行，觉得迎来送往的都是些权势人物，特别有面子不说，还可以利用当官的办事，利用有钱的花钱。反正她手里有一些优惠或免费的权利，用给谁不是用啊。虹姐经常喝完酒感叹：“酒店这地界儿，鱼儿又肥又傻，很容易下笨篙的。”

每年春节期间，她都招来一帮闺蜜，在酒店开几个房间，连打三五天的麻将。打牌中谁饿了可以点餐；困了就去隔壁去睡；不准带男

人，不准接电话，还有两条规定：不准欠钱，也不准借钱。谁输光了呢？好办呢，楼下ATM取去。

虹姐第二任老公是干基建的，觉得娶了这位酒店高管太有面子了，平白增添了许多关系和人脉。不过也有烦恼的时候，某次私人聚会，他喝得有点高，跟虹姐的闺蜜大倒苦水，言道：“我原以为她长相一般，相对能干净一些，谁曾想更乱。”

前阵子，她们见一位顶级的地产大佬，说好了吃完饭k歌，忽然虹姐接到一个私密电话，急急忙忙地往旁边赶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她高跟鞋插进了地砖缝里，整个人扑到了铁栅栏上，矛头戳进了胸口，离心脏就差了那么一点点儿。还好抢救及时，算是不幸中的万幸。

手术刚结束，她就给几位闺蜜打电话，说出院后，必须好好庆祝一下。人家劝她好好疗养，说这事多倒霉啊。虹姐却说：

“你懂个屁！老娘这叫大难不死、必有后福。”

火眼金睛

建哥是位老北京，看上去一副混不吝的派头，其实心思很细，大节上很有分寸感。比如开车，人们觉得“稳”最重要，其次为快，又稳又快才是第一流的。而建哥的车早已超出了这个境界，能永远保持一种速度，即时速七八十公里左右，同时还不踩刹车，把车开得像座移动的沙发。凭这手绝活，很得老大的赏识，不止一次地说过，只有坐建哥的车能睡着。

他有个特性，尊重读书人，您客气，他比您还客气，但不能耍心眼，这可瞒不过建哥的火眼金睛，所以真正赢得他友谊的文化人，掰着手指头就能数出来。对付下三路的人，他太拿手了，讲规矩、讲义气，绝不让这帮人蹬鼻子上脸，不欺负老实人不说，专治刺头。所以，公司的行政和司机没有不怕他的。

回到家里，他基本听媳妇的，形成男主外、女主内的格局。对闺女那得惯着，捧得跟星星似的，可也怪了，那女孩学习特别好，本科念的清华，又去英国拿了个博士学位，给他脸上增了不少光。不过也有犯愁的时候，闺女一米八的大个，比模特还漂亮，再加上智商，没什么男孩子敢追，她的终身大事没少让建哥操心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可能是高层斗争的关系，建哥被牵涉进去了，由检察院办的案。问起很多事情，他全部一推六二五，就是不知道。人家说已经掌握了，他反问道：“知道了还问我？”至于立功表现之类，他根本不理，说你们瞧着办吧，自称小时候以捡煤核为生，大不了重操旧业，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。

见他态度不好，人家也很生气，千方百计地想要突破。后来，建哥的脊椎病犯了，几近于瘫痪，有时甚至用被单抬着去过堂，负责案子的人事后说：那主儿真够爷们的。有一回，他对主办人说：“您靠近点，我跟你说。”然后一把掐住对方脖子，死活不撒手。再往后，他躺在床上，审讯者离着老远，怎么喊也不敢过来了。

他之所以犯浑，主要还是心里有底儿，一是真没事，二是老大总会说话的。一年多以后，建哥被无罪释放，先在家里好好调养了俩月，然后开始要说法了。他说：“老子受了那么多的罪，不把火发出来哪成啊？”于是，他去上级机关要求落实政策，办事人员开始还推三挡四，后来，求爷爷告奶奶地让他回原单位解决。

那天，公司正开总办会呢，建哥直接闯了进去。他说自己差点死在里面，什么事重要？什么事也没有落实政策重要。公司班子了解他软硬不吃，赶紧安排相关人员特事特办。建哥可不惯毛病，继续连损带闹，忽然把那话儿掏了出来，一边对着人上下乱叱，一边还说：“在里面关出毛病了，实在憋不住了，对不起、对不起。”

一帮领导对这尊瘟神实在是没辙了，边躲边喊人快办。建哥还是依不饶，双手扶着裤子嚷嚷：

“快点啊快点，如果绷不住，我可就在这方便了！”

一个保安的心里话

有位朋友是个三国迷，总跟我说关羽被人为地拔高了，与此同时，张三爷则受到了低估。我对此不以为然，张飞这个人太过暴躁，而且欺下迎上，远不如关二哥待手下如兄弟，所以，社会上都喜欢追随关羽这样的大哥。有个朋友就犯了张飞的毛病，总喜欢与服务人员拧巴，尤其是保安，为此耽误了不少事。有一回，我看他把车横在车库前，跟保安论了半个多小时的理，我实在有事等不了，才强拽着把他劝走。

我以前也有这种毛病，后来接受了觉真法师的教诲，才逐渐改正的。法师说，服务员多不容易啊，你坐着、他站着；你说着、他听着；你喊着、他跑着；你骂着、他忍着。抛开金钱的因素，这种精神正是佛菩萨所倡导的，也是人间最为缺乏的东西。

我们小区有许多保安，有老的，也有年轻的；有绷着脸的，也有爱笑的；因为爱笑的少，所以很容易被记住。我们小区的车库出口处，就有那么一位爱笑的保安，不到五十的样子，憨厚中带有几分精干。每次人们拎着东西经过，他都会主动地把车杆抬起，看你没事，他就会主动上来跟你聊几句。后来比较熟了，我才知道他叫王小宝，很喜欢看书。

问清楚了他的名字是哪几个字后，我就送了本自己写的书《段子》给他，还留言请他“雅正”。王老弟显然很高兴，下班后总要看上几页，没多久便看完了，于是我接着又送了他另一本著作。春节前，他突然交给我一封信，有两页纸，请我回家再看，只是表达了他自己爱好文学的一些心情，并跟我说要回老家了，但春天还会回来上班，还表示可

能的话，想请我帮忙找一本短篇小说集。

由于我经常出差，错过了给他书的时机，为此心里暗暗遗憾。前几天，我们忽然在电梯口碰上了，彼此都十分开心，我说那封信写得很让人感动，我想有机会一字不改地发表出来，问他可不可以。王小宝点点头，表示完全同意，末了，还是让我尽快地给他找本小说看。

如是，下面就是王小宝老弟的信件全文。

滕博士：

犹豫再三，还是想和你说话，因为你是我独一说过话，且学问最深，容我能拿的起自尊，能正眼看过我的人。

我是一个来自农村到北京打工的农民，但确实酷爱文学，真的，有时候还想着写点什么。但我十九岁当兵复元回家，把厚厚的一堆书一本本烧完时，想写的梦就死了。农村确实是另一个天，成天的忙着，算计着，怎么能多争点钱，起早摸黑的忙着，计算着怎么能少点开支，房子、儿子。一晃，二十几年过去了，走在路上叫爷爷的人多了，其它的还不如说一照旧，因为别的压力也随着来了。

才来北京时，报着能多争点钱的想法，兴冲冲的来了，但下了火车，只坐了三里地的路被黑的士强行骗去120元时，我的心凉了，这就是北京？这就是天子脚下？我落泪了.....，我解释着，恳求着让老乡帮我找到了现在的活儿。几个月过去了，我的心渐渐平静了，做保安偷闲的时候多，我认真的观察身边的人、身边的事、忙碌着、同时也开心着，下班后也慌忙地去过几家商店，不夜城，北京真的是个不夜城。

我尽量丰富着自己，做人、做事、做一切，好象又找到了失去的自己。

看了你送给我的书，老官、朋友、吃鱼等等它解析着社会各角、写的自然、彻底，象清能见底的流水，它使我脑清、眼亮，心情也舒畅了很多。书如其人，记得有一次，你从车内探出身子，举起大手，高声喊我，“王老弟”，真的当时我惊呆了，一位博士直呼一个小保安，“王老弟”，这是我梦里无所求的，假如在村子里谈到这事，人们肯定会说，“你是瞎吹”。

有些时候，我也想过，自己是写不出什么的，只是生活压力重，需要的是一种释放，而、但我每次给别人，发出去的手机短信，别人总说，你都可以写小说拉，但我连着给他写了几封手机短信，他说她难受的哭了时，我内疚说：我写的不是你。他也不愿写了，其实也挤不出来了。

终归有些爱写，这样的梦，所以想告诉你，因为你是唯一送我书且我见识过的有文化的人，所以说了这些话，

你有写出来的“短篇小说”吗？真想看看。

礼

王小宝

论土豪与蜗牛相似性

自从台湾两党轮流执政以后，老才子李敖的眼光就盯上了大陆，虽然不乏小骂大帮忙的嫌疑，但其毒辣的眼光，绝非一般人可比。前两天在网络上，看到他点评了郭美美的一段话：“年轻的姑娘炫富，无非就两种情况——要么睡她的人牛逼，要么睡他妈的人牛逼。”这话说得含混，关键在于睡的人是亲爹？还是干爹？

接着，李敖又质疑郭美美所说的：“自己所有的钱，都是通过炒股而来。”发动了广大的网友进行了大量搜索，近些年的股票市场可以说是一塌糊涂，究竟是哪支股能如此厉害呢？李大师显然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最后才给出答案：原来是P股.....

北京的酒局上，一直活跃着数以万计的女性朋友，演员、歌手、学生等不一而足。我几次听到她们谈到土豪问题，说起煤老板们都没有以前好玩，影视剧也不拍了，房和车也不怎么送了，连吃饭和唱歌都有些凑合了。她们尤其痛恨新出台的结婚公证制度，记得有位姐妹说：“与其那样，谁还找那些土老帽啊，靠人还不如靠自己呢！”

我心里暗笑，随着美国页岩气的大量开发，以及中国雾霾天气的日益深重，煤老板的日子肯定是越来越不好过了。再者说了，大家成天在微信上交流心得，什么情况不清楚啊！凯子既然已经百炼成精，当然也就没有过往那么好钓了。

秋天的时候，我在香港见了不少朋友，谈起大陆的土豪，我说他们很像是蜗牛。看到众人不解，我解释说，蜗牛本身笨呼呼的，看上去

肥嫩鲜美，背上还背了座“大房子”，那显摆的样子，不是土豪是什么？所以，不要听歌里唱得那么优美动人，在黄鹂鸟的眼里，蜗牛只是一块肉。

看到人们很感兴趣，我继续侃道：在夏夜里，蜗牛悠悠地走在草地上，一只萤火虫如天使一般，轻盈柔美地飞来，轻轻吻了吻蜗牛。虽然只有0.8厘米大小，却在黑夜中抚慰了蜗牛那颗孤寂的心，更仿佛照亮了前方的路。但就在这轻轻的一吻之后，蜗牛貌似幸福地晕倒过去，原来甜蜜的吻中含有麻醉的毒药。

眼见猎物倒下，这只小虫随即发出讯号，漫天的同伴从四面赶来，尽情地享尽了这肉乎乎的肥美大餐后，摇晃着各自的灯笼离去。说到这里，我对在场的多位官员和老板们轻轻一笑，言道：

“在温柔乡里慢慢迷失，土豪与蜗牛是何其相似啊！”

多老的人民币都是人民币

2014年春节前，我见到了一位大师，他告诉我说甲午年是1000年中最好的年头，有什么大事赶紧办。大家顺着这话题聊开了，多数都是想再要个孩子。有女孩的，想再要个男孩；有男孩的，想再要个女孩。有人问我喜欢男孩还是女孩，我说当然是女孩：“女儿童年能穿漂亮衣服，全家都宠着；做别人女朋友时，可以无理取闹；至于嫁人当了老婆，那优越性……”话音未落，赢得了一片赞声。

根据我的观察，夫妻们都是那么回事，性格合的默契点，不合的吵闹点，但上有老、下有小的，多数也就凑合着过下去了；等年纪大了，下面那点儿事差不多也消停了，就更认命了。这时候的老夫老妻，才真正能体会到相依为命的感觉。与其他事情不同，夫妻之间遭笑的事往往最多。

一对夫妻，男的离休之后，回到家里指手画脚，弄得老伴非常反感，觉得他打乱了家里原本平和的气氛。有一天，男的忽然放了一个响亮的臭屁，老伴一边用手扇、一边说：“呸、呸、呸”。谁知男的却撇起了嘴，回击道：“不就吃个屁吗？不带这么吐壳的！”

有一天，妻子有事没事地在丈夫面前晃悠，最后终于忍不住了，说道：“哎，你没看到我把头发理短了吗？”丈夫上下打量了几眼，不高兴地说：“挺好的长头发干吗剪得这么短？怎么也不跟我商量商量。”妻子回答道：“你的头都秃成这样子了，什么时候跟我商量过啊？”

好多白领夫妻周末都回父母家吃饭，一是省事，二是考虑到老人想

见隔代人的心情。至于小孩子，当然愿意去爷爷奶奶家耍泼撒娇。某日饭后吃橘子，儿媳不小心掉了一瓣在地上，婆婆瞅了一眼，就说：“没事，洗洗能吃。”儿媳二话没说捡起来，用矿泉水冲了冲，顺手塞进了儿子的嘴里。

有一位老板被老婆告到法院了，说他在外面又养了孩子，犯了重婚罪。在调节过程中，对方律师问他知不知道该受到怎样的惩罚。他反正是肥猪不怕开水烫，翻着白眼回答：“知道啊，罚我有两个丈母娘。”

有一哥们从进出口公司出来后，给一个私人老板打工，我们都挺奇怪，因为那老板还没他有钱呢，他却说：“你们不知道，我一边看他玩空手道，一边暗暗地笑得肚子疼。这种感觉可好了！”他一直没有再婚，有空没空地见见二三线演员，结果人家都嫌他抠又年纪大，他不去反省深层原因，却摸着自己那张老脸苦笑：

“既然喜欢人民币，干吗要在乎它是哪年发行的？”

有屁不放憋坏心脏

俗话说，管天管地，不管人拉屎放屁。因为这事儿从急从权，不分时间地点，总显得那么天经地义。比如在农村，小孩子得哪儿拉哪儿，所以才有了一句老话：“娃娃拉粑粑，挪个窝儿。”进到了城里，这就叫上厕所了。别说人了，宠物都知道该在哪儿拉撒，这也算人类的一种进步吧。

在高速公路上，下车方便几乎成为一景，男的通常急火火下车，对着大地一通发泄，然后很痛快地抖擞几下，拉门上车。相比之下，女同志就不那么方便了。我参加过几次旅行团旅游，从方便问题上便能体现出导游的水平。有经验的导游不光会讲段子，还可以不失时机地停车，解决大伙儿的“进出口”问题。

过去逛街，找地儿如厕是最令人头疼的了。北京还好，从王府井往胡同里随便一拐，不出100米，保准有一公厕，而且酒店、餐馆也多，活人总不至于被尿憋死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在沈阳的太原街可就不行了，几乎没有公厕不说，有的餐馆还定个死规矩：不就餐的人，绝不行方便，哪怕给钱也不行。还好，后来那儿建了万达广场，多了些麦当劳这类的快餐店，里面有提供方面的地儿。

我有几大人人生体验，其中有一条便是：屁滚尿流。就是说，撒尿时再放上俩屁，绝对是让人浑身舒泰的妙事。反过来，有时参加会议，或是在公共场所，赶上吃的不对劲儿了，那是相当尴尬。而且身体好的人，放屁往往还味道大，万一弄得旁人被人误会了，就更不妥了。谁也不能放完了举手：“同志们，是我对不起大家的。”

老家有句话：有屁不放、憋坏心脏。所以碰上这种事，也不必为难自己，该咋地、就咋地。记得考博士那回，我中途举手，请求去厕所，那监考人是学院的学生会主席，责任心颇强，一路地紧跟，撒尿都在那儿盯着。我考上后，发现他是我的正宗师弟，后来更成了铁杆弟兄。有时茶余饭后，我没少拿这事儿开他的玩笑。

2012年的时候，我常去建外soho游泳馆。那里的更衣室男女标识很怪，我第一次游完出来，迷迷登登地拐右边了，进去发现：有一女的刚好穿完衣服，看到我，似乎还镇定地点下头。我汗都出来了，赶紧溜之大吉。记得在长治市也发生过类似情况，当时在火车站前的公厕里，我也迷迷糊糊走错了，幸好走了一半有所察觉，便退了出去。提醒大家，出门在外，注意力一定要集中啊！

厕所标识挺体现文化特色的，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特色，有个链接曾记录了好几十种这样的厕所文化。奇怪的是，我有回去朋友家，房子是四室两厅三卫的，其中的一个卫生间门口，贴了个女厕标志。有人好奇地问：“为啥不同时设一男性的呢？”那哥们答道：“你们这帮家伙上厕所乱哧，这是为了女性的方便和卫生啊。”

别着急，让人说完

2012年夏天，我去沈阳某医院例行体检，快中午了，结果才出来。那老医生看了我一会儿，忽然说：“幸亏你来得及时啊……”我一听，顿时汗就要冒下来了。又听他慢悠悠地接着道：“你再晚来一会，我就吃饭去了。啊，这个身体挺好，没事！” 听完后，我的心才放下来，这老爷子怎么说话大喘气啊。

喘气是个医学名词，即急促地呼吸，是指紧张活动中的一种短暂休息。着急或在运动中，经常会产生这种情况。至于大喘气，反映的状态更为强烈，中医常说是心脉弱的原因，表现为睡不好和手心出汗。后来，人们在生活中把大喘气当做一句方言，就是好好的一句话，不一次性说完，由于停顿不当，从而引起的歧义。

非常喜欢刘宝瑞的单口相声，有个段子叫《猫蝶图》，人家问：“小子，你爹还在吗？”他一翻白眼，拖着长音说：“我爹他还在……我还用卖画啊！”这就是典型的大喘气。有个人到外地出差，替朋友送一点土特产品，朋友的岳父不在，他就跟其单位的同事说：“我是他姑爷……”对方立刻热情起来，他赶紧红着脸解释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话没说完呢，我是他姑爷的好朋友。”

一哥们儿属于典型的闷骚，总能不声不响地勾引身边的女性朋友。某天，接到一位美女客户的电话，说自己怀孕了，他马上紧张得不得了，心里头琢磨：不能吧，上回是好过，可都俩月多了。谁知对方在电话里接着说：“所以啊，明天我老公要陪我去医院做检查，可能参加不了咱们两家的签约仪式了。”这种做贼心虚引起的大喘气情况，生活

中也是常有的。

前段时间，赵本山在美国演出，遭到了一致的抨击，认为模仿和嘲讽残疾人是极不道德的。事实确实如此，但这也是中国的一点儿国情，比如在东北，许多人并不是很在意这个。过去的农村，各家有各自的自留地，周围用高粱杆拦起来，高级点儿的也用树枝，然后用尼龙绳或铁丝紧紧勒住，形成障子。

邻居赵二哥是位结巴，当地也叫磕巴，那天，他们家勒障子，他哥在那头用钳子拧，他在这头扶。他的手还在里面呢，就听他哥那头问：“勒紧了吗？”他说“勒……”那面便继续使劲儿，他急忙地又喊：“勒、勒，勒他妈我手了！”

四十年前在我的老家，有一个流传盛广的笑话。话说，某县里的一位中层干部来到一家生产大队，面对着几百人的群众，开始了一次大喘气般的讲话。他先是清了清嗓子，悠悠说道：“我是县长……”，顿时下面掌声雷动，他摆摆手，才说：“派来的。”接着又讲：“县长派我来搞妇女……”不顾人们面面相觑，他喝了口水，强调道“工作。”

讲到这里，他突然严肃起来：“昨天晚上，我和你们妇女队长，摸了一下……”场下的议论又起，他再次拖着长音说道：“情况。”随后又继续大喘气：“县里给你们每人200元补助。”下边还来不及高兴，又听到：“是不可能的。”随后是：“每人100……也是不够的。”

就这么说来说去的，原来是全村每人50元的贫困补助，还不是现金，最后从农民上缴的费用里扣。事情不大，但这个讲话很快传遍了全县。

基督的农村包围城市

在苏梅岛度假时，大家偶然聊起一件事情，说起台湾的一个感人视频。某机构招聘，要求应试者现场给父母打电话，并且得大声地说出：“我爱你，妈妈或爸爸！”这一类的话，结果十几段对话，赚取了大把大把的眼泪。原本是最亲近的人，怎么说出了最该说的话，却那么地难？对方又那么地意外？甚至有点儿尴尬。这实在令人费解。

我们正在各抒己见，忽然有人说起：“如果是我们的父母呢？要知道他们都七八十岁了。”我想了想，率先说：父亲可能不知所措，母亲则会接过话茬，然后拐弯抹角地问：你是发生什么事了吧？众人皆笑，说自己的父母也是如此，肯定认为是出事了。只有某公的夫人笑笑，说她婆婆不会吃惊的，而且回答将是：“主也爱你！”

很多人以为，天主教是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落地生根的，其实不然。早在隋唐以后，基督教就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一些角落，到宋朝就更多了一些，在明朝则达到了高峰。那时候基督教叫景教，皇宫里的女人们几乎都信这个，徐光启等信徒还挑起了与佛教的大论战。那时候儒释道三教合一，才勉强在舆论上打个平手。只是清兵入关以后，康熙乾隆三帝为了统治需要，力挺大乘佛教，才将态势挽回。

无可否认，帝国主义枪炮打开了中国大门的同时，西方宗教开始全面渗透进来。后来被人民共和国清除出去以后，再次随着改革开放政策，进入大陆的城乡，只不过是以一种“随风潜入夜、润物细无声”的低调姿态。我看着乡村处处隐现的尖尖塔楼，不知怎么联想到了伟人的那个著名策略：用农村包围城市，最后占领城市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，我回老家参加奶奶的葬礼，有两位长辈坚持不戴黑纱，说是信教了。我问为什么？他们说信天主，可以不用花钱看病了，每天围着墙走，时而用双手去拍，这样病气就渗到墙里面去了。他们组织的头头是个女的，专程从瓦房店跑来，大谈主的伟大，而不敢聊圣经知识，因为她发现还没我了解的多呢。

今天的中国有多少基督教徒呢？恐怕统战部都只能有个大概估计。据2012年政府某部门公布，信教徒总人数为2500万，其中有1800万基督徒和600万天主教徒。民间机构一致认为该数字太过低估，最保守也应该在6000万人以上，而西方媒体甚至认为，星期天去教堂做礼拜的中国教徒比整个欧洲都多，最少也有1.5亿。

现在流行一种看法，去佛教寺院花费太高，又是门票又是香火钱，旅游和宗教一起下手，普通信众感觉很难承受。而在教堂就不同了，不收门票，做礼拜也不要钱，而且气氛庄严肃穆，无论是忏悔还是感恩，都使心灵受到洗礼。教堂也有功德箱，但做法要矜持得多，按照新教教义，真正发财的教徒会悄没声地写张支票，或汇过来。

中国的现代化受益于西方科学技术极多，同时在道德、行政和社会管理等方面，都需要结合具体国情，认真学习消化。但是不能忘了，所有的这些都统摄在宗教之下，中国人如果忘了看破红尘的初衷，一味地求发展、信唯物，不仅生态环境被彻底破坏，心灵污染又何时能得到解脱呢？

我从不反感基督教，但我的心里始终保留着一块暮鼓晨钟的丛林。

没有最罪恶，只有更罪恶

每个人出生后，大抵都会面对三种关系：与大自然、与他人、与自己。自然环境的影响是最直接的，冬寒夏暖、秋爽春凉，人们随着季节的变化，更换着身上的衣服；人文环境就复杂多了，人心隔肚皮、谁饿谁着急，与利益相关、同感情牵扯；心灵环境则是最微妙的，有不少不愿面对、又不得不面对的东西。

自从亚当夏娃偷食禁果以后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体有了五种层次：最高的是宗教，可以顺应逆缘，奉献自我；其次是道德，和睦相处，尊老爱幼；再就是法律，限强护幼，制定各种硬规则；又次之是潜规则，解决局部的摩擦问题；最后是无规则，力量至上。

在无规则的状态下，虽然也有道亦有道的时候，更多是赤裸裸的掠夺、杀害，有时候甚至比狼群、狮豹还要残酷。在历史上，最令人发指的事儿就是种族灭绝，胡紫薇写过一篇文章《对于罪恶我们无法一分为二》，副标题是‘为什么要读《古拉格：一部历史》’，讲述了前苏联劳改营发生的事情，那里比法西斯更狠，比希特勒还绝，先把有的羊变成狼，然后再让狼和羊一起自生自灭。

1942年，三位母亲和刚降生的婴儿一起，合住在集中营的一个小牢房里，这里环境恶劣，臭虫像沙子一样往下掉。不久母亲和孩子就被隔离开来，保育员对婴儿连打带骂，把他们的胳膊用毛巾拴起来，然后像喂火鸡一样，把热粥灌到孩子的嘴里。那里的婴儿存活率很低，死后就被剥光了扔在一块。一位母亲哈娃说：“我一生最严重的罪行，就是生下了自己唯一的孩子。”

勉强活下来的孩子都睡在地上，午饭只有水和土豆，140人只有一个杯子，用一盏煤油灯，还常常没有煤油。女犯营房更像是噩梦：虽然有着男囚不许进入的禁令，但没人不在乎。不仅男人进去，少年犯也进去，十二三岁的男孩子成群结队去里面破处，赤身裸体、众目睽睽，在那几张残破肮脏的床上同时进行。对于古拉格的女囚来说，只有明显衰老和实在丑陋才是仅有的防身手段。

囚犯之间无所谓信任，都是纯粹的血腥绞杀。极寒的冬天，有人在点名时倒下，一群人马上围过来，扒走他身上的全部，被扒者还在喃喃地说：“太冷了！”两个试图逃跑的刑事犯，一般会带上一个轻刑犯，称之为“口粮”。半路上口粮吃光后，那俩家伙就会一宿一宿地睁着眼，等待着对方先于自己睡倒了，以便下手。

安妮·阿普尔鲍姆女士花费了十年时间，进行大量的阅读和采访，包括参考索尔仁尼琴那部《古拉格群岛》，在2004年终于写就了这部《古拉格：一部历史》。这个前苏联最大的经济体生产了无数的产品，用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的血肉，铸造了人类最残酷的绞肉机。俄罗斯媒体说：

“历史真相一旦公布于众，那显然表明，正在治理国家的不是一个合法政府，而是一群歹徒。”

输了就要会熬

年前去泰国旅游，住宿酒店的自助早餐非常棒，西点与水果又新鲜又可口，粥和饮料也很多，还有金酒。我们一行人一边用餐、一边猜住处是几星的。朋友回答儿子：“四星吧。”旁边的侍者忽然怪声怪调地用中文接口道：“不，六星的。”我们不由得都乐了。说起来，这儿的服侍是真好，服务员个个善良周到、还带点腼腆的神色，不像国内，总让人觉得彼此之间有种对立感。

下来海滩，朋友拍了不少美女图片，其实看过几次，很容易审美疲劳。我半躺着，选了一首文天祥的《除夜》诗，发在了微信上：

“乾坤空落落，岁月去堂堂。末路惊风雨，穷边饱雪霜。命随年欲尽，身与世俱忘。无复屠苏梦，挑灯夜未央。”

写着写着，我余兴未尽，也给好朋友们发了一首祝福诗：

海潮犹在耳，碧墅闻鸟鸣。佳节万里外，苏梅寄余兴。

凡尘一朝扫，圆月透心明。遥望合什祝，天下共此情。

考虑到是大年初一，朋友安排了五岛自助游：先是包租了两艘船，每艘船各坐五人。那船儿驶得飞快，两边的浪被风吹起，一会儿衣服就淋湿了。我问了问船老大，索性盘腿坐到了船头，身体上下起伏之余，尽享周边景色。靠岸处有一座小山，用水泥桩直接顶起了一处处别墅，这种独具匠心的设计，或许国内也可以借鉴。

到了一处海滩后，我们便都下船闲逛。我没带泳衣泳裤，只好干

看着田老弟跟媳妇俩人潜水，他说可以游出150米，还能潜下去极深。海岸上有丰富的绿色植物，我还捡了不少漂亮的石头。由于没什么事儿可干，大家便拿着照相机照来照去，老是合影。归途处有五座小岛，在湛蓝色的海水中显得峻峭挺拔。他们不让我坐船头了，说太危险，我只好也穿上了雨衣，就这样还是淋透了。

这里的酒吧位于苏梅岛最好的落日沙滩，我们团团而坐，要了当地的威士忌以及各种果汁，感觉舒服极了。有位男服务员讲话女声女气的，有人偷偷waiter妹妹，估计与泰国的风俗有关。忽然，朋友喊：“快照、快照。”只见彩霞满天，一轮红日缓缓而落，映照着散落的渔船，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面，多么享受的夕阳酒吧啊！

最后，四位男士每人喝了9小瓶啤酒，吃了一轮又一轮的菜品，加上前面的船费，一共才花了13000泰铢，加起来才是那龙虾价格，看来昨晚被看做“土豪”并不冤枉。夜很深了，酒吧为每桌客人安排放两盏孔明灯，我们双掌合十，眼看着它们带着美好的希望与祝福，婀娜娜娜地扶摇而飞九天之上，

吃好了、喝好了，我们回到酒店房间，打起了两付扑克的双扣。第一次是中午在大堂，我和常老弟大胜而归；这回，中化的两位高手及时总结经验，可把我俩打惨了，连着四次大光不说，我们连二都没出去；临行前的最后一战，眼看又要上演悲剧，我的搭档不干了，愣说打“王”时，要分大小猫，而且我们输方不抓王还不算。那俩苦着脸道：“老大，都三点半了，我们服了还不行吗？”我就坡下驴说：苏梅岛、苏梅岛，其实即是“输没倒”，反正已经输没了，赶紧倒下来睡觉去吧。

第四天早上，我们很顺利地乘机前往香港。这是一次多么独特的过

年体验啊！我望着越来越远的岛屿，暗暗说：再见了，美丽的苏梅岛。

第四章 人际圈

混酒局的文艺女青年

二十多年来，北漂几乎成了首都一景，唱歌的、画画的、演戏的，涉及各种艺术门类。虽然已经功成名就的人并不少，比如王宝强；但更多的是折腾了一溜十三遭，最后安家立业的。我认识的一位姑娘叶子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来北京了，她的那些经历，够写一本厚厚的小说了。

叶子生长在浙江的一个地级市，小时候圆圆乎乎的。由于在幼儿园里总也回答不出来问题，所以她不大受老师的待见。她还怪了，就喜欢和男孩子玩，成天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跑，把男孩们乱扔的玩具、书，一一捡了回来。她特喜欢一对一讲话，经常一套一套的，反正每个小伙伴都听不懂，她倒乐得自说自话。

女大十八变，这话不假。进入中学以后，叶子长得白皙苗条起来，虽然算不上惊艳，总归是比较耐看的。由于学习成绩一般，她不顾父母的反对，坚持去了当时的艺术天堂——广东读艺校，混迹于广州深圳两地，今天跳跳舞、明天伴伴唱，见谁都喊老师，混了个脸熟。

有一天，她心血来潮，想起上一次在晚会上偶遇的著名作曲家在南京，便买了张机票，就直奔北京来了。不成想这位作曲家患上了重病，没顾得上为她写点什么，就去世了。她倒是无所谓，照旧混着，还是那

么嘴甜、也还是那么忙活着，大大小小的场合都有她那不起眼的身影，算是正式在北京飘着了。

北京那会儿比较流行攒酒台，像她这样的文艺串子特受欢迎，每天晚上局约不断，认识的老板、官员和社会大哥多了去了。刚坐下时，她可端着了，讲话细声慢语，动作礼貌周到。但这姐们儿每次都架不住劝，三两茅台下肚，便开始放开，对方说什么，她都先点头：“ok、ok”。如果有海外来人，叶子更来神了，一个个外语单词往外蹦，串联在甜腻腻的国语里，熟人们都发懵：丫什么时候学的？

叶子出生于1980年1月份，经常自诩为80后，酒局后去卡拉OK，她管大一点的小姐妹们，一口一个姐姐叫着，恨得人家牙根直痒痒。开始喝洋酒和啤酒的时候到了，叶子的状态更上来了，搂大脖、唱情歌，一口一口喊大哥，男人说她好玩，女伙伴都觉得她彪呼呼的。

在当时的演艺圈，叶子是很少一类喜欢搞一夜情的艺人。后半夜散场，她很少走空，半推半就地指不定上了哪辆车。遇到年轻帅气的，就叫谈恋爱；邂逅大款大哥，便讲缘分；赶上各种腕儿，则谈崇拜。可有一宗，这姐们儿不管对方是谁，从不开口要钱，据说是怕亵渎了什么。令人哭笑不得的是，她经常借钱，不过仅限于闺蜜，有时还了、有时忘了，反正态度极好。

后来她终于出名了：有一回，叶子在某大腕的北京家里，被其名气更大的明星夫人堵在床上了。那俩口子名气都不小，可以称得上是家喻户晓，圈子里的人听说俩人还真为这事儿离了婚，都觉得叶子这孩子剋人，不自觉疏远起来。后来，叶子的年纪渐渐大了，顾虑也就渐渐少了，不时说起自己的“冤枉”，比如被谁传染了性病等。这下好了，大家对她更是避之不及了，她也渐渐淡出了这个圈子。

前几年，叶子嫁给了一个小她九岁的男孩，俩人过着一种不咸不淡的生活。圈子里关于她的最新传闻是：她和小老公的好几个哥们上了床，还跟闺蜜这样解释：“他们都可需要我了，真的！”可笑的是，其中一位在和她干事时，竟然犯了心脏病，还叫来了120，弄得大家都知道。和叶子好过的某大哥，谈及此事说：

“年轻时谁没玩过啊！可该过日子，就踏踏实实地过。圈子里不都这么过来的吗？叶子这孩子，犯轴啊！”

艺考那些事儿

有位朋友是20世纪90年代的表演硕士，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，几乎年年参与艺术类面试。他说，报名的考生人数逐年上升，从几百到几千，2014年已经达到1.8万人，而学院门口的家长和记者，加起来不比帅哥靓女们少，把早春的北京点缀得万紫千红。饭局上，听他讲考试中发生的搞笑场面，比吃什么都香。

才艺展示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，考生们也比较紧张。那天，朋友去晚了，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喊：“让一让、让一让”，回头一看，好家伙！见一父亲带着闺女，挎长笛、捧古筝，还带着电子琴等五六样乐器，正往里挤呢。他一边让路，一边问道：“您确定是考电影学院，而不是音乐学院吗？”家长也乐了：“嗨，反正都有证书，这不是有备无患吗。”

还有一次，一对小情侣来应试，女孩子明显看上去很紧张，男孩子就从兜里掏出一瓶小二，给她递了过去。女孩子接过来，吭哧喝了一大口，往前走了几步，犹豫了一下，回头喊那男孩，又喝了半口。这时，她的脸开始上色了。几位考官想笑又不敢笑，遂问：“同学，您准备好了吗？”女孩点点头说：“好了，就是有点头晕。”

有个男考生长得很有眼缘，一副笑眯眯的样子。老师问他准备表演什么，他说唱歌。再问：“是清唱啊，还是伴奏？”男孩说伴奏。等了半天，老师也没见他去拿伴奏带，只好催他开始。只见他抖擞精神，先是哼着：“楞个里格楞.....”再唱：“你挑着担.....”接着再哼哼：“朗格里格朗.....”随后唱：“我牵着马.....”半首歌还没唱完，这小子已经口吐白沫了。

盘点起来，朋友录取的学生，后来成了明星的太多了。可成名之路真是件说不准的事儿，三分靠自己、七分凭机缘，当初能以1%的概率考上的，估计都是祖上积德了。据说巩俐当时考试时，表演特别出色，但牙齿参差不齐，便使考官有些犹豫了，没想到再见到她时，已经是一口整齐洁白的好牙了，多有心的姑娘。

苗圃考九八本时，也出过岔子。当时考官要求模仿一种动物，结果她听成了植物，一动不动地在那儿装一棵树，还挺费劲一造型。才艺展示环节，她打算唱秦腔，愣了半天才来了一句：“对不起，我忘词了。”幸亏她出身于西安的表演世家，最后扮演一个疯子，冠绝全场，顺利通过了三试。

黄晓明出道较早，中学时就在青岛电视台担任主持人，高考时一心想报北广的主持专业，竟然从未听说过电影学院，他跟记者说：“我当时以为北电就是北京发电厂呢！”后来阴差阳错还是报了北电的表演系，考试前一个月，他在过马路时，被一辆吉普车从脚背上碾过，造成骨折。结果是，黄晓明拄拐参试，无法展示形体，只能做做广播体操。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天生的瘸子，他后来又去了一趟北京，才被最终录取。

比较逗的是某年导演系招生，回归电影学院的系主任田壮壮亲自主持考试。有一道题是田力主加上去的：“在大陆导演中，你最讨厌谁？”有顺情说好话的，有力陈时弊的，总之是说什么的都有。这时，有一倒霉孩子上来就说：“我本人最腻歪田壮壮了，拍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啊！”然后，就没有然后了。

把爱情掐死在萌芽状态

有一次，张爱玲跟朋友探讨文学翻译问题，说到“I love you”被好多人翻译成“我爱你”这件事，她说，中国传统文人不可能这样讲话，或许一句“原来你也在这里”就足够了。其他的表达也是如此，贾宝玉的“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”，刘禹锡的“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却有晴”，以及李清照的“和羞走，倚门回首，却把青梅嗅”，都能体现文人的说话方式。

20世纪80年代之时，大学校园风气还是很传统的，所有的恋爱都目的明确，完全为了结婚，厮守一辈子。记得当时我们班总共36人，男女各半，用一位1955年出生的老大哥的话来说就是：“正好十八个童男，十八个童女。”谁知直到毕业，只有我下铺的老兄牵手成功，这俩人不光是看对眼，还因为都来自大连下面的一个县，毕业可以分在一起。

班上的十八条好汉老的老，小的小，来自沈阳市的只有两个，其他多数来自乡镇。而女同学应届毕业的很多，多数是城市姑娘，沈阳和大连占了小一半。我上学时16岁，特别喜欢去图书馆，总怕把书读完了，没得看了；再就是爱好踢球，一天天踢得浑身臭汗，还成月成月地不洗澡。

我那时虽说人小，不在人家考虑范围之内，但要说没有一点儿小想法，也是不现实的。那女孩子是铁西区的，读书用功，为人正派，长得也蛮清秀的，不过戴着眼镜。她平时笔记做得极好，一到考试周围总是围满了男生，都是一些平时不爱上课的，不过临阵磨枪，不快也光，文科生过考试关还是挺容易的。

大二那年的运动会上，她跟我偶然谈起一部小说，讲的是秦始皇的镇定。说有一次，刺客将巨石推下来砸他，离他的马车就差了不到半尺，但始皇帝连眼都不眨，那叫一个泰山崩于眼前而不变色。另一回在

图书馆，记得她跟我说：“雨中跑路很不雅。”现在想想，当时的心理暗示多厉害啊。所以直到今天，我还保留着俩习惯：无论身边多大响动，不带扭头的；不管外面下多大的雨，也君子不疾行。

到了大三，开始上专业课了，用的都是人民大学的课本，跟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借鉴来的，没多大意思。我就躲在她身后，天天看着美丽的后脑勺，模仿新月派写诗，每堂课一首，前前后后写了得有100多首了吧，不知道她有没有保存下来，估计够呛。那个年代的女孩子都非常讲究纯洁性，连收到情书都被看成是不好的事情。

期末考试前，大班师兄带我去喝酒，还见了几位省运动队的朋友。回到校门时，我们几个还扭胯摆臂地比赛竞走，直到分手，我忽然记起那天晚上约她了，顿时浑身冷汗，酒劲儿全醒了。我急急忙忙往教学楼的106教室赶，当时已经晚上九点多了，到时发现里面除了她，后排还坐着一位补习的男生。她见我进来，就开始收拾东西，站起来就往外走。我急忙追着解释，怎么说她也不吭声，眼看就要追到女生住的十舍了，我急了，用家乡话骂了一句：“去你的吧！”转身走了。那是我大学时唯一的一次约会。

演艺圈内的“素食动物”

索达吉堪布曾写过一篇文章《藏密素食观》，介绍了一位前卫艺术家向上师请教吃素的一段经历。上师说，西藏的喇嘛很多是不吃肉的，这是佛教的慈悲观。世俗之人也有机会学习吃素，过程是循序渐进的，可以从多吃到少吃，从天天吃到初一十五不吃，从什么都吃到某种肉不吃，比如狗肉。上师开导说，慈悲的大生物都不吃肉，比如大象、牛马、骆驼等。他认为艺术家们是公众偶像，应该有倡导吃素的责任。

多年以来，演艺明星都是以广告代言形象或艺术形象示人，有关他们的报道中有不少负面的，不是吸毒就是离婚，发飙、偷情可能都算小事了。我偶然了解到，其实一大批明星都是吃素的，虽然原因各不相同，但进入演艺圈多年，除了爱惜羽毛，也不乏健身养心的考虑。

小燕子赵薇越变越好了，改行做了导演，拍了一部挺正能量的片子。她说自己是在看到地震画面的那一刻，开始发愿吃纯素的，之前也有过一段吃锅边菜的经历。她说：“虽然这只是我自己的事，但是我相信这样做会有意义。因为所有的祈福，都是从自己的心灵开始，从约束自身开始。”

台湾明星刘若英吃素好长时间了，有时候大伙儿上麦当劳吃东西，她只吃薯条，肯定不会碰汉堡和炸鸡。据说，她尤其喜欢吃素比萨和火锅。范晓萱说自己是双鱼座，本来想给品牌起名“吃素的鱼”，大家都说听着别扭，所以就叫“吃草的鱼”了。蔡依林喜欢瑜伽和慢跑，是个老资

格的素食主义者了。

李连杰吃素很久了，基本达到佛教徒的标准了，这和他做的壹基金很匹配。王菲也吃素，但不是全素，而是锅边素，还拿了“亚洲最佳吃素女艺人奖”，她自己都笑着把这当做一种鼓励。阿娇是为了爷爷吃素的，她因为很长时间没看老人家，乍听到老人家去世了的消息，心生内疚而发善愿吃素。

龙宽的吃素另有原因，他说：“演艺圈里大部分人都是因为健康、瘦身、宗教信仰等关系吃素，并没意识到它和环保的关系。所以我也在筹备一个演出，邀请许巍、田元等朋友来号召大家多吃素，投身环保。”周迅说自己基本吃素，因为动物耗费了大量的资源，而且有二氧化碳的排放污染，也号召大家每周至少吃顿素。

解征从2001年开始吃素，主要原因是不忍心杀害动物，同时也是为了对抗全球暖化。名模姜培琳为保持身材常年吃素，她认为不吃肉使体内很干净。而且她也常常选择一些绿色的运动，比如她的汽车上面就总放着一辆自行车。Maggie Q吃素是出于同情心，她觉得动物不能说话，希望自己可以代它们讲出心声。

吃素的艺人很多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都是慈悲、爱心、尊重其他生命体现。莲池大师写过一首《座右诗》，在此奉献给各位读者：

草食胜空腹，茅堂过露居。

人生解知足，烦恼一时除。

蚕出桑抽叶，蜂饥树给花。

有人斯有禄，贫者不须嗟。

付得还成失，拟东乃复西。

未来杳无定，何必预劳思。

哥也是北京吉他高手

五哥是摇滚乐队的经纪人，不像一般老北京那么善侃，他最喜欢在涮肉馆里，要两瓶小二，一边慢慢喝着，一边轻轻聊着，一般的话题都是拿音乐下酒。他是个五零后，生活轨迹是这样的：60年代阳光灿烂，70年代野蛮生长，80年代风生水起，90年代叱咤风云，到了新世纪，越发活得像个00后了。

中国的摇滚乐都很原生态，有的是学院派，比如轮回乐队、鲍家街43号；也有的是江湖派，比如瘦人乐队、子曰乐队。不管怎么说，骨子里都是搞摇滚的，江湖派的技术和知识也不差，而学院派也不是什么白面小生，没有热情和反叛精神，就不能叫摇滚。

有位民歌手瞧不起摇滚明星，说他们和社会上的混混没什么区别。五哥也不争辩，就问她：“您会作词吗？会作曲吗？会编曲吗？会英文吗？会自己联系演出吗？会把黑夜当白天过吗？”接着又不咸不淡地说：“哦，您都不会啊！那您还真干不了乐队。像你们这帮唱唱山歌的，充其量是个高音话筒。”

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气氛非常好，哥几个抱两把吉他，一边喝酒一边瞎侃。你凑一句，我凑一句，一会儿歌词就有了；你哼一段，我哼一段，酒喝差不多了，旋律基本也出来了。五哥说，他的那帮兄弟都特有才，挺平实的一首歌，有人提出加一段英文“don't break my heart”，一下子迎合了社会心理，很快就火遍了大江南北。

五哥搞了一次“穿刺行动”，让中国摇滚走出了北京。那段日子，大

家伙跟打了鸡血似的，也找到了做腕儿的感觉。粉丝大多是年轻女孩子，漂亮、敞亮、豁亮，让乐队生活变得不那么沉闷。有段时间，哥几个轮流找五哥告状，说主唱兔子专吃窝边草，商量着要把他“办”了。五哥只好在中间和稀泥，毕竟一起出来的哥们儿，人家是魅力挡不住，各玩各的吧。

有段时间乐队想换主唱，有人推荐了豹豪酒吧的女歌手，考察了几次，五哥还是推掉了。他觉得，英文歌唱得好的歌手，往往唱中文歌没有感觉。而且常驻酒吧的人，容易成为歌痞，很难形成自己的特色，而一个乐队最重要的就是原创性。不过，他也承认，现在的孩子大多太自私了，很难再出现像王菲那样的歌手了。

20世纪90年代末，公司在西三环的画苑里租了几间房子，五哥经常找人来聊天或谈事，放的曲子都是国外的轻摇滚，非常非常好听。一旦兴起，五哥就开始轻拨慢弹，接着来一段震颤灵魂的高潮，最后再淡下来。记得有次，他歌罢放下吉他，慢声细语地说：“别忘了，想当年我可是北京最好的吉他手。”

有一回录音，怎么听都有点儿“撕拉、撕拉”的声音，五哥琢磨不对啊，忽然就找到了原因，原来某著名歌手有个习惯，一边唱歌，脚一边瞎蹭。他只好给了那人一次严重警告。过了一会，那人找他诉苦：五哥，你不让我动，我唱歌没感觉。五哥觉得也有道理，就在他脚下放了个海绵垫子，结果三下五除二，歌就录成了。

摇滚的圈子很小，有个老炮儿那天说：“五哥，你这几年出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啊？没法听啊！”然后比比划划地说：“你说不买吧，你出的东西能不买吗？你说买吧，还越听越生气。”说着说着，他站了起来，左手捏鼻子，右手做出扇味状，然后比划了一个从柜台拿碟的动作。

偶像的黄昏

最近网络上流传着一则消息，说崔健的《花房姑娘》是抄袭的，举报者很有心，十分专业地论证了这事。其实，大凡优美的旋律都很难改变，这首歌也不例外。毕竟老崔配上了些中国元素，虽然算不上再创作，怎么说也是旧瓶装新酒。留言里说什么的都有，其中一则指出：中国的摇滚教父已经进入了偶像的黄昏。

俗话说，天下文章一大抄，其实歌坛何尝不是如此，很多人都靠炒老祖宗的那点冷饭讨生活。在音乐报工作的时候，有一次，我们与某创作歌手聊闲天，小鱼编辑跟他说：哥们儿，你这首《大中国》的旋律，也太耳熟能详了，整个一东北大秧歌，您倒是改改啊！对方说：兄弟，我也想改啊，可无论用什么办法，改过了的味道都不对，只能这么着了。

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老崔是北京青年学生的绝对偶像，一曲《一无所有》响遍了大街小巷，我们突然发现，只有扯着脖子喊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唱歌，何况里边还有挥之不去的豪情。在这首歌的带动下，歌曲风格出现了两个方向：一股是西北风，如杭天琪、田震等歌手；另一股是摇滚风，如唐朝、黑豹等乐队。

我第一次见到老崔，是在中国民族大学演出场馆的售票窗口，记不清是哪个朋友认识他，介绍了下，我激动地和他握了一下手，然后就拜拜了。回去后，一帮哥们儿问我啥感觉，我说其他倒没什么，就是觉得老崔的手太软了，一点骨头都没有似的。边上有人点头，评价说：贵相。

20世纪90年代，原创歌曲总评榜在河南新乡搞了两次“中国摇滚音乐节”，崔健和许多乐队都鼎力支持，我算是三个负责人之一，负责为他们接风洗尘。席间，不知怎么谈起了一个令人不愿面对的话题，老崔难得地发表了意见，对其斥责不已。原来，那个话题里有一句话刺痛了他：混血儿都是杂种。

我和田震等人很熟，有一段时间经常一起唱唱歌，或者泡泡酒吧。一次，我们在东三环的摇滚酒吧邂逅了老崔，大家谈得十分开心。我和我的经纪人更熟一些，聊一些演出之类的事情，老田和老崔一看就是多年的交情了，谈话的态度都不一样。事后我问她：“老崔是不是太超前了？”她只说了四个字：“老崔牛X！”

生活里的老崔十分安静，不管周围有多少人，他都像是在思考，有那么一种孤独的范儿，但是一点儿也不拿劲儿，认真地说着、听着，很少开玩笑，这和他在舞台上表现出的那种强大张力，是截然不同的。记得也是在这个酒吧，有位轻摇滚乐队的主唱，后来还老演电视剧，一进来就劲儿劲儿的，后来见到圈里的几位大佬，立马就客气得不得了。

不管怎么说，老崔都是我们这代人心里永远都褪不去的那一抹夕阳。

打老婆的后遗症

冯远征是一位好演员，既可以“不和陌生人说话”，又能扮演一位同性恋。社会上有这么一种现象，在外面呼风唤雨的人，往往对家人平和；反而言之，不怎么受待见的一些爷们儿，回到家里往往蛮横无比，经常打妻又骂子。细细考究，前者以商人、官员居多，后者多是一些体力劳动者。

家暴问题中国有，外国也有，由于媒体监管不同，外国比中国更多、更普遍。只不过，外国人强调人权，有一点事儿就闹上法庭。而中国就不同了，疯狂英语的李阳把老婆打成那样，照片和证词都摆在那儿，但又能怎么样？中国就是老爷们儿当家做主的地方。

说起来，这也是我们落后的一个方面，但比起过去，强了不知多少。某位20世纪60年代当兵的老哥说，他们当时驻扎在内蒙古，在起床号响起之前，总能听到一阵阵不正常的声音，那是当地蒙古包的正常活动，官兵们整理一下心情，接着正常的一天便开始了。

在我的老家，打老婆和看电影一样平常，虽然不是经常要做的事，但是做了，也是心情所在。俗话说：蔫人出豹子，在县钢厂的家属区，就有这么一位赵老蔫，在厂子里老实又和气，无论男的女的，怎么挤对他，他都是淡然一笑，谁也没有想到，他竟然是一位家庭暴力者。

他们家有三个儿子，每天早晨老婆都要莫名其妙地挨顿揍，然后还要做饭、收拾，送孩子们上学。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，这个沉闷、单调而又暴力的家庭，每天就像是笼罩着乌云的天空，不下雨，但总是比下

雨还让人难受。

事过多年，我也大学毕业，参加了工作，时常在想，这种施暴对孩子的影响是什么呢？老院子的邻居们告诉我说，他们家的老大娶了位纺织厂的女工，好得一塌糊涂，成为了一名典型的妻管严；老二呢，考上了粮食学校，但一直单身，据说，他曾对苦口婆心劝他的母亲说：“我不想孩子重复我的童年生活。”

同学聚会后，我去过几次老三的家里，看到他暗暗握拳的样子，以及灰溜溜的老婆孩子，真怕历史在这位善良的兄弟身上重演，毕竟那是不光彩的家族基因。当了副市长的同学对我这种担心颇不以为然，觉得男人的成功是由社会来衡量的，而不是家庭。我看着他，认真地说了一句：

“不管怎么说，打老婆都是一种可怕的陋习。”

去全国最好的地方发展

大乔小乔是个乐队，大乔叫乔小刀，是二叔；小乔叫乔木楠，是大乔的侄女。乔小刀出生于山东，一岁多随父母来到了黑龙江。他自幼跟着父亲捡垃圾，对破烂有着独到的理解。因为家里穷，只念到初二就被迫辍学了。那时他又瘦又小，没什么朋友，成天躲在自己的小屋子里“做设计”。全家在外漂泊，大乔心想：反正都是受苦，为啥不到全国最好的地方去受苦？

1998年，大乔来到北京，把本名乔守民改为乔西，后来做设计师、歌手，又改名叫了乔小刀。这家伙后来用无数的事实证明：他是个全能型的天才。十几年来，他拥有乐队主唱、设计师、展览策划人、创意师、手工狂、诗人、杂志主编等多重身份，涉猎酒吧、美术、摄影、音乐、设计、策划等领域，并且所有这些都是无师自通的。

刚开始北漂的时候，大乔靠做电焊工吃饭，经常每天工作14个小时，有段时间眼睛会不停地流泪，有时好几天看不见东西。到了晚上，他或到书店看书；或住在门店，偷用公司的486电脑学习技术。两年后，这位乔西已经穿着西装，进网站当美编了，后来又创办了设计公司，连二手玫瑰的专辑都请他做设计。

后来，他在北京郊区买了房子，总算是立住脚了，就琢磨着：“一个人是受苦，何不一家人一起受苦？”于是，2002年春节后，他将父母和侄女接到了北京，过上了三代同堂的幸福日子。侄女小乔叫木楠，出

生时母亲就去世了，由爷爷奶奶带大，从小就特别懂事，也很有灵气，虽然没有正经学过音乐，但跟着二叔瞎玩乱唱，爷俩竟然碰出了艺术的火花。

要干就得正规干！爷俩在2006年正式组建了大乔小乔乐队，30岁的叔叔与10岁的侄女同台演唱，质朴清新的风格标新立异，40元的票价竟招来了上千人。大乔绝啊，10000元能出专辑《消失的光年》，让歌坛掉了一地下巴颏儿。有回参加表演，坐在台下的王家卫恰恰相中了他们。2007年12月，乐队参加了《蓝莓之夜》的首映典礼后，宣布解散了。

2009年，在奶奶的指示下，小乔继续上学，还当选为班级上的学习委员。大乔去soho尚都创办了民谣演出场所“微薄之盐”，签约包装民谣艺人，同时搞演出推广，在全国使劲儿折腾。2011年，大乔出版了图书《好的生活没那么贵》，讲述3000元拍一部纪录片、500元举办一个画展、35元邀请10人吃饭等奇事，声称：“当你用32元买一本书后，会发现收获了一种思路，改变了一种人生。”2012年，眼见小乔初中毕业了，爷俩重组乐队，重出江湖，出版专辑《渔樵问答》，安排了全国巡回50场，一副要大展拳脚的姿势。

我是2014年春节前，在微信上听到了大乔小乔的歌曲，非常喜爱这种自然流畅的民谣风格，随手“百度”了一下他们，果然大有发现，于是便写了一篇随感，发在了朋友圈。谁知没几分钟，一位老弟跟我微信通话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你也知道乔小刀啊？！”

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

我有位女同学，离婚后和女儿一起生活，娘儿俩相依为命，跟亲姐

妹差不多。去年冬天，女儿觉得衣服过时了，非要新买一批，老妈心疼钱，死活不同意。女儿说：“这衣服明明不好看！”妈妈却笑了，告诉她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如果衣服也有感觉的话，没准儿还嫌你不好看呢。

无论年纪大小，女人都是一种感性动物，一旦认起真来，其实靠谱的很少。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她们说：“这回，我可要动真格的了。”当时没说什么，事后总找话去挤对：“您这话说得有毛病啊，这次才玩真的，怎么着？难不成以前都是闹着玩吗？”

说者无心，听者也无意。生活总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，曾经的又能怎么样？将来的又有谁说得准？试图跟女人去摆事实、讲道理，多数是徒劳无益的事情。反过来想，人生既然苦短，又何必为自己画那么多的圈圈套套呢？

我有一位大哥是旗人，平时吆五喝六的，没什么弯子转子。没曾想，治他的是自己的闺女，典型的一女汉子。当年，这闺女谁的话也不听，非要去四川念大学，好不容易毕了业，又要去私企工作，说什么国营单位不靠谱，把她老爸气得没辙。

女孩子长大了，当然得谈男朋友，偏偏几次领回家的，都是玉树临风的那种。所有人都觉得不错，可我那大哥死活都不同意，一次次地非给搅黄不可。老婆闹，朋友劝，谁说也不好使。在北师大喝酒那回，他瞪着眼睛跟我说：“我告诉你，兄弟，千万记住了，小白脸子绝对没有好心眼子。”

这事儿可也怪了，家长越压、孩子越跟你较劲儿。最后，他那闺女还是嫁了一帅哥，参加婚礼的人都夸，那孩子比陆毅还帅呢！后来发生

的事情证明，女儿还是所嫁非人，那家伙就是个拈花惹草的货儿，心肠软又爱占便宜，惹了一大堆的麻烦，最后俩人只有离婚了事。

眼见姑娘带着娃娃回娘家，也就算了，大哥在家不说，当我们面没少念叨。后来，女儿和前夫始终藕断丝连的，气得老爸直骂她傻狍子。

有人不明白啊，就问啥意思？大哥把酒往嘴里一倒，骂道：“这不明摆着吗，明明受了伤害，还非要回去看看到底怎么受的伤，唉！这不是傻狍子，是什么啊？”

不会说相声的板儿爷不是好司机

我有位朋友毕业于一所财经学院，现在是某大型国企的财务总监。他打小生活在和平里一带，却见天往前门楼子一带跑，听一帮蹬三轮的老北京聊天。那时候打车的人很少，好多居民喜欢坐这个，方便又实惠，往往几个拐弯儿，就听一声吆喝：“到了，您呢！”

后来，出租车渐渐多了起来，三轮车逐渐转向了走“洋务路线”，改良成了解放前的复古人力车，当然收费也不菲。老外很喜欢这个，坐在三轮上走胡同、穿小巷、品小吃、看古迹，非常惬意。从享受层面上讲，虽然票面价值贵了点，但其实挺划算。我的朋友没少推荐亲朋好友坐三轮，凡是外地来人，总是劝人家：“坐三轮啊，否则，您就算待十年，也不知道什么叫北京城。”

再往后，三轮车演变成了社区专用交通工具，好多退休人员或外地人是最活跃的客户，近的，三元五元，远点的，十块八块。这些三轮车不管红灯绿灯，像泥鳅一样乱钻乱窜，用我那哥们儿的说法，这叫“时间就是金钱”。与此同时，也有不好的一面，打架翻车时有发生，在出租车老爷化的今天，这事儿实在是屡禁不止。

一般人们所了解的人力车，不是梁朝伟电影中的，就是老舍《骆驼祥子》里的。解放前夕的北平，有将近4万辆三轮车，是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。现在不仅是北京，二三四线城市的三轮车更多。2009年3月，三轮车夫蔡伟被录取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专业的博士生，引起了巨大轰动。

那位总监朋友说，车夫们靠出卖体力养家糊口，虽说不易，但有时也乐在其中。他们干完活儿，并不急于回家，而是三五成群地凑到小馆里喝两口。酒是散白，要够劲儿；菜就随便了，拌白菜、腌萝卜条都可以，如果有猪头肉、散丹，那就赛过过年了。

坐一旁听着他们讲北京话，和相声差不了多少，抑扬顿挫、高潮迭起，没有抽象词，一水儿的大实话。他们谈到某家的俊俏妞儿时，不会说漂亮、美丽之类的词，而是拖着长音，说道：“水灵着呢！”谈到《骆驼祥子》里的祥子，板儿爷们大不以为然，虎妞那可是有钱的主儿，又实心实意对咱，傻骆驼纯属在那儿装大尾巴狼。

1973年夏天，那哥们儿念小学五年级，问一位相熟的老爷子说：“大爷，您这酱豆腐就酒，太凑合了吧？”对方俩眼一瞪：“爷们儿，您外行了不是？旧社会我还嘬过牙花子呢。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一碟盐水，从兜里掏出一洋钉子，也就是铁钉，喝一口酒以后，慢慢蘸着，细细地品味，而且小嘴巴还吧嗒吧嗒的，跟吃满汉全席似的。

您瞧瞧，这也是生活。

你的肺泡够用吗

我发现很多人在歌厅，都喜欢唱汪峰的《北京北京》，那种独狼般的抒发，似乎很能缓解都市丛林的压力。二月底连续6天的雾霾，已经到了危及生命的程度，远不是唱唱歌就能缓解的了。其间有次聚会，同志们一个戴着口罩，就是尖尖的那种，忽见我素面而来，反倒惊为另类。席间聊起这些，某资深人士一声叹息：“末世的征兆终于来了！”

据他介绍，一个人的肺约有3亿个肺泡，80个PM2.5微粒可以堵死一个肺泡，而我们生活的环境PM2.5是300单位，一年差不多可以堵死1000万个肺泡，即10年就能堵死人1/3的肺。如此这般，加上吸烟人士的吸烟史和不吸烟人士的二手烟史，10年后的各种肺病将会井喷，尤其是肺癌。所以，劝告大家上街一定要戴口罩，家里必须用空气加湿净化器。另外，弱弱地问一句，您买大病保险了吗？这次污染为什么如此严重呢？实在是有必要找出原因，以及给出未来的治理办法。

现在的污染物主要是粉尘、硫氧化物、氮氧化物，以及由它们形成的二次和三次污染物，比如硫酸盐颗粒和硝酸盐颗粒。罪魁祸首来自于我国能源的过度消费。本来，2007年就提出了控制PM2.5和限制煤炭的过快增长，结果只有广东听进去了，它的煤炭消费比例不到50%，所以大气质量要比京津冀和长三角好得多。

2002年中国只消费14亿吨煤，现在是40亿吨煤；那时石油消费为3亿吨还不到，现在已经超过5亿吨。同时，中国的排放控制标准远低于国际水平。比如美国的柴油硫含量是10PPM，我们是2000PPM，是人家的200倍。这不仅是环保部门一家的责任，经济发展、能源规划和生产

组织部门都有责任，谁也没有想到中国能源增长会这么快。

此外，我国的能源消费比较集中。东部沿海15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，居住了10亿人口，消费了30多亿吨煤炭，平均每平方公里每年消费2000吨煤炭；同时，这里有100多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及上亿辆汽车，即使我国的各项标准都与西方一样，环境质量也会糟得多。有人认为，发达国家的大气污染控制花了70~80年，现在还没有解决。其实，人家在70年代就基本解决了，现在是好中变优，PM2.5实现10PPM。我们是解决超过75PPM、100PPM和更严重的污染问题。

大气污染的解决办法，一是坚持去煤化，减少煤炭消费；二是把油品质量提上去；三是千方百计地增加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气，发展与之相关的核心技术。长远来看，必须调整目前的体制机制和能源政策。例如天然气的问题，美国的价格是我们1/4，欧洲是我们1/2。国际上有个能源怪圈，中国卖什么，什么就变便宜；买什么，什么就变贵。总之，根子还在体制上。

2013年，日本领导人提出，东京PM2.5超过35，老人和小孩就待在家里；超过75就可以放假不上班。而我们北京呢？已经550多了，教育局还不允许北大附中的师生们不上学，强调秩序必须照常。一切仿佛只是在纸上或天上画了几个圈。佛教有个末法时代的说法，意思是信仰和道德的败坏，必将导致环境的污染。

2月27日，一场雨水不期而至，随之而来的还有南下的北风。这场风雨又给北京带来了转机的希望。我望着窗外写道：

风吹散了雾，

雨融化了冰。

阳光照耀了大地，

仿佛曾经的北京。

窒息了的霾，

放弃过的情。

不再灿烂的笑脸，

追思永恒的纯净。

绝不用力，死不抬头

不到一周，我驱车走了四个省，谈事、吃饭、哥儿几个车上打打牌，好不容易在山西大酒店，才逮到了一个上网的机会，一通地恶补。无意间，我发现了一篇《逍遥与拯救》，是某记者采访王功权的文章，细细地读了一遍，心中充满了震撼。如此坦白的心路过程，在今天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。

万通六君子一直有冯贤达、王仁义、潘老财的说法，王仁义就是王功权，功权是典型的东北人性格，敢做敢当，心思又极为缜密。最初和他接触的是一笔几千万贷款的担保业务，这件事沥沥拉拉地闹了十几年，好在事业都做起来了，他们几方才妥善地处理了。功权为此承担了极大的内外部压力，但始终不抛弃、不放弃，没有抱怨推卸了事。

当年的IDG几乎无往不利，偏偏唯一的一笔失误让我赶上了，后来功权把本还了回来。尽管没说什么，可用屁股都能想明白，那是他个人把钱垫上了，在趋利避害的风投界，只有他才能干出这种事来。虽然口口声声地讲规则，但功权骨子里的厚道与人情味，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。

小事不计较，大事他却是绝不含糊的。记得万通大合并的那回会儿，功权找我详详细细地问了个底掉，然后否决了多数派，在僵持不下的时候，拍案而起：“谁干不了退出去，我一个人接过来！”那种毅然决然的态度，让我目瞪口呆。后来他们依然是国有化了，但条件与时机已是大大的不同了。

功权的人本主义情怀是与生俱来的，不惧强权的同时，从未欺负过比他弱小的人，越是低层的，他态度就越和蔼。他牵挂强迁户，弄得圈子里的大佬们都不知说什么好。可能是书香门第又学理科的缘故，最具商业能力的王功权，其个人风格竟是如此的书生意气。

有一回在朝阳公园的露天酒吧，功权谈起了古诗词，引起了我的羡慕嫉妒，我知道他的那种情怀是装不出来的。在歌厅，他也是安静的那种，选的歌都极典雅，像《月满西楼》什么的。另外俩哥们儿，尽兴之余，还朗诵起《荷塘月色》，在灯红酒绿之下，这一切显得有些怪异，但又是那样合情合理。

获得了十几年的“风投王”之誉之后，功权又戴上了“私奔帝”的头衔，对这事，我实在不愿意评价什么，只是诚心祝愿老友一切开心！我们在一个董事会共事了好几年，记得1998年大连金石滩那会儿，他手把手教十几位同仁打高尔夫球，反反复复地强调：

“绝不用力，死不抬头。”

砍头不怕，做富人难

前一段有次聚会，聊起企业江湖的是非恩怨，几个人异口同声地感叹：“老牟生不逢时啊！”被说的那位叫牟其中，曾经用500节车皮的羽绒服、皮大衣、袜子、火腿等轻工副食产品，换回了原苏联的4架图154飞机，赚了近一亿元的利润，几乎成了商业神话，所创造的“南德模式”为无数学子所推崇，激励他们带着发财梦投身商海。1995年2月，《福布斯》将牟其中列入1994年中国内地富豪第四位，《财富》杂志称之为“中国第一民间企业家”，在媒体的哄炒下，所谓的大陆首富光环一时耀眼无比，“首富”这个词就是那时开始流行的。

经营企业有奇有正，不能总是剑走偏锋，牟其中先是在满洲里圈地，要造“北方香港”；接着放了两颗商业卫星；还有超值芯片、牟氏火锅等别出心裁。商业构思十分精巧，问题是有钱吗？有团队吗？政策允许吗？换到十年后，他哪些那些圈地造城的弟子们，个个赚到盆满钵满，做川菜的企业不也上市了吗？做企业需要大环境，太超前了有时是一种大错。

有一次，牟其中从《决策参考》上看到，某领导提出个想法，即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个豁口，让印度洋暖湿气流进入青藏高原，解决中国西部的缺雨状况。他信以为真，邀请数十位专家做了大量调研和论证工作，抛出了贻笑大方的“通天河计划”。南德公司那点元气就这么折腾没了，资金的链条越勒越紧，终于闹出了“信用证诈骗案”，2000年5月30日，六十岁的牟被判处无期徒刑，三年后改为有期徒刑18年。

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很适合牟其中，他好像生到世上，就是为了挑

战命运之神的。牟其中是四川万县人，1960年考入中南工业设计院大专班，却因无粮食关系当年退学；次年报考的乌鲁木齐艺术学院，再次阴差阳错，只好回老家做苦力。疯狂参与文革后，牟其中开始理想幻灭和思考，写出《从文化大革命到武化大革命》等文章。1975年，因《中国向何处去？》一文，被捕入狱并判死刑，万人大会都准备好了，后因邓小平复出而暂缓执行，1979年得以释放。

1980年2月牟其中在万县成立了中德商店，靠代加工仿名牌座钟，赚到了第一桶金，后因“投机倒把”被取缔，全部11名职工遭关押。1987年，他带着仅剩的2000元辗转到了北京，一点点做了起来，直到“罐头换飞机”轰动全国。牟其中成了名人，一举一动更加可以模仿毛泽东，还发明了许多说法，比如：经商好比烧水，前九十九度都没反应，关键在最后一度，这一度才是最大的商机。在生活上，他从不去歌厅、不打牌、不洗桑拿、不抽烟，偶尔会喝点酒；闲暇时，除了找人聊天，就是爬山。

作为最早的首富，牟有三大特点，并深深影响了那一代的企业家：生活俭朴；精神强悍；情感丰富。在与原配杜宗莲离异后，他一直牵涉在夏氏姐妹的感情之中：老二夏宗珍从川到京，陪他经历了无数风雨；老四夏宗琼嫁给了他，生了儿子夏楠不说，几乎一力承担了南德的资金链多年，1996年离婚携子远走美国；老五夏宗伟在后期和入狱后，不离不弃地相伴，承受了巨大压力，报道说，在第一次探狱时，牟其中对她说：

“从此，你就与伟大联在一起了。”

在狱中的十多年，牟其中每天写作十多小时，已有数百万字的手稿，还不时接受探访与采访。此外，每天运动量惊人：早上绕着小篮球

场跑几十圈，午休后来回爬楼梯几十趟，始终坚持洗冷水澡、做自编的体操。他坚持不吃每周两次的供应肉，吃素锻炼体魄，1.80米的他体重在85公斤左右，比以前精神多了，实在让人惊叹一位七十岁老人的毅力。

据说，冯仑和王石去过湖北洪山监狱，更多的熟人在默默观望，有些历史时刻是很难被遗忘的。牟其中曾有机会获准保外就医，但他拒绝了，坚称自己无罪，要清清白白地走出去。凑巧的是，唐万新也曾关在这里，主动示好却遭到冷遇，牟其中事后说不喜欢唐家兄弟，因为德隆系是“劫贫济富”。他有时会想出狱时有什么样的隆重场面，最大的愿望是建立一家南德医院，只接待最贵有钱的富人和最便宜没钱的穷人。

习惯阅读和思考的牟其中，自认对目前的国情了如指掌，指出：“中国经济最严重的时刻还没有到来。”至于哪些那些大红大紫的富豪朋友，他的看法为：“我不着急中国赶超不了美国，我着急的是，中国人学不会做一个好富人的本领。”然后，深深感慨道：

“做好一个穷人，有骨气就行了；而做好一个富人，则需要巨大的智慧和仁慈的灵魂。”

和校花有关的日子

现在，很多二三流的院校逐渐去了都市郊区的大学城，男孩子还可以上网和运动，女孩子的选择就少了很多。有一次，某学校新闻学院选院花，一群女孩子争芳斗艳，出乎意料的是，当选者姿色中上而已，但头脑却是一流的，她的竞选口号是：“连我这样的都当选了，你未来的伴侣肯定会有优越感。”

不知道那些男孩子是怎么想的，我感觉这位院花采用的不过是学生会干部的常用手法，真正的校花是不可言说的，哪怕一个背影，就可以让人浮想联翩。记得在北师大看见过一位美女，那身材、那皮肤、那眼神、那声音，虽然没有流出口水，但当时哥儿几个都有一种冲动：把挽着她的那哥们给掐死。

学校的花朵是分层次的，先有班花，再有系花，最后才有校花，所以校花都是由系花产生的，一般都有好几个，各系的男孩眼光不同，往往都觉得自己系的美女最出色，所以天然有了一种护花使者的责任。经济系经常挖文史哲的墙角，所以一到足球比赛，那帮老夫子都咬牙切齿地说：“踢死那帮学经济的！”

大学里的诱惑一般有两种：一是理性诱惑，用知识为未来做准备；二是感性诱惑，异性间如火如荼的吸引力。所以，成绩优异的才子和貌美如花的佳人，就成了校园里的两类旗帜。只有那些心思复杂的潜在政客们，才会绞尽心思的进入学生会或团委。据说在北大，凡是找到女朋友的学生会干部，必须尽快“辞职”。

根据我的观察，校园里才子佳人的配对其其实并不多。前者心思都在学习上，没有功夫应酬美女的化妆和撒娇，他们身边往往都是些温柔细心的女生，个别的会是女汉子。校花的选择余地极大，由于本身美貌，所以对相貌并不十分看重，大学注重男孩长相的，往往都是一些没谈过恋爱的丑小鸭。

许多男孩子对校花有畏难情绪，容易知难而退，其实追女孩这种事应该脸皮厚、胆子大，在这方面体育系的优势得天独厚。这帮家伙在学校专拣嫩的和漂亮的下手，而且还经常换人，气的那些网络宅男，只好看些片子聊以自慰。现在的情况又有所不同，家里有钱有权的男孩子往往能牵得美人归，这一点，看看“我爸是李刚”就知道了。

校花是校园里的美好风景，不仅男孩子追慕，连老师都有所袒护，虽然更多的眼球还是来自同性。普通女孩子私下里会悄悄模仿美女的举止打扮，偷问她用的化妆品品牌。我们大学出过这么一件事，全宿舍都忙着上课，只有那位牡丹花般娇艳的女生，仍对着镜子发呆，还幽怨地说了一句：“我怎么这么好看呢？”话音落下，没一会儿便人去屋空，只剩下这位落寞的美女。

有位考到北大的博士，问熟悉情况的同学，哪位是校花？那哥们左手拿饭盒，右手一指春天的玉兰花，大声地说：

“瞧好了哥们，这就是我们北大的校花。”

我是处女，你信吗

念艺校的时候，阿雨的长相和学习成绩都属于中上，但给人的感觉，总有点儿神经兮兮的。那时候的女孩子，一年娇、二年挑、三年急，四年没人要。眼见着三年级下半年了，阿雨和同学们聊天的时候，总会似乎无意地问一句：“我是处女，你信吗？”人家大都点头回答：“哦，是吗？我信我信。”

最后这事都传到男生那里了，那帮家伙开始拿这事取笑。一个人问：“阿雨是处女，你信吗？”另几个点头：“信啊，我们都信！”然后有人站出来大叫：“信什么信啊，你们凭什么信？”说实在的，少男少女在一起好几年了，真说谁是处男或处女，都有点儿把不准。

大四实习之时，实习单位有一位名校毕业的才子，有事没事爱找阿雨玩，还总带她吃饭逛街什么的。有一回，他推荐了一本张爱玲的书，重点说起里面的一句话：“到女人心里的路要通过阴道。”这家伙进没进到阿雨的心里，恐怕没人知道，人们只知道阿雨再也不问“你信吗？”这种傻话了。

毕业以后，阿雨和所有同学的境遇都差不多，各个剧组之间乱窜，各种酒局之间瞎跑，也没演什么像样角色。有一次，一位师兄推荐她去做剧务，没几天，师兄就被制片人在电话里骂了一顿。原来，阿雨和剧里的韩国男一号好上了，惹得台湾来的女一号很不开心。制片人问：“TM的什么人呢，这点儿规矩都不懂，以后少给我推荐这种傻帽！”

演了几次小角色以后，阿雨开始有点儿膨胀，也托人找了一位助理，每月两千、管吃管住，每次打电话，总拿腔拿调地说：“这事啊，去找我助理吧！”本来片酬就有限，两人一起花，几乎就剩不下什么了。不过，阿雨还在坚持四处寻求更大点儿的角色，可惜始终不能如愿。有男同学私下里说起她，评价道：这辈子都够呛。

差不多十年多没见了，一位同宿舍女同学忽然接到阿雨的电话：“毕业时的那五件衣服，你还要吗？”人家反应了半天，才想起曾经不翼而飞的几件衣服，可当年问过所有人，都说不知道呀。这么想着，她赶紧答复：“不要了，不要了。”电话那边的阿雨长出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那我可就扔了啊！”

俩人电话里扯了半天，阿雨忽然问：“今天组里一个同事跟我借了2万元钱，你说能还吗？”同学听了，问道“是男的吧？”她回答“是啊。”同学太了解她了，便继续追问：“你们早好了吧？”阿雨更奇怪了：“您怎么知道？”对方不屑地哼了几声：

“这帮孙子，从来都是先骗色，后骗财。”

母女俩就是一台戏

最近看了这么个段子。女儿不好好学习，被妈妈训斥了一顿，满心不服，故作叹息道：“唉，这世界上有三种笨鸟：第一种是先飞的；第二种是嫌累不飞的；第三种……”见她停下了，妈妈忙问：“第三种是啥样的？”女儿白了妈妈一眼说道：“就属这第三种最讨厌了。它自己飞不起来，就在窝里下个蛋，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……”

在亲缘关系中，母子、父女相依多少有些宿命论的味道，前者相依为命，造就出了孟子、岳飞这样的优秀分子；后者的案例也不胜枚举，而且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老话：“父亲是女儿的前世情人。布劳恩的《父与子》则展现了同性亲缘之间那种血浓于水的默契，老的幽默、小的淘气，一对父子活宝是那样的鲜活生动。

其实在现实生活中，母女关系最为奇特和长久，有相生的，也有相克的，多数都是既相生、又相克的。电视剧《家有九凤》所讲的故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。“文革”时期，这一家子有10个女人，得有多少麻烦事啊！老妈妈却任凭风浪起，稳稳地坐镇，把各种不和谐音调和成了一曲亲情的交响乐。快结局了，交代她和大女儿的关节时，有用针眼在存款单上留记号的一幕，震撼地告诉人们：心胸才是女人一辈子的最大依仗。

走在大街上，最亲密的俩女人不一定是闺蜜，而有可能是母女。俩人有时像大猫小猫般依偎着，有时像大狗小狗样尾随着，有时又像极了姐妹。我常常这么夸一些母女，她们听后都很开心。当然，千人千面，争争吵吵的母女也不少，有的是真不和；有的是表面不和，其实感情很

好，两天不见就想，棒打不散的那种。我隔壁的一对母女就是这样的。

一次家族聚餐以后，一群女人成帮结队地去逛街，进了一家鞋店，为打折的事和一个女服务员争执起来。母亲想给姐妹五人一人买一双，想老板再算便宜一点，就说：“我们这不是人多吗。”谁知话音刚落，里面窜出一个爷们，大声嚷道：“什么意思，什么意思，人多怎么了？想打架啊！”

大伙散了后，一对母女又去了中心商城的ecco专卖店购物。女儿有备而来，选了各种不同的样式，一口气买了三双。老妈还没穿过一两千元的鞋，拿了一双放身边，也不说要买，嘴里还不停地唱着最喜爱的黄绮珊的那首：“我俩，太不公平……”都哼哼十多遍了，女儿总算明白了：“得了，服务员，打包，一起买吧。”

接着又去了时装店，看着女儿左一件右一件地买，于是老妈又开始故技重施。闺女倒不是完全在乎钱，只是觉得那么大岁数了，没必要买这么贵的，于是对老妈说：“家里不是有好多衣服吗？一些新的还没穿过吧。”妈妈强调说：“有是有，但我嫌它们不好看。”这下女儿可不客气了，马上说：

“行了，那些衣服知道了，还嫌你不好看呢！”

爱咋咋地吧

有一姐们在北京混得特开，跟老公俩各玩各的。某天她去天上人间，听一帮铁哥们与小姐在那耍贫嘴。忽然，一位重庆小姐说起了一件事。本来这儿的小姐绝不不出台，除非是老熟人或妈咪重托，实在却不开面子。那天有位北京爷喝大了，一方一方地往那小姐身上扔，一直扔了十个，把那小姐儿带走了。

欢场就像片林子，林子大了，什么鸟儿没有。偏偏有一人嘴欠，就问谁啊，耍得这么开。这小姐说，那人老来，说不准你们都认识，接着就蹦出仨字。姐们一听，当时蹿起三丈多高，抓起电话就打，原来这是她老公的名字。旁边的哥们伸手就给那女的一耳光，骂道：“瞎咧咧什么呀，找抽吧你！”这事怎么结局的不知道，反正从此以后，姐们玩得更开了。

有一次，我见到了一个晚辈的老公，一看就是在外边混过的，晾了他大半天，忽然冒出一句：“出来玩，多注意点啊！”这小子倒是明白人，连连跟我点头：“您放心，您放心。”柏杨曾说过，社会是个大酱缸。我倒更同意小学老师说过的话，社会更像大染缸，那些装纯装嫩的，其实肚子里坏水更多。

北京管第三者叫情儿，沈阳叫铁子，也有叫相好的。我不敢说每个人都有，但很可能有过，或者是有贼心没贼胆，还没有贼力气了。作为有家室的人，这种事情一旦被家里“领导”发现，处理起来就很麻烦。当然，后果也不一样，情况一般的给予严重警告处分；也有剥夺经济身份之后，将其开除的。这种事儿和经济实力有关系，老婆要是掌权、背景

又硬，男方一般得妥协，反过来也是一样。

有这么一位北京大款，在外边找了位舞蹈演员，被老婆发现后，很平静地说：“这事在家里吵闹不好，孩子都不小了，咱们明天下午三点，到君悦酒店茶室的包间聊吧。”说完，夹包出去了。躺在温泉池里，他给那位演员也打了个电话，约她明天到那聊聊。

第二天，按照约定，仨人都到了。大款一本正经地介绍，这个是谁，那个是谁。然后说：“我就不多说什么了，事情肯定是我的错，你们看这样成不成？”他以前是学哲学的，精通数理逻辑，所以跟俩女人说，这种事并不复杂，他已经算出来了四种结果：

要么你要我、她不要我，那我跟你；

要么她要我、你不要我，那我跟她；

要么你们俩都不要我，那我活该；

要么你们俩都还要我，那我们就这么着吧。

说完后，他去吧台扔下了五百元，然后开车溜之大吉了。人是一种感情动物，他这么玩博弈，委实有些过分，但反过来说，任何事情都有甲乙丙几方，只要找到谈判中最关键的砝码，一定要争取做甲方，决不能放弃主动权。至于其他的，爱咋咋地吧！

借女朋友一用

我有一位挺挑剔的老领导，平时喜欢看书，不怎么看影视剧，唯独对《非诚勿扰》情有独钟。他觉得，求婚就像一面多棱镜，总能折射出人性的许多方面。他们那代人的婚姻基本没有选择，通常是身边人热心推荐，见上几面后，就谈婚论嫁了。看到电视上24位女嘉宾，老领导一定在想：我那时要有这么多的选择，该有多好啊！

我对孟非印象不错，总能不咸不淡地点中穴位，至于那些姑娘可能更多的是在表演，好像不是自己找人过日子，而是岳母娘一般挑挑拣拣，反倒是男嘉宾们心怀诚意，当然也有给自己或公司做广告来的。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，都有一种婚姻状况：剩女们总是很优秀，而男光棍往往条件都很差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是一种经济学现象，美国一位经济学家写过一篇文章，专门从交易学角度分析择偶观，大体是这样的。

现在把男人和女人都分为ABCDE五种档次，假定A是最优的，然后以此类推。分析的前提为，女的只能找和自己一样或者强的。那么，现实的情况是：A男想找A女，以及BCDE女，总之都可以；B男呢，则找B女或CDE女；一直到E男，通常情况只能找E女了。女人呢，情况刚好反过来。E女的选择最多，可以找ABCDE男，而以此类推，A女的选择最少，她只能找A男。

根据这样的经济学分析，我们不难发现：剩女和光棍的出现，都是因为选择问题。越是优秀的女人，比如说女博士、大美女、企业家等等，在这个攀比的社会，她们的选择其实很小。比她们优秀的男人确实有，但是稍加犹豫，机会就没了，因为BCDE女们，更有危机感，更加

不择手段，而A女们自诩优越，往往把工作放在首位，成为剩女也就不奇怪了。

至于光棍们，能选择的余地就更少了，剩女们可以降低条件，而他们没车没房没地位，如果再没有相貌和青春，那么只能独守空房了。在中国西部农村，这样的人特别多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《非诚勿扰》，几乎没有任何一位这样的男嘉宾，不是怕灭灯，而是连登台的资格都没有。

乡村有很多匪夷所思的事例，比如兄弟俩娶一个媳妇，或者找有点残疾的姑娘，为什么寡妇们好找男人？就是因为存在这样一支庞大的光棍队伍。同样的道理，拐卖妇女这么有市场，也是因为贫穷，因为穷而不择手段，这是我们都应该反思的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铁岭的二人转剧组到中原演出，路经某地，被人截住，两个女演员给扣下了，去报案，派出所也不管，还说风凉话：“用用嘛，过几天还给你们就是了。”讲这件事的那位大叔，一直到今天，都不去那地方演出，就是因为其中一位女演员，是他当时的女朋友。

不管三七二十一

前一阵子，郭德纲遇到了一位对手，几个人在节目里巧舌如簧、搞笑连连，后来才知道，嘉宾是位百亿富翁。这还是老郭强悍，之前的《天天向上》栏目，汪涵、小五他们全都被萌住了，被戏称“为砸湖南台的场子去了。”这位叫周鸿祎，360的老大，是互联网圈子里的另类，有点像房地产界的潘石屹，不过还要生猛，至少潘总轻易不敢得罪同行，而老周，爱谁谁。

1970年10月4日，周鸿祎出生于湖北黄冈市的秀才湾，从小跟随干测绘工程的父母去了河南，1988年6月从郑州九中，考入西安交通大学电信学院计算机系，读了七年，先后拿了学士和硕士学位。念书时，周鸿祎就开始折腾，自称高中时读的一本《硅谷热》，为他展示了一种可能：“搞别的可能自己成不了事，但是搞技术，几个人在车库里就能改变世界，这个挺适合我，很有英雄的味道。”

1995年，毕业分配到了方正集团，短短三年，由普通程序员做到研发中心副主任及事业部总经理。对周鸿祎来说，在方正最大的收获是抱得美人归——娶了家境甚好的胡欢，据说第一笔创业资金就有娘家的背景，夫人大气地说：“你去做吧，即使失败了，我打工挣钱供你吃饭。”1998年10月，周鸿祎下海了，创建3721公司，中国人对这个名字很容易理解：干就干了，管他三七二十一。

他在北京南城租了个三居室，夫妻俩住了一间，其余由员工住。公司打着“让中国人能用自己的母语上网”的旗帜，瞄准了中文上网服务。3721先是推出了中文网址，很快，“中文关键词搜索”的网站实名服务覆盖了当时90%以上的用户，占据了中国付费搜索市场40%的市场份额。期间，IDG投入的种子资金很关键；最重要的还是网络渠道，周鸿祎亲自出马，用“小区域代理方式”推动网络实名，颇有些江湖做派，他与三教九流推杯换盏，由酒桌营销到会议营销，这才是3721的立身之本。

出乎所有人意料，在年营业收入达到3亿人民币的时候，周鸿祎卖掉了把如日中天的3721卖给了雅虎，没换来技术、反而失去了市场；而那时弱小的百度，却很快在美国上市拿回了10亿美元。这就是老周这辈子永远的痛：为了一个亿美元，丢了十个亿美元。尤其对手还是宿敌李彦宏，要知道，俩人有一次走出法院后差点动手，现场记者们说：“他们把外衣都脱了。”

2004年3月，周鸿祎就任雅虎总裁，发现自己处处碰壁，很不适应里面的权利格局，曾对一位老美嚷嚷：“手里要是有一把枪，我一定把你崩了。”业务虽然发展很好，却抵不过更好的百度。情急之下，周鸿祎没有接受第二年的对赌，损失了3000万美元后，以投资合伙人的身份正式加盟IDG，在“天使”的位子上，寻求新的机会。

2006年，周鸿祎出任奇虎360公司董事长，通过免费的商业模式，迅速成长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安全服务提供商，并于2011年3月30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，终于杀入了顶级富豪的行列。但这种业务模式损害了不少同行的利益，引起了巨大抵触，加上自身不羁的个性，使之成了著名的好斗分子。

十几年来，他和李彦宏抢生意打官司、与马云相互封杀、砸过丁磊的场子、断了瑞星、金山的后路，又同马化腾大打出手，真不愧是将军省的鄂豫出身。周鸿祎在微博中曾说，“一个是抄袭成性的剽客，一个是唯利是图的假药贩子，找了几个Loser，发表反对360不正当竞争的声明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可笑的事儿。”

从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到360天天开练，周鸿祎都是对事不对人，事关企业存亡的时候，不拼命行吗？何况，他这种性格多的是朋友。他事必躬亲，喜欢加班，一般不在上班时间开会，认为那是“集体偷懒”。周鸿祎在怀柔有座500亩的靶场，用来磨练进攻时的冷静，对于管理更有着独特的理解：

“坏的决定也比没有决定强；管理更多靠必要性，而非充分性。”

我活在死后

九十年代末，我和中金一位董事在华堂高尔夫打球，遇到了瘦高严肃的许小年，他看上去很像一位固执的教授而非商人，后来听说果然教书去了，不过是在中欧工商学院。许小年坚持对数字和逻辑的热爱，是国内最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，据说有一次在课堂上曾直截了当地打断学生的提问，酷酷地说道：

“你和我讨论的不在同一个层面。”

1969年，16岁的许小年从北京来到延安，写信告诉母亲：“这里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文盲，像我们在电影上看到的解放前一样。”显然，与他心目中的革命圣地并不相同，原因是陕北农民太懒了，没有像大寨农民那么勤奋地修梯田。后来，他去人大读七八级的工经研究生，又出国学习研究经济学多年，资历算是很老的了。

在某次公开场合，许小年说当时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愚忠，反问道：谁说央企是宏观调控的工具？这话连凯恩斯都没有说过吧，更别说经济学的依据了。他反感官员们言必称五百强，说道：“还是叫五百大合适些。”至于发改委，不停地上新项目搞拉动，还剥夺企业的定价权，如果一直这样，还不如回到以前的计划体制算了。

GDP年年的增长，从政府到民间，弥漫着一些不好的情绪，特别是经济危机以来每年4万亿的财政刺激，还有18万亿的银行贷款，使得传统增长模式进入了告别演出的最后阶段。垄断性国有企业没有创新的动力，即使创新成功，也不能享受创新带来回报，只有大力发展民营企

业，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局，并带来社会稳定。

据全国工商联统计，民营经济目前占GDP的一半，雇佣了70%以上的劳动力。让民企用潜规则和官员们打交道是很危险的，严格保护私人产权才是政府的重中之重！所以，要想企业守本份，政府首先要守本份。目前的情形是：逼良为娼还不是最糟的，怕就怕逼你出去卖了之后，接着更加严酷的“扫黄”。

对特殊的利益集团来说，这种半市场半管制的状态是最理想的：通过管制和审批“造租”，然后拿到市场上“寻租”，即在市场上把审批权套现。这是印尼苏哈托、菲律宾马科斯的老路子，后果将很严重，与邓小平倡导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并不相符，所以，今后改革的重点就是坚决限制这种由审批带来的造租能力。

2011年3月6日，许小年在课堂上描述宏观调控：政府的宏观调控如果不能对在经济作出正确预测，最好的方法是“不折腾”，而某些现状则是在“不”后面加了一个逗号：“不，折腾！”引起轰然大笑。许小年酷爱古典音乐，尤其是贝多芬，既有沉重的历史感，又有某种殉道的意识，最近在采访中，他总提尼采的一句老话：

“我活在死后！”

别让老婆受贿

最近有篇文章，说80后最苦逼。因为70后赶上了好机会，90后是赶上了更好机会的60后的后代，而80后的父母多数是50后，正是停止高考的那几年，所以80后都很敢拼，只是在拼爹问题上落了后手。我是60后，发现我们这一拨人挺能出企业家的，企业家大多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，当然也有例外，比如说蒋锡培。

蒋锡培是中国工商联的副主席，他的企业成长道路很有中国特色，可以说每一步都迈在了点上。他出生于江苏宜兴洋埭村，家中六个孩子，那时很穷，孩子们每天盼望的就是吃上一顿饱饭。由于农村教育条件不好，蒋锡培在1980年高考落了榜，为了不给家人添麻烦，他去杭州跟二哥学习修理钟表。修理钟表是很细致的技术活，别人一年才能出徒，他不到俩月就学会了，然后自己开店，一年就挣了5万元，连着五年，差不多赚得30万。这是他的第一桶金。

有了这笔钱，蒋锡培就增添了干大事的底气。1986年，他回到老家，办了一家仪表厂，为钟表生产发条，可惜质量不过关，赔光了所有的钱不说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好在家里的孩子多，大哥又出现了，让他替上海的电缆厂推销电缆。不过，这事跟走私似的，运电缆必须躲过地方政府的层层路卡。一旦被查到，不仅没收货，还要罚款。

那时候的蒋锡培像游击队长一样，多次突破封锁，不过也有差点送命的时候，有一回车辆一路上坏了20多次，那种苦不是一般人能受的。再次完成了资本积累，蒋锡培在1990年2月，与28位亲朋好友，创办了范道电工塑料厂，即远东集团的前身。

到了1997年，远东引入华能集团等四大国企，进行股份制改造，抓住国家大规模电网改造的时机，一举成为国内电缆业的巨头。期间，一是引进大国企的技术力量，二是争取政府优惠政策，三是回购集团内部的股权，蒋锡培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电缆大王。有了实业做基础，蒋锡培开始玩金融，在2001年成为三普药业的控制人，并且不断地入股各种金融机构，一时间名利双收。

在中国，政商关系非常复杂扭曲，有点像情人，可以蜜里调油，又能随时翻脸，冯仑说过：靠山可不容易找，当你越靠越热乎的时候，他可能忽然成了火山。蒋锡培从钟表工一步步上位，对个中三味体会良深。他与时俱进，为公司设立了各种制度和规定，比如在医药市场上，保护对方，其实就是保护自己。他举例子说：

像送礼这种事，一是不要让自己的老婆知道，万一出了事，她不举报也是罪过；

二是不要让对方的老婆知道，本来是帮忙感恩的事，何苦把人家给害了呢？

“财”子佳人

我在酒桌上碰到过不少民营企业家，攀谈起来，多半闯过海南，于是举杯相敬，言道：“哥儿几个喝一个，以后咱们就是‘海’浦军校的校友了。”这么一说，大家一下子拉近了不少的距离，对任何商人来说，第一桶金永远是最重要的，更何况在海南的启蒙是全方位的，无论是精神、思想，还是习惯和人脉。

聊着聊着，通常会提到海口的中国城，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最好的歌厅，好多小姐都是大学生，不仅漂亮，而且机灵大方，和很多客人都成了好朋友。我这些年都遇到十多个这样的人了，现在事业都挺大，提起中国城那一段，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反倒成了一段难得的体验。

那些小姐号称卖艺不卖身，也有出台的，不仅是关系好，对方的身价也小不了。他们关注的是赚钱的机会，而不是一次要多少钱，我有位朋友能拿到电视机许可证，所以在中国城无往而不胜，可惜他后来出事了，死在了监狱里，听说死前还念叨：“这辈子值了！”

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停电，沿着整条街都是穿着十分简约的女孩子，同行的大哥可能是太兴奋了，探出身子不停地挥手致意，还东一把西一把地沾点便宜，记得开车的老张几乎是把车开成了乌龟爬的速度，就这样还被大哥不停地吼着：“慢点，你他妈慢点！”就这点破事，他哪次见面都念叨一遍，比祥林嫂还厉害。

商人的圈子很小，一般都不和同行在一起玩，当然，打高尔夫是

种例外，因为那是谈生意的最佳场所。根据我的观察，跟大老板接触最多的是球童、小姐和艺人，因为在风月场所，老板越大越放得开，平时面孔跟扑克牌似的，只有这时能露出一真面目。

在私下，老板们喜欢带一两个女艺人，赏心悦目之余，调节一下身心，也有显示身份的意思。我管这种组合叫“财子配佳人”，是金钱和美貌的天然搭配。钱这个东西，到了一定程度，边际效用越来越小，所以，花钱买舒坦很正常，“商人爱俏、艺人爱钞”可是亘古不变的道理。

本田公司的创史人白天工作，晚上就流连在花街柳巷。某次招待会，一位记者言词激烈，认为企业家应当是道德表率，本田坦然答道：“青楼文化古已有之，真正有情义、有才艺、有担当的奇女子大多在此。所谓才子佳人，你是不懂的，所以你只能充满疑惑地坐在台下。”

和放屁一样一样的

以前读过一篇文章，作者把张作霖和赵本山作为东北人百年来的两大代表。大帅不用说了，一代枭雄；而后者的格局和影响似乎还差上不少。我与本山有过几面之缘，除了机智和风趣，他也还有农民式般的狡猾。但二人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就像《乡村爱情故事》一样，越来越显得苍白粗俗。

现实生活里，幽默的东北人很多，往往在人群里唱反调，比如坤哥。据说他编了许多网络段子，几乎是出口成章，连以前的李春波都不是对手。在一次牌局上，一哥们感冒了，还老点炮，心里就着急，左一把右一把地用纸。坤哥悠然地抽着烟，边点钱边说：“生活啊，就像这手纸，没事尽量少扯。”

有位女孩子工作不久，挣得不多又能花，所以时常抱怨，她

说：“这工资真像大姨妈，一个月一次，可一周就没了。”坤哥听了不以为然，言道：“有人问我，你的人生谁来操盘？你们猜猜我怎么回答的？”那女孩急急问道：“怎么说的，怎么说的？”坤哥说：“我操！”

东北话直截了当，貌似很糙，其实品味之下，另有乾坤。这位坤哥很喜欢用“屁”来说话，比如表示不屑，很简单一个字：“屁！”要是抗议，则用俩字：“放屁！”带有愤怒情绪了，说三字：“狗臭屁！”冲突起来了，就那么一句话：“放你妈的屁！”

在人群中，遇到有人真放屁了，那是坤哥神经细胞最活跃的时候。有个男孩阳气足，脸皮也厚，追女孩子很放得开，也不把拒绝当回事，当然，放起屁来更没什么顾忌。那回，被坤哥逮住了，坤哥玩味地看了那人半天，点头道：“爱情就像个响屁，往往高调地开始，而低调地结束。”难得地把男孩说脸红了。

要是女孩子，坤哥多少留些面子。在一次小型聚会上，发生过一回，那女生刻意压抑地放了个小屁。坤哥先是假装没听到，然后问一位搞物流的：“除了玻璃这些易碎品，还有什么需要小心轻放的？”人家边想边举例，他却跟没听见似的，自语道：“屁啊。”

像坤哥这种爱挖苦人的性格，多半是眼高手低，人脉不佳的，谈起那些失败的往事，他总是引用那段妙喻，摇头说道：“本来是想好好拉一泡屎的，谁知在马桶上努力了半天，只放出了一个屁。”他的女铁子很能喝酒，有时劝他注意一下场合，不要成天屁啊屁啊的。坤哥翻着白眼，反驳道：

“话是人说的，屁也是人放的。其实，说话和放屁是一样一样的，都不过是一口气而已。”

黄总这个人

老黄从法院出来以后，在社会上跑些事情，后来看出房地产兴旺发达的趋势，就在南四环边上，盖了一座大厦。可他手头钱不多，人又很抠，那个楼盘搞得不伦不类，拖了七八年才建成，幸运的是，这期间的房价翻了五倍多。他这人心肠挺好，不过人如其性，朋友都说他属于色大胆小那一类。

老黄变成了黄总以后，办公室搞得极大，绿植、字画等摆了一溜，然后开始招秘书。这哥们选秘书，跟选美似的，朋友问他什么标准，他想了想说：“长得像范冰冰的女博士。”这年头，只要有钱就好办，他还真从外企招来了一个，只不过长得和徐静蕾有点像。

他自己说，并不期望发生些什么，但自饱眼福的私心总是有的。谁知过了不到半年，秘书刚刚转正，就怀孕了。黄总肯定是舍不得开除，而且还干不了重活。每天在办公室里，动不动就传来秘书的嘤声嘤气：“老板啊，人家不能总看电脑的。”所以朋友都说他不是要找秘书，整个请来一妈！

他对办公室着装要求很严，认为：“男人都那么回事，在冬天的时候，盯着女人裸露的部分；而到了夏天，又聚焦在人家被衣服遮盖的地方。”因此，黄总指出：作为成熟的白领丽人，该露的地方，要大胆地露；该挡住的地方，必须遮上。最后，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办公室恋情。

有一天，在大厦地下停车场，黄总发现一位美女停不好车，于是动了英雄救美的心思，下车过去帮忙。人家知道他是业主，所以很放心。

结果，黄总跟成心似的，倒车时，把油门当成了刹车，只听“咣当”一声，他把美女的宝马撞在了自己奔驰的侧面。他望着已经发呆的美女，不失幽默地说：“这回我俩终于可以认识了。”

他平时喜欢讲笑话，经常把别人的事情安到自己身上。有一天上楼，他跟秘书说，今天在楼下看到一女的，长得很水灵，刚从她身边过去，她突然破口大骂，而且又蹦又跳，一副手舞足蹈的样子。秘书说，那女的神经病吧。黄总点头，开始我也这么以为的，后来物业经理告诉我，可能是他把烟头弹那女的脖子里了。

某天周末，黄总和以前法院的哥儿打麻将，一直玩到通宵。第二天早晨，他们把车开到北京的一家粤菜酒楼，那里的早茶是一流的。可是客人很多，餐车总也推不过来。等待期间，有个老兄趴在桌上睡着了，这下黄总有理了，直接喊上了：“经理经理，我们的菜怎么还不上啊？好嘛，这已经饿晕一个了。”

为什么剩女往往优秀

我有一位挺挑剔的老领导，平时喜欢看书，不怎么看影视剧，唯独对《非诚勿扰》情有独钟。他觉得，求婚就像一面多棱镜，总能折射出人性的许多方面。他们那代人的婚姻基本没有选择，通常是身边人热心介绍，见上几面后，就谈婚论嫁了。看到电视上24位女嘉宾，老领导一定在想，我那时要有这么多的选择，该有多好啊！

我对孟非印象不错，说话总能不咸不淡地点中穴位，至于那些姑娘们，可能更多是在表演，好像不是自己找人过日子，而是岳母娘一般挑挑拣拣，反倒是男嘉宾们往往心怀诚意，当然也有给自己或公司做广告来的。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，都存在一种婚姻状况，剩女们总是很优秀，而男光棍往往条件都很差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是一种经济学现象，美国一位经济学家写过一篇文章，专门从交易学角度分析择偶观。

文章是这样分析的，现在把男人和女人都分为ABCDE五种档次，假定A是最优的，然后以此类推。分析的前提为，女的只能找和自己一样或者强的。那么，现实的情况是：A男想找A女，以及BCDE女，总之都可以；B男呢，则找B女或CDE女；一直到E男，通常情况只能找E女了。女人呢，情况刚好反过来。E女的选择最多，可以找ABCDE男，而以此类推，A女的选择最少，她只能找A男。

根据这样的经济学分析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剩女和光棍的出现，都是缘于选择问题。越是优秀的女人，比如说女博士、大美女、企业家等，在这个事事攀比的社会中，她们的选择就越小。比她们优秀的男人确实有，但是不多，稍加犹豫，机会就没了。因为BCDE女们更有危机感，

更加敢于决策，而A女们自恃条件优越，往往把工作放在首位，成为剩女也就不奇怪了。

至于光棍们，能选择的余地就更少了，剩女们可以降低条件，而他们没车、没房、没地位，如果再没有相貌和青春，那就只能独守空房了。在西部农村，这样的人特别多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《非诚勿扰》，几乎没有一位来自那儿的男嘉宾。不是他们怕灭灯不来，而是连登台的资格都没有。

乡村有很多匪夷所思的婚恋事例，比如兄弟俩娶一个媳妇，或者穷光棍找有点儿残疾的姑娘。为什么寡妇们好找男人？就是因为存在这样一支庞大的光棍队伍。同样的道理，拐卖妇女这么盛行，也是因为贫穷，娶不上媳妇而不择手段，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反思的。

送恐怖分子见上帝

2014年3月1日晚，一位云南朋友忽然在微信上发了一条消息，说昆明火车站发生了暴力事件，砍死了两个人，砍伤了数人。我当时挺奇怪的，心想：昆明这种人畜无害的地方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还没等睡呢，消息越来越多，死伤数字越来越触目惊心，真相也越来越清楚：是东突分子干的。

现代最惨烈的事情无疑是人体炸弹式袭击，从9·11帝国大厦到耶路撒冷的街头，表面的以命搏命背后，隐藏的是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博弈。2013年，一家三口开车在天安门广场撞华表的事件，已经深深震撼过我们，其性质与个体的刑事犯罪完全不同。

恐怖主义不同于一般的暴力行为，是有信仰的灭绝行为，而不是一般法律意义上的犯罪，其最残暴之处，在于大规模地杀害无辜平民，甚至不惜同归于尽，来达到宣泄仇恨和震慑异教徒的目的。美国9·11事件、俄罗斯大戏院袭击事件以及昆明火车站残害事件，都是前所未有的恐怖行为。

即使对于魔鬼来说，恐怖主义也是最残暴的，这种人体炸弹式的攻击，突破了人类的全部底线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毒瘤。

对付恐怖主义，无非有两条法则：他律以法制，坚决地以牙还牙，这正是国家机器存在的意义所在；自律以道德，用善信融解恶怨，在内部瓦解宗教极端主义的基础。

为了消除不安，我在第二天做了早课，为无辜的灵魂和伤者祈愿：

但愿这样的事情永远也不要再次发生！至于现在，哪怕只是为了孩子，除了反击，也别无选择！就像普京对全世界说的那样：

原谅他们是上帝的事情，我们的事情是送他们去见上帝。在机场抓到恐怖分子就在机场击毙，在厕所抓到就直接溺死在马桶里！

感冒也是好事

2014年春节前，小崔来京办事，中午还跟我谈天说地，下午竟然感冒了，还发了高烧。我忙着帮他量体温，看着体温计上的数字一会儿39.6度，一会儿41.7度，紧张坏了，又忙着帮他点餐，又忙着给他倒水喂药，可他就是不看医生。晚上他的助理来电话，终于把他给架医院去了，据检查，已经得了急性肺炎。

他是常年坚持锻炼的，快五十的人了，身体看上去跟小伙子似的。到我们这岁数，得感冒容易，想高烧可就难了，据医生们说，我们这个年纪的人，亚健康都很难烧起来。果然没过一天，老弟又生龙活虎起来，从老家给我发微信：“哥，你可要注意身体呀！”嘿，我心里琢磨，咱俩谁生病了？

现代人有个毛病，不管大病小病都往医院跑，查起来没完没了。尤其是家里有小孩的，也不分白天黑天，动不动就跑协和或者儿童医院。仗着大家都有医保，朋友小孩普通感冒一次，就花了5000多元。这要在过去，都可以动一次手术了。

在农村，由于缺乏相关的医学知识，不少人家特别重视生病，以前扛一扛就过去了，现在不行，怎么也得去医疗所打个吊瓶。我有个亲属干了几十年的赤脚医生，这些年生意格外好，上屋下屋四间房子，全都是挂吊瓶的人。我回去对叔叔婶婶们说：“有小病就养，有大病一定要去区以上的医院。”

觉真法师在开示中指出，发烧有时是好事，这是身体机能自发地为

血液洗澡，尽量不要人为地干预这一过程。感冒是有规律的，有时候发烧，就让它烧，未必非得敷个凉毛巾什么的，用一些中医的土办法，反而有效。这些年我都遵从恩师的教诲，受益良多啊。

朋友缘起给出了一些治疗感冒的建议，我个人觉得挺靠谱的，这里拿出来和大家共同分享：喝一大杯温开水；咽喉疼的话，一勺蜂蜜+一捏盐+几滴柠檬汁；尽快排除寒气，生姜5大片+红糖煮水；大桶泡脚，浑身出汗；继续喝温开水，多上几次厕所；蒙上被子睡觉；第二天，继续用生姜红糖巩固。这样基本上已经好了。

我小的时候，一旦感冒了，母亲都让喝大量的温水，有时还加些红糖。这些都是次要的，关键是一感冒就不用上学了，早晚还能吃碗荷包蛋面条，而且全家人问寒问暖的，感觉自己格外重要。所以，时间长了不生病，心里还挺惆怅的。

幸福这件小事

记者在大街上采访，问一位老大爷幸福吗？大爷说听不清，让他大点儿声，记者只好又重复了一遍。没想到，大爷还是听不清，这样反反复复重复了五六遍，记者只好悻悻然地离开了。这时，大爷对几个围观的群众说道：“我早听清了，我就是想累死这个没事找东西的东西。你们想，我都八十多了，还在街上捡破烂，能幸福吗？！”

比较而言，英国有一家叫“三桶白兰地”的机构就靠谱多了，为了寻找那些发生在我们生活里的幸福小事，发起了一项针对3000名英国人的社会调查。在调查问卷中，研究者列出了很多不同的选项，让这3000个受访者填写，在认为幸福的选项后打钩。其中有30个选项如下：

- 1.在旧牛仔裤的口袋里发现10英镑；
- 2.外出度假；
- 3.躺在刚刚洗干净的被窝里；
- 4.在大海里游泳；
- 5.太阳好的时候出去散散步；
- 6.坐着晒太阳（坐在哪儿都行）；
- 7.突然收到礼物或鲜花；

- 8.从爱人那儿收到一条温馨的短信；
- 9.（和我爱的人，或爱我的人）拥抱；
- 10.收到一张感谢卡；
- 11.看到一对老人手挽手一起散步；
- 12.阳光灿烂时摇下车窗去兜风；
- 13.买彩票中了10英镑；
- 14.敲定一个假期；
- 15.听到自己最喜欢的歌曲；
- 16.淘到了便宜货；
- 17.遇见很久没见的老朋友；
- 18.在公园里野餐；
- 19.在公司升职；
- 20.（和爱人一起）度过浪漫的一夜；
- 21.听到一首能让人回忆过去的歌曲；
- 22.翻看老照片；
- 23.交到一个新朋友；
- 24.能够安静地独处一会儿；

25.在乡间随便走走；

26.听到小婴儿的笑声；

27.和姐妹们一起出门约会；

28.早上起床后，突然意识到今天是周末；

29.吃到巧克力；

30.吃到甜点心。

调查结果公布后，吸引了全社会的众多眼球。其中最受采访者欢迎的选项是，“躺在刚刚洗干净的被窝里”和“看到一对老人手挽手一起散步”。有38%的人觉得，星期六比其他日子更幸福，特别是在星期六早上醒来的时候，而排在第一位的是“在旧牛仔裤的口袋里发现10英镑”。

可能是雾都的原因，英国人非常重视阳光，榜单里与太阳有关的选项有三个，如第5项太阳好的时候出去散散步，第6项坐着晒太阳，和第12项阳光灿烂时摇下车窗去兜风。

在调查中，受访者一致认为，读着这些幸福的小事本身就是一种幸福，在真切感受到来自他人的慷慨时，自己总会感觉特别满足，尤其是那些突如其来的慷慨和宽容，能瞬间让人感受到真正的幸福。比如在公交车上、火车上给老人让座。

这个调查机构的负责人对媒体说，幸福需要寻找，它们藏在我们生活中的小事里，当你真心感受它们的时候，幸福就会来到你的身边。快

乐可以很肤浅，而幸福却必须发自内心的深处。幸福是一种心的富足，一种敦实深厚的满足感，不以物质的多寡来衡量，而取决于那些付出、分享和爱的感受。

我的玫瑰我的花

前几年，我在三亚考察，出租司机口才很好，还跟我套老乡，说这里黑龙江人占了大半个服务业，让我用车时打电话给他，表态说：“欢迎来到黑龙江省三亚市。”经过海边，我发现前面锣鼓喧天的，原来是好多老年人在跳东北大秧歌，一时间，忽然有种天南海北、时空倒错的感觉。

在北方，广场舞可以说是大行其道，大致可以分为排舞和交谊舞两种。所谓排舞，就是大家排成队形来跳的一种舞，由领舞老师带队，以老大妈们为主力军，参与时间长、跳得好的在前面，新加入的在后面。该舞人数众多、旋律强劲，有些动作令人叹为观止，在各级城镇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交谊舞会原来在文化宫里举办，是便于中老年人交流的社交活动，现在也挪到了广场。这里有男有女、有老有少，一般人跳些平三平四，高级的则是探戈，跳的人起劲儿，围观的也不少。由于跳这种舞要男女搭配，有时候会闹些矛盾。

不过十几年时间，广场舞已经横扫大街小巷，热情洋溢地颠覆着人们平凡的郁闷生活。随之而起的是各种各样的矛盾。对一个三口之家来说，父母忙碌了一天，吃完晚饭，正是清闲点儿的时候，尤为重要，这时小孩子要写作业。而这时锣鼓秧歌地一直响，日复一日地闹腾，在炎热的夏季，这是谁也接受不了的。

舞队与居民的冲突多种多样，有对骂的、打砸音箱的、扯打的，更

有对簿公堂的。我记得最厉害是北京的一则报道。2013年10月，由于楼下广场舞放出的音量过大，北京施某拿出家中藏匿的双筒猎枪朝天鸣枪，见效果不大，索性放出饲养的3只藏獒冲向跳舞的人群，其后果可想而知。当然，昌平法院出面处理了这事，而掀起的风波却着实不小，正反方在电视上都吵翻了天，还挽胳膊撸袖地做动手状。

每家派出所都处理了不知多少这样的事情，但因人因地、因时因事各有不同，实在令警察们头疼。毕竟，这是纯粹的人民内部矛盾啊。尽管有些规定，但都很简单，绝大多数情况还是要双方达成谅解。广州市出台了新的公园管理条例，对广场舞噪音定性为污染，实施限音量、限时段、限区域、限设备等措施，对违规者最高可处1000元罚款。据一项微博调查显示，超过80%的网友支持这一条例，建议在自己所在的城市尽快推广。

2013年8月，一支华人舞蹈队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排练时，遭到附近居民的多次报警，前来的警员将领队王女士铐起来，并开出传票，不日将在法庭起诉。美国《侨报》为此发表评论，认为休闲健身是应该的，但一定要考虑其他人的诉求。

这边老大妈们需要健身，那边孩子渴望安静地读书，两面都是弱势群体，除了法律支持，还要疏导、相互理解。我有位朋友，女儿刚读小学，本来有些内向，严重时发展到抑郁，后来朋友惊奇地发现，孩子竟然好了起来，每天回家，一边写作业，一边哼哼着路过广场时听来的那几首劲歌：

“你是我的玫瑰，你是我的花，你是我的太阳、是我的牵挂……”

蒋公的识人术

我刚念大学那会儿，留了一头长发，身为教师的父母怎么看都不顺眼，坚持让我剪短，理由是街上的地痞流氓才留这种头型。我说那可不一定，毛主席去安源的时候就是长发，还带了把雨伞，多帅啊！那蒋介石还留光头呢，可他却是中国的头号坏蛋。他们只好夸我长大了，都会用学来的知识顶撞父母了。

我觉得，蒋公过去被严重妖魔化了，现在又有点矫枉过正，仿佛做什么都是对的，跟人民大救星似的。其实，政治家永远是政治家，都是驭人的专家，比的就是看人、察人、识人和用人，蒋能够在军阀混战时期一统天下，绝对是有手段的，从他发现和拉拢自己的三大助手，最能说明问题了。

黄埔时期，有所谓的三杰陈赓、蒋先云和贺衷寒，但并得不到校长个人的喜爱。一天，蒋介石查夜哨，看见一个士兵正借微弱的烛光看《三民主义》，便推门进去，那人并不惊慌，起坐和应答之间，显得十分从容。第二天，蒋校长就把这位叫陈诚的士兵，直接提拔为少尉排长。更深层的原因，其实是看在了同乡的份上，这是他培植亲信的一个重要条件。

胡宗南原先是一个小学教师，因为争夺校长一职失败，愤而投军，被邓演达破格录取的。他很有心计，发现了蒋有早起跑步的习惯，就照猫画虎，起的比校长更早。就这样，两位老乡逐渐熟识起来，加上胡宗南口才好热情高，很快地得以重任，30岁就做了主力师长。

汤恩伯的条件就好多了，但他是陈仪推荐来的，所以只是使用而不重用。汤恩伯倒是不气馁，写了一篇《步兵中队操练之研究》，一下子引起了重视。蒋介石对能力强大的人都有提防之心，经常设置难题，反复考验。有一天，他召见汤，劈头就说：“张治中推荐你做团长，我不同意，你是否有意见？”汤立正回答：“军人自当报效国家，至于个人进退是委员长的事情，不是我应该问的。”结果，还真没让他当团长，直接提拔为教导师第一旅旅长。

蒋介石很推崇曾国藩，经常借用《冰鉴》里面的办法，喜欢从小事去观察人，很注意第一印象。一次在前线，蒋介石问一位团长，减员多少？粮食多少？这位团长在回答中用了“大概”、“也许”等词汇，当即受到训斥，并就地免职。反过来，则能得到提拔重用，这一点和朱镕基有点像。蒋介石认为在战场，是不能用“大概”、“也许”这些词汇的。

有时候，蒋介石在用人上甚至有些迷信。比如有位师长被召见，在下台阶时摔了一下，立即被认为不稳重沉着，连刚刚下发的委任状都扣下了。还有一个参谋，跟随蒋介石多年，一次上汽车的时候，不慎把包掉到了地上，蒋介石马上把这人从身边调走了，辞行时，这人又提起掉包的事，蒋干脆连许诺的位置都不给他了，直接轰回老家了。

其实这些相术都是些经验主义，蒋的失败跟他用人不当有很大关系，比如当年的周恩来和林彪就没有得到重用，甚至那位徐向前后来都做了共产党的元帅。徐向前生性腼腆，不爱说话，有一次与蒋介石谈话，问一句才答一句，加上一口山西口音，听得老蒋很费劲，又见徐的背有些弯，所以得出评价：“不可用也。”